

當代史牘目錄

一、各項運動……………一至一〇六

一、九一八以後的上海黨務運動……………一

二、上海學生運動小史……………一五

三、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學生運動……………二三

四、上海工人運動小史……………四七

五、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工人運動……………六一

六、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商人運動……………七二

七、國難期中的上海婦女運動·····	七七
八、上海教育界運動小史·····	八四
九、上海航空救國運動之過去與現在·····	九七
十、三罷救國運動·····	一〇三
一一、黨派與團體·····	一〇七至一七八
一、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	一〇七
二、如是我聞的國家社會黨·····	一〇六
三、如是我聞的社會民主黨·····	一一二
四、第三黨在江西·····	一二八
五、取消派又告分裂·····	一三七
六、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始末記·····	一三九
七、兩大愛國團體·····	一四八

八、國民自救會的前因後果·····	一五三
九、國難期中的上海援助團體·····	一五六
十、國難期中的上海救濟團體·····	一六四
十一、民權保障同盟會記·····	一七〇
十二、工統會舊話·····	一七八
三、教育與文化 ·····	一七九至二四八
一、上海大學與大陸大學之回憶·····	一七九
二、上海黨務訓練所野史·····	一九〇
三、上海的出版界·····	一九九
四、從中央晚報說到上海民報·····	二一七
五、特別委員會成立後之中央日報·····	二二七
六、普羅文藝運動史·····	二三一

四、個人之部

- 七、左翼文壇底近狀……………二四二
- 一、茅盾的轉變……………二四九
- 二、王先生傳……………二五七
- 三、徐志摩臨死之前……………二六三
- 四、關於黎烈文……………二六六
- 五、關於李劍華……………二六九
- 六、周恩來在C P……………二七二
- 七、郭沫若投共記……………二八八
- 八、高語罕在上海……………三〇二
- 九、譚平山流寓比京……………三〇六
- 十、共產黨首晚景堪憐……………三一七

十一、施存統失意回上海·····	三二四
十二、李季行狀·····	三二八
十三、陳啓修凶黨生活·····	三三七
十四、蔡廷鍇率部宵遁記·····	三四七
十五、馮玉祥軼事·····	三五三
十六、爵士夫人·····	三五七
十七、徐佩璜長教局時之趣劇·····	三六五
十八、陳濟棠祕密槍斃莫秀英·····	三七〇
十九、區克宣與許繼慎之妻·····	三七五
二〇、時代英雄失蹤祕聞·····	三七八
二一、武漢淫行別紀·····	三八四
二二、獨眼龍劉伯承回四川·····	三八五

各項運動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黨務運動

章章

「多難足以興邦，」無外患者國恆亡，」這雖是先哲的名言，可是却難適用於當前的中國。

「九一八」的瀋陽一炮，世界震驚！土地被蹂躪了！人民被屠殺了！敵人不僅登堂而且入室了！這是不是國家的難？是不是國家的外患？照理人民應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然而事實所告訴我們，實有大謬不然者在。

溯自東北事變，舉國騷然！藉外寇而圖內亂者有之，假抗日而謀私利者有之，不必徵諸其他，請即以上海一埠來作證。

上海自國難發生以後，一時團體林立，爭先恐後，曾有人稍加估計，多至百數以上。由單位而至聯合，由黨務而至工商，莫不有軒然大波，令人作嘔！早置救國工作於腦後。

上海黨務運動的經過，說來最爲有趣，僅僅一塊被人視爲唐僧肉(?)的市黨部，竟有七八個似是而非的新興組織，競相染指。甲說「黨務改進」，乙又說「改進黨務」，東是「各分部聯合辦事」，西又是「各分部聯席會議」。甚至什麼「忠實同志的宣言」呀！什麼「黨員自動的抗日」呀！真是天昏地黑，頭暈眼花，莫衷一是？無所適從？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一) 黨務改進委員會

1 打浦橋頓形熱鬧

當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空谷無聲的法政學院，竟然發現了西裝革履，長袍馬褂，短衣布褲以及各種各式的人們。考其究竟，乃爲所謂全市黨員召開緊急大會。據他們自己的宣佈，代表有二千三百餘人。然而兼食堂會堂的法政平房禮堂，最多只可容七百人，凡是到過該院的人，當以吾言爲不謬。所謂二千餘者，是坐在天井內呢？抑是

係機關，事前概未聞有召集所謂全市黨員緊急大會之舉，是該大會，根本於法不合，顯係反動份子，利用時機，假藉名義，圖紊本黨系統，以逞搗亂陰謀，事關黨的紀律，除呈上級嚴究外，用特鄭重宣言，否認該非法會議並其所謂黨務改進會，以正視聽而免淆惑，諸希公鑒。」（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各報。）自從六個區黨部聯銜否認以後，繼起者絡繹不絕，甚至各區所屬的區分部，亦起而糾正，請看前年十二月中旬的申新各報，每日均佔有絕大的篇幅。

5 張一塵表示態度

本埠有名的馬路政客張一塵氏，本被選為黨務改進會的候補委員，後經識者打破，謂此會或難獲得法律上的根據，廁身其間，將來他方活動，反有不便，何如用半推半就的態度，以留進退兩可的餘地，成固有名，敗亦無傷。因而張氏把一樂天下糖果店內賺來的洋鈔，送到報館老闆的口袋了：「頃閱報載本市黨員緊急大會，推舉一塵為黨務改進會候補執行委員之一，一塵雖為黨員，惟以經商之身，百端叢脛，况以學識譾陋，難安戶立」

請，事與願違，維希鑒諒。」（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申報）

6 各工會發表宣言

黨務改進會成立以後，不特爲同志間所反對，卽工界方面，亦以有損黨威，紊亂黨統；故郵務、郵職、四區捲烟、六區水電、七區棉織、染業、藥業、輪船木業、藥行業、派報業、一區清潔、五區火柴、四區運駁、琴業、製革業、一區造船業、二區棉織業、製帽業、民船木業、造酒業、九區皂藥業、蛋業、六區棉織業、六區針織業、製墨業、成衣業、五區棉紡業、絲業、三區漂染業、二區絲織業、一區橡膠業、絲吐業、醬業等七十餘工會發表了沉痛的宣言：「……此次滬市有乘市黨部全體執監委員辭職之便，組織所謂黨務改進會，論其手續，既不合於民主集權制之原則，論其人選，則多爲原有市黨部委員之搖變及人格掃地之流，此種不正當之組合，足以搖動本黨之信仰，更不足領導全市之民衆，本會等爲救黨計，對於此種會議，誓死否認，並希望全市革命民衆，一致主張，起而糾正……」

這一個「旁觀者清」的正當表示，引起了各方注意，該會後來失敗雖云是無法律依

據，然各工會宣言糾正，實爲第一步的當頭棒喝！

(二) 改進黨務委員會

1 跑狗場權作會堂

王氏門中，畢竟多才，王漢良既玩一個黨務改進會，王家倫又來一個改進黨務會，「黨務」改進，「改進」黨務，實有意想不到的連環妙用。此會是在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假了跑狗運動著名的申園而成立的。除了担任主席團的王家倫、唐克明、范忠國三人當然被選外，並有王漢良、杜占元、陳亞夫、王斌、張一塵、張吉生等執行委員。關於王漢良、陳亞夫、張一塵等兩處當選，還有下文在後呢？

2 王家倫虛榮太重

王家倫是何許人也？記者雖旅滬有年，從未知王氏是在黨有什麼歷史的人物。不過聽到各方的論調，他實是一個後起的投機之秀。王等在申園開會時，據親自參加者證明，

爲數僅到十五六人。而報紙上竟大吹法螺，說有一千四百餘人之多。且其報告開會宗旨的一篇演說，讀之尤令人頭痛！青年假國難機會而好出鋒頭者固多，王氏又焉能例外？

3 議決案趣語橫生

該會所決議的提案，照例是內政和外交，而最令人有趣者：則有三則：

(1) 取消投機取巧的黨務改進黨會，推舉陳亞夫尅日查辦。

(2) 本會代行市黨部職權，推舉張一塵、唐克明負責，三日內接收市黨部。

(3) 開會情形呈報中央，推舉王漢良、晉京接洽。

市黨部職權，東也代行，西也代替，已屬夠味，而該會亦要「取消投機取巧的黨務改進黨會」，這真是以毒攻毒，胡來胡去，至於陳亞夫、張一塵、王漢良等根本未到會場，並且也素不相識，大會要舉他們負責辦，接收和接洽的重責，慕名舉賢呢？抑是在鬧玩笑？

4 王張陳同時聲明

該會被舉爲担任要務的王漢良、陳亞夫、張一塵三人，不僅有負所託，並且還要揭開

他們的廬山面目：「據昨日報載，有自稱忠實同志王家倫等一千四百餘人，在申園開全市黨員緊急大會，並成立改進黨務委員會，推王漢良等三人為執行委員，殊深詫異……該會之召集，事前既未與聞，所有當選各員亦不相識者，故對該會一切行動，概不承認，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比聯合聲明」……（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申報）

（三）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

1 大中華會而不議

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原為本市第一直屬區分部委員兼暨南大學教授康選宜所幹的玩意兒，九一八以後，乘機活動。並於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假座大中華飯店三樓某號開了改選大會（他們自己稱的）。到會者有二十餘人，公推定主席團康選宜、邵季良、何子佳等三人，適當主席報告時，即有共租界巡捕房的便衣偵探多人，前來阻止，謂其未經呈准，不能私自集會，各代表原為臨時拉夫而來，聞聲以後，無不作鳥獸散，不料次日的

報紙上，竟有該會選舉執監委員二十八人的消息，且其新聞中，除標有「康選宜等」字樣外，亦未見有其他任何人的名單，這些執監委員們，究竟是主席團所指派呢？抑是捏造？我們真是莫明其妙。

2 康選宜忙碌異常

那時候的康選宜，的確是一位要人。一方面要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的什麼抗日救國會，一方面又要奔走於鴻安坊的所謂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東要出席，西要會議，南要遊說，北要活動，真是忙哉忙哉！不亦樂乎？可是一二八以後，他就無聲無息，「黨」也不談，「會」也不熱，究竟他跑到什麼地方去抗日，救國，只有他自己明白。

3 劉勁草又來一套

天下滑稽之事雖多，莫過於九一八後的上海黨務運動。當那所謂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方告開會以後，劉勁草等又有一個同樣名稱的組織。康等說是改選大會，劉等說是代表大會，我們無論它是改選會與代表會，而用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的名稱者則一。誰

是誰非？小黨員們實無所適從。

4 大會中公開否認

劉勁草等於同年同月二十二日開會時，亦是假座於黨務改進會發祥地的法政學院。推舉周希敦，劉國澤，湯劍舟等五人爲主席團，謝青白，程德源等分任司儀和紀錄。主席登台報告的第一段，即爲「近來竟有少數野心者流，冒混本辦事處的名義，召集會議，應予查究」云云。這是否認康等之組織的表示，同時也是兩派對立的明證。至於該會的委員尊銜，則爲劉勁草，周希敦，湯劍舟，湯文泉，程德源，曠運文，何徵平，陳志良，劉國澤，呂覺非，張鐵君，徐淵，余華龍，王屏南，孫琢齊……等二十一人，併錄之以供史料。

5 王屏南揭開內幕

查該會委員中，據報章宣佈，內有王屏南，余華龍二人，奈王，余等放棄現成的委員不做，反而隨後登報來開些三玩笑：

「閱本月（即二十年十二月）廿三日申報第四張十六版，有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

全市代表大會文內，有余華龍，王屏南姓名，深爲駭異！查鄙人等對於今次黨務糾紛，絕未參加任何黨的組織，合行聲明，免滋誤會。」

(四) 各區分部聯席會議辦事處

1 王志聖先出鋒頭

各區分部聯席會議的把戲，王志聖本是一位主要的角色。但他於未正式聯席會議以前，先在申報上大登其領銜的洋洋宣言，表示對黨的態度，地位甚廣，所費至少在五十元以上。連署者謂有某某等二千餘人，誠大觀也！考其由來，據云是有深刻的用意，然而非籍此大出鋒頭，又有何指？

2 西藏路祕密會議

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王派人員，如吳其鈺、馮國楨等，即假西藏路甯波同鄉會的樓下，召開各區分部聯席會議。事甚祕密，到者均由該同鄉會的北面的邊門出入，

一若其產黨之小組會議然。代表到有二十餘人，而由吳其鈺、馮國楨、張銘等五人爲主席。彼時王以小領袖地位，位乎自高身價，並未親自出席。他們以大會的一致同意，成立各區分部聯席會議辦事處，而與已在對立的兩個所設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有所區別，並經即席選出王志聖、吳其鈺、馮國楨、張銘、張席、高相人、李嶠峙、葉昌鳳……等二十七人爲委員。

3 態度上似較緩和

論到他們全部的議案，除了成立辦事處和選舉委員外，其他值得提出的，亦有兩點：
1、否認黨務改進會。

2、建議中央革新上海黨務。

這兩個提案，實比那時任何各種各式的小組織，來得聰明。他們既不承認首先成立的所謂黨務改進會，則其他一切的團體，反對自在意中。他們不隨波逐流地也要來一個什麼「代行職權」，而獨建議最高機關，藉資宣傳。在當時紛擾的客觀環境中，或予他們

不少的經驗。

此外若青年會內所召集的什麼「黨員自動抗日救國會」，沈祖儒等所號召的什麼……名稱繁多，莫明究竟？但是時過了，境遷了，以上所說的各式花樣，現均烟消雲散了。向日不可一世的威風，而今安在？綜計目前他們的份子，主幹的人員，多半有了歸宿，但附和的小丑，仍是故我依然。處此世風日下之際，要達某種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一朝登台，也可以背棄羣衆。所以我敢對九一八以後盲從各種組織而夢想求到出路的一般黨員們，獻一忠告，少數「有所爲而爲」的領袖們，爲利用羣衆而使個人私圖的，既不是爲所謂「抗日」，也不是爲所謂「救國」，更談不到所謂黨與不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今後苟遇任何機會，先之以認識，繼之以調查，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萬勿人云亦云，東歪西倒，而誤了自身前途，猶莫自覺。國難以後的上海黨務的風波實爲一種最好的教訓。本篇之作，既爲總敘過去糾紛經過，且爲將來有所借鑑，未識國民黨的黨員們亦以爲然否？（二二二，二二三。）

上海學生運動小史

章 章

(一) 五卅的光榮

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驚醒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迷夢。「五卅」在表面上，固然是上海八十萬勞苦工人向帝國主義者直接鬥爭的一幕，其實暗中籌劃發動的，實爲一班熱血的青年。那時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物，國民黨也有，共產黨也有，國民黨的學生代表則以復旦程天放、約翰潘公展爲領袖，上海大學則爲C P份子活動的大本營，但是程潘二位機警過人，處處是利用C P去搖旗吶喊，自己卻隱藏在背後來指揮，所以有人說：「上大是爆發「五卅」的策動地，國民黨是主持「五卅」的計劃人」。

(二) 學聯會的健將——夏天

自從國民革命軍抵達了上海，風起雲湧的民衆運動，好像潮水般的前進。當那民國

十六七的二年間，上海學生聯合會，始終居於民衆團體中領導地位，主持學生運動的，先後雖有吳其鈺、汪竹一、隴體、周參夏、天胡越等人；而鋒頭出得最大的要算大夏的夏天了，夏爲江蘇江陰人，身軀魁偉驚人，善於演說，具有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不僅掌握上海全市的學運；而且是全國學生總會的中心，爲了革命運動，搗毀過南京外交官舍，飽嘗過兩次鐵窗風味，後來出走香港，極與某巨公共策革命，終被共黨的暗算，據聞在漢口遇害，他的愛人梁小姐，（姑隱其名，現在江灣某大學讀書。）曾哭得三天不吃飯，凡是關心上海學運的人，莫不知有夏天其人。

（二）建華中學與上海學聯

十八年的春間，學聯會派的幹部人員，爲了吸收人才和工作便利的起見；曾在滬西 戈登路創辦了一所建華中學，表面上是由夏天個人出面的，實際上乃爲學聯會重要祕密機關。一切計劃與會議，均在該校中先爲決定，建華距大陸大學甚近，互有往來，大陸的教員常到建華去演講，建華的學生，也到大陸去旁聽，因爲兩校的主幹份子，同爲「改」字

輩的同志，所以在學聯會革命的行動上，建華與大陸是取一致態度的。不過，建華的壽命不長，後隨大陸之後而封閉。

(四) 洪鈞培爲學整會流血

十八年的夏間，學聯會的重要份子，行動方面，早爲當局所不滿，上海市黨部乃有派員整理的事件，計整理委員被派者有洪鈞培（法科）楊志豪（法政）楊紹志（大夏）田和卿（滬江）陳貫吾（羣治）張中楹（持志）袁哲（勞動）傅德培（民立中學）金光楣（愛國女校）等九人，此中要算到洪鈞培是領袖，會所設在西門尙文路一二三號，學聯會的人員，眼見大權旁落，心中有些不服，會由吳其銓周參等十餘人，羣趨學整會，一面口頭交涉，一面便搶奪圖記文件，彼時洪正在會辦公，力護帥印，終以衆寡不敵，被打得頭破血流。洪爲法科大學的高材生，後來以事辭職，遺缺乃由李錚補充的，他現在法國留學。

(五) 法政法科兩校花

學整會時代，最引人注意的事情，要算兩位女委員了，一爲法政楊志豪，一爲法科的

金光楣，（金於愛國畢業後，即入法科，仍任整委，）同爲整委會中善於辭令而在校又好出鋒頭者，楊身高體瘦，頗具風姿，鄭毓秀校長贊其才，亦請她在事務所內幫過忙，現業律師，並任律師公會的執委，固一位女英雄也，金爲江蘇淮安人，喜說所謂「江北官話」，是市黨部保送到法科的免費生，市訓練部所主辦的演說競賽會，她曾得過第一，前二年的申報副刊上，時常發表文字。不過，十八年的學聯會成立時，她未能獲到原校的出席代表的資格，無法當選，這是她最爲抱恨的一件事，現已在上海法學院（法科的改名）專門部畢業，聞不久亦要執行律師業務了。

（六）民十八的學聯會

學生團體整理委員會，是民國十八年四月間開始工作的，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全市學生代表大會，成立新的「上海學聯會」。出席者有九十七人，代表四十七校，此中以中等學校參加的爲較多，當選爲執監委員者雖有李鐸，張炳康，傅德培，張鵬聲，李椿森，王學權，章炳炎，李修章，吳健生，陳達，方維仁，張天百，寒蔚卿，（以上十三人是執委）周勤，張

淑英，王祥祚，曹木蘭（以上四人是候補執委）洪鈞培，謝克，王祺，何祚昌，李潤祥，俞渭川，吳似鴻，（以上七人是監委）張家欽，周馥庠，王洵，盛漢民，（以上四人是候補監委）等二十八人，而掛有國民黨黨籍的，至少要佔十分之八。這一班委員們，在行動上，當局們或許要認為滿意，在精神上，實在是遠不如前了。後來奉令改更學生會為自治會，學聯會即宣告解散。

（七）「九一八」與「一二八」

「九一八」國難發生以後，蓄之久而發生之暴的學生運動，乃勃然而興了。上海的大中學校，各有一個「抗日救國聯合會」，「中學聯」並無多大力量，比較上能夠號召羣衆的還是「大學聯」，主持者時常更迭，較為能做事的則有許冠彬，季始元，沈祖儒等人。他們曾經包圍市政府，搗毀市黨部，全體大募捐，並到南京去作過兩次空前的請願運動，真是有聲有色。不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內部是分成了兩大派，精神上極為散漫，在先後的全體代表中，實找不出一個是所謂真正的領袖人才，而且各校的出席代表，沒有一定

的人選，比如大夏代表先爲崔步武，尙有幹才，後來因校內派別關係，又改派了許冠彬，法學院的張壽松，本人尙在南京做「大學聯」的代表，原校（法學院）的全體大會，已經撤銷其初步的出席資格，其他如暨南光華等校的學生會，無不因爭執代表問題。而有兩次以上的改組，「二二八」以後，笑話更多，除了復旦與中公的四十幾名學生軍會參加滬戰外，其餘所謂轟轟烈烈的各校義勇軍，皆逃到內地去「抗日」了，所以國難以後的學生運動，在形式上，僅得了一些膚淺的成績；在精神上，既趕不上「五卅」，更不如民國十六七年的學聯會。

（八）沈祖儒與大學聯

沈祖儒是法學院繼續劉傳中之後的代表，狠能辦一點的事情，「二二八」以後，大學聯的委員們，十之六七是離開了上海，三四月間，法學院既遷到杭州，上海的學校亦多在紛亂中開學。學聯團體，依法亦應由各校學生會重行改選了。但是，沈始終是逗留在上海，仍以已經搬場的法學院的資格，在空中樓閣的「大學聯」裏大演其「獨腳戲」，既以大

學聯的代表，參加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復以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的資格，出席全國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上下皆空，空來空去，真是愛國運動史中的一件好資料。沈已在上海法學院畢業，現辦現代政治。

(九)兩個旁枝的組織

近來的學生運動，除了各校的學生自治會外，並沒有聯合的團體，但是：此間有兩個青年組織，是值得附帶提出的，一個是上海時代青年社，一個是全上海學生援助東北義勇軍反對李頓報告書聯合會籌備會，時代青年社在去年的上半年，盛興一時，參加者有李椿森湯增墩徐則驤朱劍白李錚王鐵華等各校學生，其中以國民黨的黨員居多。國難以後，無形解散，所出時代青年週刊，亦告停版，最近聞又有人重整旗鼓，續出刊物，不過：內部的主幹人員，已有變更了。至於全上海學聯籌備會，內部空虛得很，並不是由各校學生會的代表產生的，與從前的所謂上海各大學學生自動抗日救國會的玩意兒，同出一轍。這一個「似驢非驢，似馬非馬」的組織，據說是由國難中專會罵人而出了鋒頭的「獅

牌」王教授暗中所領導的，他擬用此巧立名目的手段，藉以吸收一班有爲的青年。背景既然如此，將來的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二一，一二一。）

□ 欲讀精闢的國際論文請看上海週報 □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學生運動

章 章

一 前言

中國學生運動，發軔甚早。「五四」和「五卅」具有無上光榮。即以中國國民黨的北伐而言，可愛可敬的熱烈青年們，亦不知洒了幾許的鮮血？這是一種事實，這是一種誰也不敢否認的事實。

上海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一切民衆運動，每居首要地位。青年是羣衆的中堅，民族的靈魂，所以上海的學生運動，匪特為全國青年的領導，而且是各種組織的台柱。「上海學聯」、「上海學聯」名震中外者，究非無因。

自從中央頒佈了學生自治會的法規以後，有橫而無縱，限於內而不干於外，一時頓

形消沉，無聲無色。然而物極必反，定例所在，終以九一八慘痛的一幕，青年們獲得一吐悶氣的機會了，上海全市學生，在那萬寶山的事件發生，即有蠢蠢欲動的形勢。迨自瀋陽事變，遂一發而不可收拾。開會也，宣言也！罷課也！演講也！滿腔熱忱，莫可遏抑，上海學校雖多，每校至少有一個「抗日救國」的團體。

彼時有少數學生領袖，鑒於各校個別組織，力量不足，行動亦歧，因而有聯合的提議，上海學生的空前舉動，於焉開始。

本篇所記的事實，即對學聯會自成立以至沒落的經過而言，至於各校學生的內部情形，當無敘述的必要。

一一 大學聯正式成立

1 首屆幹事十有一校

□ 聯席會議發軔先聲 □ 當東北事變初起，上海各校，均有抗日救國會的組織。迨自前

年九月二十二日，乃由滬江同學們首先提議召集，各校代表於四川路青年會，開一聯席會議，此為大學聯的發軔先聲。是日到會者有暨南、復旦、法學院、光華、大夏、中公、勞大、持志、同文、東吳、同濟、法政、美專等二十餘校，一致議決，續開各校學生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一個固定的團體。

□代表大會產生職員□ 嗣由代表大會，產生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並於東吳召開執委會會議時，選出交大、光華、復旦、法學院、大夏、持志、法政、大同、東吳、同文、勞大等十一校為幹事，即席成立幹事會，處由一切常務，但最高職權仍在代表會。第一次的幹事會，是假座於三區黨部，議案重要，工作亦逐漸地緊張。

2 互爭領導中途改組

□代表一席競相逐鹿□ 自「大學聯」的組織而言，代表大會為最高機關，但以幹事會操有實際權力，各校的活動學生，莫不力爭代表一席，再準備在幹事會中有所插足。故彼時各校自組的抗日會，內部時有糾紛，例如大夏與法學院兩校，爲了出席人的問題，改

組竟有三次以上，無他：競爭代表操縱學聯而已。

□ 出席人選各校題名 □ 各校學生抗日會，既常有改組，則出席學聯的人選，先後不一。交大初有劉旋天、袁炳南、劉良湛等的替改，光華復有儲安平、朱有瓚、曹沛滋等的變遷。復旦既有李元璋、梁培樹、彭啓忻等的更迭，大夏更有汪瑞年、李元述、許冠彬等的轉換。至於法政之李椿森、季始元的內爭，法科（即法學院）張壽松、劉傳中的暗鬥，尤為兩校同學們所共知的事實，茲為明瞭起見，特將各校先後出席的代表，擇要列后，以供關心上海學運人們的參考。

光華（儲安平、朱有瓚、曹沛滋）交大（劉旋天、劉良湛、徐成威、袁炳南）大夏（汪瑞年、李元述、許冠彬、崔步武）復旦（李元璋、梁培樹、彭啓忻、陳福楨）暨南（溫廣彝、鄧曼青）持志（鄭定榮、沈信真）大同（胡開銓、薛宜耕、劉維城）法政（李椿森、季始元、周漢彬、王維東）法科（張壽松、劉傳中、沈祖儒、丁相靈）同文（戴曙光、史惠康、曹樹義）東吳（蘇靜波、戈歛堯）勞大（勞心力、胡煥球）商船（夏鎮華、劉漫忻）同德（何欽）

壁，彭康，王昌浩。中公（王國屏，殷濬伯）。中法藥（孫基昌，陳玉璋）。東南醫（李文樓）。震旦（王富祖，葉冰）。中法工（郭敏，思周家愆）。正風（郭子亮）。兩江（盛毓榮，姚婉若）。同濟（蕭謙安）。美專（鄒以昌）。滬江（鍾良芳，陳世昌，田龍）。文化（胡思齋，錢可鑽，袁榮）。中央醫（蘇德隆）。中央商（廖兆駿）。以上所舉校名，雖不完全，實已佔有上海各高等學校的半數以上。

□五次代會內部變更□ 大學聯成立未久，派別頓生，先有交大光華等的操縱，繼有復旦法科等的勾結，終有野心的暨南，竟成後來居上。所以內部的更替，自屬意中之事。當那前年十月五日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時，遂通過改組提案，計被選為新幹事者為暨南，法政，交大大同，光華，法科，同濟，中公，江南，滬江，中法，大夏，復旦，持志，東吳等十五校，並即互推總務（光華，交大，復旦，法科，大夏）宣傳（東吳，持志，中公，同濟）及軍事（暨南，大同，中法，江南，滬江）三部的職務。這一次的改組，表面上原屬是常事，然而大學聯的派別糾紛，至是殆達於最高度。

三 各主管指示方針

1 市黨部決定抗日方案

□原則大綱分門別類 □上海特別市黨部，自經東北事起，即行召集特別會議，決定抗日方案，以為各界救國工作的準繩，至關於學生運動的，則有如下二端：

a 工作原則。

- 甲、擁護和平統一。
- 乙、厲行經濟絕交。
- 丙、努力宣傳工作。
- 丁、致力學業修養。
- 戊、加急軍事訓練。
- 己、避免一切糾紛。

b 組織大綱。

- 甲、凡中等學校以上各種學校之學生，均得組織學生抗日救國會。
- 乙、學生抗日救國會之名稱，均須冠以各該學校之校名。
- 丙、學生抗日救國會之組織，以本三民主義之精神努力抗日救國爲目的。
- 丁、學生抗日救國會之工作，以下列各項原則爲根據。（見前）
- 戊、學生抗日救國會之權力屬於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行使之。
- 己、學生抗日救國會設幹事會，幹事人數定爲五人至二十一人。
- 庚、學生抗日救國會幹事會之下，設文書事務宣傳檢察等股，各股由幹事互推分掌之。
- 辛、學生抗日救國會遇必要時，得推舉代表一人至二人，聯絡他校學生抗日救國會之代表，舉行聯席會議。
- 壬、學生抗日救國會章程，須遵照本會大綱製定並呈報備案。

癸、本大綱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議決施行。

2 教育部頒佈七大要點

□規定範圍通令全國□ 教育部以國難期內，爲指導學生救國運動起見，曾於前年九月二十三日，通電國內各大學及各省市教育機關，規定要點如下：

- 甲、對日本此次暴行及大侵略政策，加意研究，由校內教師分任演講，或請校外學者擔任。
- 乙、學生於課餘時，得組織演講隊出外演講。
- 丙、學生參加各種集會時，應由教職員負責指導。
- 丁、加急軍事訓練，並任重體育課程。
- 戊、學生應努力學業，不得罷課。
- 己、學生應格外以刻苦勤勞相砥礪，力戒浪漫逸樂。
- 庚、學生一切行動，應悉遵中央意旨，並遵守中央及政府頒定法規。

3 青年們難遏沸騰熱血

□全滬學生態度一班□ 自市黨部頒發學生救國工作的原則和大綱後，各校學生，多能遵行，各校學生抗日救國會的備案文件，據聞是絡繹不絕。所以目前全國最流行的（抗日救國）四字，論其來源，市黨部實為規定的嚆矢。卽至大學聯成立的初期，每次開會，均請求派員指導，並亦要求貼津會費。繼經國家主義派的份子參加，從中極力煽惑，但國民黨的學生代表，仍佔多數。迨到包圍搗毀市黨部的一幕開演，共黨人員，利用羣衆心理，乘機搗亂，一般愛國心切的純潔學生們，實未知之也。雖經事後懊悔，亦已無及。至於教育部所指示的七點，事實上並無若何影響，誠以官樣文章，自難抑止滿腔熱血。

四 大請願四次晉京

1 各校代表請願團——第一次

□推派代表貢獻意見□ 東北事變後的一週，他們鑒於暴日侵略，有加無已，政府仍無

出兵表示，遂於前年九月二十四日推出各校代表劉旋天，儲安平，季始元等五十餘人，晉京請願，陳述滬學生的時局意見。苟無效果，再作第二次大規模的舉動。但劉等尙未起程，復旦學生們已先期而去。所謂情不自禁，殊堪嘉尙。

■吳開先氏備函介紹□ 劉等均係學生，逕行公開請願，中央對抗日的真正計劃，似難宣佈，特由市黨部常務委員吳開先氏備就介紹函四件，分致國府要人戴季陶，胡漢民，陳果夫，陳立夫諸公，交由各代表持函晉謁，以便政府策略，好使學生代表們有澈底的明瞭。

2 自由組合請願團——第二次

■甘校先行天夏續到□ 第一次的結果，留滬的多數學生，咸謂尙未圓滿，乃作第二次的請願。不舉代表，各校自由組合，不願去者亦不加以勉強。綜核是次參加者，共有交大等念校，人數有三千餘，（交大六〇〇人，中公六〇〇人，光華三〇〇人，持志二〇〇人，美專二〇〇人，大同一五〇人，同濟一六〇人，法政二〇〇人，文化一〇人，同文五人，震旦二人……）並由交大劉良湛爲請願團的總指揮，氣勢盛旺，較之第一次已有聲色。迨該團全

數回滬時，大夏的四百餘人，又接踵而到京。

□教部電阻何補於事 □ 當第二次請願團起行前，京中已有所聞，曾有教育部專致褚民誼氏這樣一個電報：「中法工學院、褚院長並轉各大學校長院長鑒：感電悉，今日上午，復且學生到京。與中大金大等校學生，同往國府請願，國府對請願各點，大體均表示接受，務望分別切囑未來京學生，中止前來，免勞跋涉爲荷，教育部儉。」但學生方面，雖經各原校校長的剴切勸告，終不能阻止他們的熱情。

3 督促政府出兵團第三次

□不達目的誓不生還 □ 現在要寫到他們最壯烈最光榮的一頁了。這一次的驚人事件，雖不能說是絕後，至少也可算是空前。偉哉！上海學生！緣於前年十一月的中旬間，東北形勢，逐漸緊張，而當局仍無具體主張，學生們情不可遏，決心三度赴京，如仍無相當實效，雖臥死國府門前，亦所不惜。所謂「風蕭蕭兮浦江寒，不達目的兮誓不還——」那時的上海學生，誠足當之而無愧，讀者們不信，且請一看他們的志願書：

「遵照學聯的決議，爲着熱血的沸騰，抱着最大的決心，自動入京，督促政府出兵，不達目的，誓不生回，此誓。」

這是他們的出發前的誓詞，何等的偉大！何等的決心！

□職務分配有條不紊□ 他們是前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分五批出發的。內部組織極爲嚴密。總指揮爲暨大，而以交大復旦爲副。中公任總糾察，東吳法政爲祕書。總務部主任則屬商船。至於文化的會計，大夏的庶務，兩江的交際，分工合作更稱出色。並備就長三尺寬二尺的大旗一面，上寫「上海各大學學生督促政府出兵團」字樣。臨風招展，殆類開拔的軍隊。

□留滬學生遊行助威□ 督促政府出兵團的全部人們出發以後，留滬學生，爲遙助聲勢和表示態度起見，所有後方全數學生分在南市閘北兩處大遊行，道旁觀者，莫不耳語曰：此爲血性男兒，不甘做亡國奴的嚴重表示也。

□蘇錫學生沿途加入□ 上海請願的學生數目，據人估計，至少在八千以上。沿途如蘇

州，無錫，常州等地的五千餘學生們，又不約而同地搭車隨行，試問以一萬三千人左右的大集團，匆促齊集首都，作一致的要求，據聞南京曾因此而臨時戒嚴。對於實際方面，雖無所補，但藉此足證人心未死，彼時彼刻，未始非民族的一點曙光？

□國府門前一晝一夜 □ 他們是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同赴國府請願的，當由于右任氏接見。迨至是日下午四時，京中各校的數千學生，復行加入。于氏對於請願各點，均經分別一一答覆，但他們非待蔣主席親自見面，並有書面表示，決不他去。適彼時蔣氏正在中央軍校內對蘇錫常等地的學生們訓話，未暇來此。到了二十七日晨一時，萬餘青年，始終露立國府門前，而且天氣驟寒，又來北風細雨，學生之苦，可以想見。但他們救國熱情，雖寒暑表降至攝氏四十度下（報紙記載），始終不變，並未有一人星散。這種熱烈的態度，已不讓五四和五卅專美於前了，能不令人起敬？于氏鑒於如此堅持，復又作二度的解勸，然而又怎能溶化鋼性的愛國青年呢？

□蔣介石氏親書手諭 □ 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蔣氏以對各地學生（中學亦在內）訓

話業已完畢，遂由軍校趕到國府，先派軍校教育長張治中氏對於他們各種疑點，詳加解釋後，即行親自登台，當衆訓話，費時達一小時以上。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八字，尤爲全篇演說中的最懇切的兩句。最後學生請求要書而表示，蔣氏復書了全數學生均認爲滿意的手諭：

「親愛的各大學諸生，來京請願，激於愛國熱忱，深爲欣慰。本主席效忠黨國，早具決心。對於諸生請願，自可接受。對於軍事外交諸問題，已派有張教育長說明，當皆了解。望諸生轉告各同學安心求學，擁護政府各盡天職，此諭。」

這一個在學生運動歷史上含有重要意義的手諭，各報均曾用銅版載出，學生亦以目的圓滿，高呼「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主席收回失地」等口號而散隊。

■在京患病爲國犧牲■ 他們在淒風苦雨中，露立一晝夜之久。因而生病者自屬難免。據事後經復旦救護隊的統計，留京染疾者竟達一百六十餘人。（計復旦八十人，文化四人，中醫一人，暨南二十六人，東吳一人，交大四人，中公二十人，兩江三人，商船三人，同濟八

人，大夏五人，光華一人。此種爲國犧牲，他們是雖苦而猶樂。

4 上海各校示威團

□專門示威藉平憤氣□ 前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們又組織有「上海各校示威團」，作第四次的晉京，藉遏胸中煩悶。參加者有交大，同濟，法科，新華，電信，中法，兩江，文生氏等校，數約五百餘人。浩浩蕩蕩，直奔首都，來勢之勇，雖較第三次爲遜色，然亦轟轟烈烈。

□楊相恆君竟爾云亡□ 示威團晉京以後，適北平濟南各大學學生仍在京。迨自北方學生毆打蔡元培，陳銘樞等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館又遭搗毀。在此紛亂的緊張環境下，上海文生氏校學生楊相恆君竟爾云亡！然而爲國而死，得其所矣。

五 黨政軍同遭波及

1 市政府組織法庭

□楓林道上人山人海□ 十二月九日，學聯會假少年宣講團開第廿一次代表大會時，

到有自稱北大代表許秀岑及中央代表江學乾二人，伊等言論狂謬。如主張拒用中央銀行鈔票似等，越出學生態度的範圍。彼時以旁觀衆多，激於公憤，因而發生互毆事件。各校學生聞訊，不約而同地齊向市政府請願。交大五百人先到，次爲光華，大夏，復旦，法政，美專，暨南等校，中公和文生氏，抵達最遲。一時楓林道上，人山人海，政治辦事處所，殆成了學生操場。市府接見人物，先之以俞祕書長鴻鈞繼之以張市長羣，雖經剴切勸諭，仍無解決。張市長終於次晨之威脅的環境下，爲恐影響全市治安計，竟不得不下一在法律上全無效力的手諭，而令學生們星散了。

□學生審判例創空前□ 有名王福生者，據學生們自稱，係互毆案件中的兇手。大學生畢竟是智識階級中的優秀份子，程度似高人一等，居然來一套組織「民衆臨時預審法庭」的把戲。以學生來代行司法職權，是否合法？記者亦屬頂有學士方帽之流，惟待世人們的公論罷！綜計該法庭的大員，則爲季始元（法政），吳雲從（法科），吳樹謨（復旦），洪達忌（美專），吳邦初（交大），蕭懷古（大夏）等人。季爲審判長，蕭任書記官，而以

吳，洪及孫葆璿，郭欒（孫郭二人，爲學生們要求市府派的）等六人做推事，並用學生義勇軍等四十人作司法警察。許多老學究們曾說過：「學生能做普通人所不能做而又所不敢做的事情。」徵之這一次空前之學生干涉司法的玩意兒，益爲置信。

2 「兩代表冒名頂替」

■ 搗毀黨部學生受愚 ■ 大學聯的團體，據云共黨份子，久欲奪取而無從着手。適有許秀岑江學乾兩自稱代表的事件，共黨乘機搗亂的計劃，殆已初步成功。迨至包圍市政府之際，彼時羣衆中有赤色的學生，業已早有組織，在那熱性高度的發展中，煽惑尤易收效。因於彼日下午五時后，雇好搬場汽車八輛，在高呼「再到市黨部請願去」的口號下，一般熱血青年，入其彀中了。所有市黨部公物文件，搗毀一空，甚至連三層樓大禮堂的總理遺像，亦遭波及。後來據在場的同學談，該部室內室外，發現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和「革命互濟會宣言」等赤色傳單，狼籍遍地，竟在數百張以上。我們可敬可愛的多數同學們，有事後雖大呼「上了共產黨的鬼當」，然亦噬臍無及。

□根據確證拆穿内幕。所謂北大代表許秀岑又名洪鈞和中大代表江學乾又名方夜等二君事後調查，竟係頂名冒替，絕無真正其人之來滬。讀者不信，請看市黨部緊要啓事中，曾有這樣的一段：「……（三）據學聯啓事及告全國同胞書，確認北大代表爲許秀岑，中大代表爲江方夜又名學乾，究竟該兩人在學聯會作反動口脛之報告者，是否眞爲學生？一至可注意之問題。昨經本會查據北京大學寒日復電稱，遍查本校學生名冊，無許秀岑又名洪鈞其人，中央大學文日復電稱，江學乾係敝校教育學院教育系三年級學生，並無方夜之別號，且該生始終在校，並未赴滬等語……」以上雖是當事人市黨部宣告，但事後北大中大兩校，既未更正其誤，而江學乾復又皇皇表示並未離京，是則該代表之頂名冒替，獲可鐵證。

3 張陳陶表示態度

□張陳二氏憤而辭職。□學生自包圍市府搗毀黨部的一幕開演後，市長張羣氏，以政治地位關係，首當其衝，難於應付，因即憤而辭職。我們只要看一看當時他的辭電，即可知

道是如何在憤慨！陳希曾氏那時爲市黨部委員而又兼任公安局長，大學聯開會的地點，係屬華界。該案發生，學生亦對陳氏不滿。陳氏認爲在國難期中，合力禦侮之不暇？何能再作內部爭執？因即忍辱含垢，以待事實的大白。於是也頓形消極而辭職。陳氏雖屬軍校出身，我們看到他的離滬啓事，似大有儒者的風度。

□陶百川氏緊要啓事□陶百川氏彼時任市黨部的常委之一，九一八以後，即兼負指導上海學運事宜的專職。大學聯每次開會，陶氏無不列席。不料少年宣講團門前發生互毆事件前的學聯代表會議，陶氏亦照例前往。但陶氏到會時，該案導火線的所謂北大中大兩代表，既不在場，而陶氏更絲毫不知有該兩代表將出席報告，後接市黨部電話離席，擬取市政府的國府覆電，以便轉告。詎知該電尙未譯完，而該兩代表與旁觀羣衆的毆打業已開始了。事後學生們以陶氏離會爲可疑，甚至即以此「莫須有」的片面疑點爲攻擊的口實。故彼時多數的出席代表，事後語人，謂就良心上發言實在不合理由。不過藉此遷怒於黨稍洩私憤而已。彼時陶氏曾有一個長篇的緊要啓事，廣載各報。敘述經過甚詳，茲

不贅述。

六 義勇軍分區檢閱

1 一二三四區各別舉行

□一區開始復旦較好。大學聯的内部工作，本有軍事訓練部，而由暨大溫廣彝主之。後即劃好區域，分期檢閱。第一區所屬各校，首先在復旦實行。計到復旦，法科，文化，持志等，江灣各校，人數共約一千六百餘人。檢閱官爲朱繼武、陳蔭章，總指導爲陳昶德，市黨部公安局亦均派有代表蒞臨。此中參加的學校雖多，而復旦的人數既衆（計學生義勇軍九三〇人，青年義勇軍一八〇人，女子學生軍六六人，女子救護隊三六人）女生的活潑勇敢，尤令參觀者欣羨不已。

□二三四區先後實行。三區於十一月七日在真茹舉行，較二區早三日，是時義軍訓練主任王伯齡氏，並亦親自到場。參加者有暨南、東南、光華等校，數約二千人。二區爲中公，

同濟、商船等校，檢閱期爲十一月十日。至於四區則假西門公共體育場，南市各校多屬之。

2 王伯齡氏就訓練主任

□武裝風氣復盛一時 □上海學生義勇軍的組織，提倡本早，在五卅慘案時，即已由法科沈鈞儒首開風氣，嗣乃各校仿行，東北變起，復又盛行一時。各校武裝健兒，隨處可見。中央注意於此，特派老軍事家中委王伯齡氏，來滬專責訓練。期以有用青年，將來亦可馳驅於疆場。殊不料學生們有頭無尾，老英雄竟無用武之地！

□隆重典禮徒增後慨 □王氏在黃浦軍校時，曾任要職。對於訓練學生，感有特殊興趣。故於中央委爲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主任，隨即受命到滬，並於前年十一月八日假勞大禮堂，舉行典禮正式就職。中央監督員張羣，市黨部代表陶百川以及來賓張道藩、潘公展等共百餘要人，無不欣然而往。誠以學生訓練有人，未始非民族前途的一枝生力軍。然而自王氏就職以後，各校肯專心受訓者，究有幾何？學生藉故不上軍操者，實居多數。有其名而無其實，誠出乎王氏初料之外。

七 尾 慨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學生運動的經過，業如上述，雖不十分詳盡，但就大體上說；所有重要事項，似已包括無遺。他們工作最努力的時期，實在九一八與一二八間的一段，一二八以後，大部同學，均到內地去所謂「抗日救國」了，所留者僅是些空中樓閣。大學聯的少數別有作用的代表，其餘則未聞有任何的驚天舉動。停戰協定簽字，學運更無聲無色，甚至連學生的例有新聞，報紙上亦不常見。強於前而弱於後，何也？盛於始而衰於終，又何也？記者現以第三者的立場，作一客觀的批評：

一、大學聯四次赴京，空前請願。京滬跋跣，不足以阻其志！棲風宿雨，不足以動其心！此係熱血學生的本來面目，可欽可敬！那時的商界，工界，老者，少者們，未有不內感於衷而贊美學生們的光明和正大。憑良心說；五四五卅之精神，殆已復見於前年的一刹那。

二、包圍市府，搗亂黨部以及擅組民衆法庭，似嫌過分，且已越出愛國的途徑。設非混

有少數另有色彩的份子，以風氣開通情理明達的上海學生們，或不致此，至少我個人是這樣想。

三、政治舞臺上有黨同伐異的花樣，情猶可原，青年的愛國團體，亦竟派別紛歧，視為政爭的工具。後來失了原有的學生集團態度，而與普通假國難而便私圖的團體混雜一起，因而全滬大多數學生的真正抗日精神，即被少數代表所犧牲，可嘆亦復可惜！一、二八以後的大學聯——全市學生所寄托的大學聯，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捨了找後台，謀津貼，求出路等事，又有何圖？

四、滬戰開始，所謂各校共有萬數以上的義勇軍，除了復旦數十名和中公十餘名的大無畏的抗日健兒，正式參加外，平日通電也，領槍也，上操也的所謂多數的少爺小姐兵，那裏去了？上前線麼？已到了內地的鎮鄉殺敵人麼？殆鬥着方城的手戰（不是一概而論）或有人反問曰：記者在血戰時是不是學生，又做些何種軍事工作？抑何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耶？記者敢鄭重表示，記者曾出生入死，戰場上做過工作，既盡了學生的天職，被敵機

拋擲炸彈，仍是繼續幹去，亦盡了國民的天職。所以纔敢執筆公正論人，似已無愧於內心。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同學們亦將思圖贖前愆否？

五、自滬戰至目前的一年中，學運停頓，刻薄一點說，殆已進了墳墓。冰天雪地的東北義軍（爲馬占山將軍曾有一度援助）未聞有募捐之舉，袒護暴日的西門演說，未聞有一電之評，以及國內國外的一切的一切，均未是我們學生的公意。我們追本窮源，學生的愛國熱忱，素較任何人爲高，祇以大學聯的委員們，純潔集團要政治化，國難工作要權利化，致使全滬學生蒙到精神上不可以數計的損失，誰令爲之？孰令致之？至於學生們不糾正大學聯的錯誤和義勇軍臨時竟貪生怕死，我們不得不請多數學生們來負責。（二二三，三九）

□ 欲讀正確的言論請看上海週報 □

上海工人運動小史

章 章

閉關時期的中國，全部社會是滯留在封建勢力範圍下的農業經濟狀態中，所有正式的手工工業，不過是農業的附庸而已。縱有極少數真以工業為獨立生活的人們：在那數千年來舊禮教的束縛下，腦海裏充滿着所謂「一耕二讀」，卑視本身的業務，既談不到什麼「工人運動」，更不知什麼「工會」其名。

鴉片一戰，海禁頓開，歐風美雨，掃地而來。一方面有外人根據不平等條約來到國境內，在開設工廠，一方面有帝國主義者經濟勢力侵略到農村而使大批人們在流落都市，於是成千成萬的無業同胞們，羣以麵包問題不得不做那機器下的奴隸了。他們以缺於智能，有覺悟的意識而無覺悟的舉動，他們以困於生活，有反抗的需要而無反抗的決心，然而工人們的解放要求，殆已無形地醞釀於壓迫的事實中。

民國肇造，一律平等，向之被視為所謂皇帝的百姓，現已一躍而為國家的主人翁，況乎國民黨的農工政策，認為神聖的勞工們是國民革命中的一枝生力軍，宣傳之，扶植之，工人們終於逐漸地知道要離開黑暗獄地走向光明天堂不能不出於一致奮鬥的一途。因而中國的地域雖廣，工人雖多，經此內外兩重潮流之長時期的激蕩，工人地位已有今昔之不同。

上海它是東亞第一的巨埠，它是新潮接觸的中樞，一切民衆運動均在此發軔，勃興，以致於流播，是則工人運動又焉能例外？

談到上海的工人運動，自起始自目前的階段中，花花絮絮，書不勝書，由微弱的萌芽，而驟然的發展，由驟然的發展而盲目的隨從，由盲目的隨從而行動的越軌，由行動的越軌而法令的限制，由法令的限制而中途的沉悶，由中途的沉悶而再度的勃興，這是波浪式的前進，這是從經驗中得來的教訓。

我們如把上海工人運動，前後經過來一一敘述，可以成一部十萬言以上的專書，本

篇的立場，縱的方面則求詳，橫的方面則較略，名爲小史，在事實上至少可以知上海自有工運以來之一切組織的前因後果，並爲明瞭起見，約分了發動，蓬勃，整頓，消沉，復興等五個時期如下：

(一) 發動時期（民國元年至三年）

民國成立以後，上海以地位關係，雛形的工人運動，殆已發芽，因那時由滬、杭、甯（現在的南京）各處聚集於此的同盟會會員，會組有中華民國工黨，雖云曇花一現，影響之深，則是無可諱言。民國五年，民黨留俄的華鴻圖氏，又有中華農工聯合會的組織，民國八年的日華紗廠罷工事件，更使工界們覺有團結的需求。十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上海一部份較有組織的工人，已在計劃進一步的運動，欲使一切散漫無歸之幼稚式的工會組織，加以改善與策進，是故十二年間，浦東吳淞一帶的五十餘處工會，竟在軍閥鐵蹄下而與全滬人士們相見了。迨至十三年時，益形喧嘩，加以新來一批主持京滬鐵路罷工失敗

的領袖們，從中積極鼓吹，於是在歷史上名爲所謂「工團聯合會系」的上海工團聯合會，公然宣告成立，而作民國歷年來工界先知先覺們經由提倡經營奮鬥等過程而產生的一個結晶。

上海工團聯合會

該會份子，計有南洋烟艸職工同志會，上海紡織工會，上海工人友誼會，湖北旅滬泥工會，駐滬參戰華工會，粵僑工界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會員總數據其自己宣佈，已近六萬餘人。自質量言，很明顯地是一個初出茅蘆發育未全的組織，自時期言，却是上海工具破天荒的一個龐大團體。

(二) 蓬勃時期 (五卅慘案至國民軍光復上海)

上海全市被壓迫的民衆們直接向帝國主義者進攻因而震驚了全世界的光榮一幕——五卅慘案，是在那民國十四年間爆發了。上海工團聯合會向來的保守政策與調和態度，遂爲全市工人所不滿，上海總工會乃即代之而興。迨到國民革命軍克復了上海，

該會復有一部份穩健份子，宣告脫離，另行組有上海工會聯合會，以示對立。但在這短短的二年間，表現了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業，那一剎那的光輝，至今仍使人津津而樂道。

上海總工會

該會成立於民國十四年六月，包括的工會和會員，據其同年八月十四日呈報官方（自六月起至七月二十八日為止）工會有一百餘個會員，有二十一萬八千八百零四人，實為民元以來上海工運史上的新紀元。所以那時的上海工運不獨產業勞動的組織依次充實，而且已能普及於一般小販和店員。至於推翻前工團聯合會的全部勢力，自屬意中事。

該會的主持人員，多屬急進份子，工作方面，一反從前工團聯合會的行爲。他們曾致函執政段祺瑞（十四年七月十日）要求修改工會條例，他們曾倡導過國內各地同一區域內的各業工會應有聯合會的組織，他們也曾舉行過一次全埠工會總登記，最令人念念不忘者則為舉行總罷工來聲援北伐的國軍。然而工人們驟行解放，領袖們別有用心，以激烈行動來應付某種臨時環境者則可，以之來作經常工作者則不可。是故該會之未

能持久，究非無因？

該會迭經變故，先後曾遭封閉者凡四次，但以工人們自強不息，勦力反抗，被封於前而自啓於後，當局亦無可如何？終以領導者色彩太濃，舉止過激，大部的持重份子既相率退出，重組了上海工會聯合會，而東路總指揮部復於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將此轟轟烈烈的總工會不得不以清黨運動關係而解散了。

上海工會聯合會

天下事原是循環的，證以民國十四年至十六年的上海工運而益信。因有工團聯合會的保守自重，遂有激昂的總工會來代之而起，滿則招損，復又分裂出一個緩進態度的工會聯合會，以與總工會來對抗。緣該會成立後的一切措施，多趨穩重，以之來較總工會，何殊天壤，所以那時有人說：工會聯合會與總工會的遙遙對壘，不啻政黨政治國家的左右兩黨然。

該會是十六年四月二日產生的，組織上甚為複雜，既不是同一產業職有關產業的組合，也不全是同一職業職有關職業的團結，只是少數健全的工會間之小範圍的聯

合而已。所以份子不純，利害無關，站在反對總工會的戰線上雖一，欲爲本身所屬的會員謀些福利者則難。似此勉強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組織，當不能發生多大的作用，後來到了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出世，該會乃全部併入了。

(三) 整頓時期 (清黨運動至工整會)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黨運動開幕，全國各地均同時舉行，而各工會自亦清其改組，那時過激的總工會首於清黨之次日而解散，老朽的工會聯合會又無所作爲，中央爲振作工運計，乃派陳羣等組織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從事統一與指導工作。但以成立經年，一無成績，且又發現了上海工人總會和上海總工會的新樣組織，殆成了鼎足而三的形勢，中央復又改派周致遠等爲上海工會整理委員會的委員，以便徹底的整理，事隔數月，仍未完成使命，後卽下令取消，而將所有工會事宜，統歸前市黨部民衆訓練委員會來接辦。經過情形，殊稱曲折。

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

該會是清黨後一月的產物，被派為委員的有陳羣、蔡公時、潘宜之、李子峯、袁正道、周貫虹、袁逸波等人，並以陳羣任委員長。陳氏去職，委員長制取消，潘宜之下野，翁光輝續來接替。祇以內部分派，互爭雌雄，似置領導工運的重任於度外。「君子不重則不威」，遂有上海工人總會和上海總工會出而抵抗了。

上海工人總會

該會歷史雖短，却是一個握有實力的團體，所謂著名的商務、水電、郵務、英美、南洋、藥業、報館、七十工會，均屬該會的會員。暗中主持者為冷欣、周致遠、陳德徵等人，均屬國民黨中的上海巨頭。據聞那時全市工會前往登記者甚多，似把那工統會棄之於九霄雲外。

上海總工會

該會名稱，一望而知是死灰復燃的把戲。該會自經東路軍勒令停止後，心有未甘，眼見工統會既有弱點可乘，遂又舊事重提，再度活動，然而事實上經受重創，已不能恢復昔日的榮華了。

上海工會整理委員會

一國三公的工統會，工人總會和總工會，那時的上海工

運情形，可以想見。於是十七年間，負有調和各派意見的上海工會整理委員會，出而問事了。該會委員人選計有周致遠，翁光輝，郭情釗，賈伯濤，劉雲，張廷瀾，龐景塘等七人，但以上海工運經受了多次的宰割，整理三月，仍屬破碎難收，爲工作便利起見，中央不得不令前市黨部民衆訓練委員會負收拾的責任。根據市黨部十八年八月間報告，全市工會曾經整理而臻健全者，已在半數以上。復於同年九月間，呈准設立上海特別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以備成立全市工運的最高機關。

(四) 消沉時期

(工會法施行至九一八國難)

總工會籌委會設立於工會法未頒佈之前，撤消於工會法施行法已公布之後，籌備經年，終以礙於法令而中止，故將該會列入於消沉時期者，不爲無因。至此後雖有所謂六業工會聯合會的呼聲，現在僅成工運史上的名詞了。

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該會委員，計爲陳君毅，劉梅菴，洪東夷，譚煥祥，葛鶴才，張耀

明、金永昌、顧永泉、朱潤斌、李永祥、唐人強、徐少川、陸京士、湯俊生、周學湘等十五人，而由潘公展、陳德徵、施公猛等負指導責任，市黨部並將常務（陳君毅、陸京士、劉梅菴）及各科主任（指導科譚煥祥，統計科張耀明，登記科葛鶴才，總務科李永祥）均經分別指定，一時工作緊張逐級而進，詎知該會開幕僅二月，工會法已由公布而施行了。（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布，十一月一日施行）工會法施行法復於十九年六月六日開始有效了，因而該會進行，頓生障礙。

按照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法所規定的工會組織，以區域言；每一區域只能設立一個工會，以種類言，同一種產業或職業只能組織一個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以系統言，並無所謂全國及省市縣總工會暨特種工會的名稱，是故本市總工會籌委會，已失法律的依據。雖經市黨部迭次呈請，說明特殊情形，請予維持，然而又有什麼效果呢？終在十九年六月三十日遵令取消，而使慘淡規劃的工運最高團體，不得不宣告了壽終正寢。

自經兩種工會法規先後實施後，總工會既不許設立，區工會又各自為謀，因而力量

分歧，行動散漫，一日積一日，消沉復消沉，全市工運，殆已入於酣睡之鄉，以全國居有首要地位的上海，以一地佔有八十萬工人的上海，竟以一紙法令而至頹廢如是，奈何奈何！好了，物極必反，理所必然，九一八的瀋陽一炮，終於又把夢鄉中的工人們驚醒了！

(五) 復興時期 (東北事變至現在)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工人，頓形活躍，而名目的繁多，亦為從來所未有，先有上海特別市工人運動委員會，繼有上海市工會聯合會，更有所謂南北對立的兩個總工會，最後終存一個根深蒂固的上海總工會，所謂蓄之久而發之暴，空洞條文是敵不過事實需要的。

上海特別市工人運動委員會

該會原屬一種秘密活動的團體，國難而後，公開出面。據云事先曾有總工會臨時執委會，工人活動委員會，及革命工人大同盟等這樣的三個組織，為其基礎，然乎否乎？作者則不敢置答。

幹部人員，據聞是譚煥祥，洪東夷，施公猛等人。他們均屬工界的先進，照理應有很蓬

勃的發展，所惜組織空乏，羣衆不多，僅於前年十二月間，熱鬧幾天，旋即改絃而更張。

上海市工會聯合會

工運會僅屬一種空洞的名稱，自難吸收實際的工人組織而成一強有力的團體。於是搖身一變，工會聯合會乃成了前工運會的後身了。

派報工會的梅國楨，表面上爲該會的唯一台柱，其實幕後的籌劃，據說仍是譚煥祥、洪東夷等其人。不過該會的力量，實屬有限，至今依然是無聲無息。

上海特別市總工會

該會是陸京士、朱學範等所領導的組織，會員有水電、絲光、捲烟、造船、針織等六十餘工會，而以郵務、郵職兩會爲發動的基礎，並設會所於閘北福生路，故有所謂「北市總工會」的名稱。

執監委員的總數，共有四十人，舉其要者，則爲傅德衛、李永祥、周學湘、龍沛雲、葛鶴才、邵虛白等人，固均目前工界中之佼佼者。

上海市總工會

這是領導前商務工會的人們所主持的團體，因爲假座一區水電業工會開會，亦有所謂「南市總工會」的頭銜。就該會的背景言，却與上海特別市總工

會是完全相反。

內部的中堅份子。則有后大椿、陳培德、俞仙亭等人，後來經有合併南北兩會的一幕，商務工會的舊有勢力，終於改選時落後了。

上海總工會

它是南北兩會合作後的產物，談其經過，亦殊有趣。當那前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時期，南北兩個自稱的總工會，同時成立，甚至一人而在兩處當選的，既不用北市的上海特別市總工會，亦不用南市的上海市總工會，而以上海總工會為今後的命名。最後並發表了合併宣言，以釋羣疑。

該會未隔多時，即於今年一月間召開代表大會，依法改選，曾到有四百餘人。最近已籌募「滬工號」飛機的捐款，工作尙稱勵進。所以國難期中的工人團體雖多，該會實是碩果僅存的一個有力的團體。至於工會法令上有否規定的問題，此處特種環境下，諒不能阻止其工作的進行。

（附註：關於國難期中的上海工運的一段，本篇所記極簡，詳情，請查閱下篇。九

一八以後的上海工人運動。

以上是上海工人運動的簡略歷史，觀前度後，究有什麼感想呢？

第一；民國十三年以前的工運，僅屬萌芽，而工團聯合會，則確為承前啓後的樞紐。

第二；五卅後的上海總工會，苟不走入歧途，誤於共黨，則後來的進展，未可限量。

第三；工統會和工整會，同流於不景氣的一途，未敢贊許。

第四；市黨部有那總工會籌委會的主張，尙不失領導民運的職責，惜乎礙於法令，未竟全功。

第五；立法者僅存着一時的相安，而不能顧及未來的需要，是則九一八以後之熱烈的工運，又有何法可以保全那法制的尊嚴？

第六；目前領導上海總工會的領袖們，應本着爲「工運」而「工運」的胸懷，努力幹去，萬勿再蹈盲動的覆轍，時過境遷，中央爲工界前途計，當有獲得法律規定的可能。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工人運動

章 章

(1) 開場白

上海工人運動，發軔甚早，遠在民十以前。國民革命軍抵達了以後，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吾人稱爲上海工運的黃金時代，或不爲過。迨自十八年中央頒佈了工會法，只准「橫」的存立，不許「縱」的組織，因此邊形消沉，暗無生氣。然而「蓄之久而發之暴」，此是一定的公理，終以「九一八」的瀋陽一炮，便由沒落而回到復興時期了。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工人運動，名目繁多，組織紛歧，東有東的背景，西有西的立場，凡是不稍留心內幕的人們，或有無所適從之概。茲就東北事變初起以迄最近之上海各種工運的情形，用歷史的眼光，本記事的體裁，按其成立先後，順序地分陳梗概如后。

(2) 曇花一現的工運會

上海特別市工人運動委員會，出現最早，前年十二月間即經正式成立；它與商人運動委員會，黨務改進會兩項組織，同一來源而又是同時發動的，彼時鼎足而三，互相策應，曾獲得一部份人們的同情。

該會以在「九一八」以後的上海最初的工運團體，故能顯赫一時，我們只要看一看他的成立通告，也就可知原來的聲勢：

「上海特別市工人運動委員會通告：本會奉令組織，現已成立，開始工作，所有本市工運事宜，概由本會負責辦理，即希全市工友一體知照，特此通告。」（見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各報）

該會原以上海特別市總工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工人活動委員會及革命工人大同盟等三個組織為基礎，所以該會正式通告之日，也就是總工會臨時執委會等三團體登報撤銷之時，這種預先商就計劃，手續上是極為週到。不過，稍有常識的人們，自能拆穿其西洋鏡。

內部的主幹人員，據聞是施公猛、譚煥祥、洪東夷、王亞樵等人，他們的真正背景，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第三國際的共產黨，讀者們，請你們領會吧！所謂通告上的「奉令」二字，究非「西南」而何？

但；一個最高領導的組織，絕不是空洞無力所能成功的。該會基礎不鞏固。來歷欠明白，所以僅能囂張於一時，不能支持於永久。當正式通告後的第二日，（即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南北兩處總工會分別成立，該會即無聲無息地漸趨沉沒，聞後來又以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陳某為老闆，而有工會聯合會的組織，容後再敘。

（3）南北對立的兩總會

東北事變後，領導上海各工會做工人運動的有兩個實力團體，一是郵務工會，一是商務工會（即出版業工會）。前者以陸京士、朱學範為領袖，後者以後大椿楊有壬為台柱。那時陸后二人同為市黨部的候補委員，照理應受國民黨的指揮；但后氏於前年十一月間，發生商務捐款五百元的賄案，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又當選為黨務改進會的委員，

立場已變，態度不同，因而有兩個總工會同時成立的事件。

(4) 上海特別市總工會

該會是陸朱等所領導的郵職郵工兩工會為基礎而號召組織的，當時參加的團體計有：製墨、製革、水電、造船、絲光、洗衣、橡膠、茶葉、出版、絲織、香業、針織、茶食、木器等六十餘工會，會場假郵務工會，主席團為傅德衛（郵職）、周學湘（四區捲煙業）、朱學範（郵工）、李永祥（六區水電業）、俞仙亭（招商五碼頭）等五人。經由全市工界代表大會的一致決議下，遂有上海特別市總工會的成立，會址亦設於閘北福生路潤德里七號。至其執監委員的名單，有如下列：

（執行委員十九人）朱學範、傅德衛、李永祥、趙振輝、李夢南、陳秋海、俞仙亭、龍沛雲、翁瑞夫、龔雨亭、周學湘、葛鶴才、桑玉堂、梅國楨、張林華、趙樹聲、邵虛白、劉星伯、陳慶榮。

（候補執委九人）施子卿、李祖培、劉俊峯、王秉權、陳德恆、吳伯超、范一峯、陳德永、劉錦泰。

雅卿。

(監察委員九人) 葉啓明, 張竹榮, 王玉祥, 謝裕通, 萬譜聲, 葉翔皋, 繆鴻俊, 汪劍平, 樂

(候補監委三人) 胡培基, 孫亮, 張意平。

議案方面最令人注意的有二：一爲「取消現行工會法及勞動法規，根據民十二年之工會組織條例，請求當局頒布切實保障工人團體之工會法及勞動法規，並於擬訂時，由工人代表出席參與案」，一爲「本市總工會成立以後，應從速召集全國工團，成立全國總工會，以保障工人利益，並集中力量，一致對外交涉。」以上這兩個決議，均屬工人們一致的呼聲！

(5) 上海市總工會

該會成立的時候，出席的工會，雖在三十個以上。可是本身的健全與否，殊成疑問。例如以出版工會及碼頭工會論，彼時均屬市黨部派員整理的時期，而楊有壬等仍以原有的理事資格來出席，是不是合法？有類於此者甚多，我僅舉例而已。

最奇怪的，該會開代表大會時，是由黨務改進會特派彭學文張鵬聲二人來出席指導，儼然是在當地高級黨部監督下而成立的模樣？真是「胡爲而天，胡爲而地。」

他們的提案中，亦有兩個最出色的決議，一是「擁護黨務改進會主張」，一是「呈請中央從速改組現市黨部。」觀前度後，該會直與黨務改進會一鼻孔出氣。

至主持人，前已說過，當以領導前商務工會的后大椿爲主角。所有執監委員，爲供將事史料的參考起見，併列於下：

(執行執員十七人) 后大椿，楊有壬，陳培德，張耀明，湯俊生，葛雲亭，王永良，胡壽祺，周光榮，葉啓民，顧若峯，俞仙亭，王竹坪，李華，胡小妹，翁瑞夫，陳秋海。

(監察委員九人) 陳宣人，陳榮臣，王斌，陳慶雲，陳兆慶，楊叔梅，桑玉堂，袁雲龍，夏海林。

(候補執委九人) 陳松耀，張意平，孫孝竹，余鴻章，周學湘，應性善，謝培基，張子平，龔少吾。

(候補監委五人) 吳勝卿, 王玉祥, 曹舜卿, 李光先, 王錫貴。

該會的開會地點, 係在第一區水電業工會, 故有南市總工會的名稱, 恰與福生路的北市總工會遙遙相對。

這是兩會的大概經過, 後以互相對峙, 恐難得全市工人的同情, 且有一人同時在兩處當選, 尤令人莫明其妙。未隔多日, 乃有歸併的談判。目下所存在的上海總工會, 即為兩會合作後的產物。

(6) 空洞無力的工聯會

上海市工會聯合會, 籌備頗早, 去年八月六日, 始在中央西菜社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而由梅國楨, 張意平, 陳香泉, 袁雲龍, 樂筱榮等五人為主席團, 照例是選舉, 提案, 和宣言。

關於他們的內幕, 說來甚為有趣。該會原是前面所說的工運會的化身, 不過後台老板, 有了變更而已。工運會的初期背景, 本在「西南」, 後因王亞樵等人, 又與陳某發生了關係, 遂變成社會民主黨的指揮團體。迨自南北兩總工會分別出世, 工運會在事實上已

不能存在，遂即改頭換面而有所謂工會聯合會的組織，以延壽命。誰都知道洪東夷、譚煥祥等係工運會的健將，工聯會成立以後，為恐遭人物議起見，據聞洪東夷即改名洪敦遠，譚煥祥又改名譚警予，重來掌握一切，至於對外的事件，概由派報工會的梅國楨作前驅，以避耳目。果有此說，確是上海工運動中的一件別開生面的史料。該會來源不固，內部空虛，實際上並不能左右一切，目下雖有這樣的一個組織，究不為社會人士所注意，將來的趨勢若何，我們也不難想見。

(7) 目前存在的總工會

所謂目前存在的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即由上海特別市總工會（北市）和上海市總工會（南市）合併而成。關於合併的經過，亦很簡單，初由兩方同時當選的周學湘、俞仙亭、翁瑞夫三人，奔走接洽，前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開兩會聯席會議，議有如后的四個條件：

1. 兩會委員，不增不減，均仍繼任。

2. 一人同時被選執委或監委者，聽其自擇。

3. 名稱改為上海總工會。

4. 發表合併宣言。

合併以後，並無若何的風波，相安一時，幾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最高團體。凡遇各界的重要集會，莫不有總工會的名義。本年一月二十二日，召開全市工界代表大會，選舉第二屆執監委員出席六十餘團體，代表四百餘人。主席團為朱學範、李永祥、周學湘、葉翔皋、葛飛等，假用少年宣講團為會場。除通過許多要案外，並產生如下的新任職員：

(執行委員十九人) 朱學範、周學湘、李永祥、龔雨亭、葉翔皋、龍沛雲、趙振輝、史詒堂、邵虛白、李夢南、劉心權、陳培德、張林華、劉祖培、劉錦泰、沈家濱、陸善本、陸機雲、董敖生。

(候補委員七人) 李華、張意平、范潑泉、張竹雲、張遠明、周起貴、秦根發。

(監察委員七人) 陸克明、葛飛、張耀明、桑玉堂、葉榮倫、范一峯、張仁俊。

(候補監委三人) 鮑家聲、葛雲亭、嚴泉。

大會的一篇宣言，精警動人，檢查過去，展望未來，可爲工界同胞已能覺悟的表示。

(8) 作後語

「九一八」後的上海工運，業如上述，雖云略而不詳，然記者有三種感想，願以一得之見，一併供獻於關心工運的人們：

第一：前二年的上海工運，陸京士與后大樁各有一部分的勢力，可算是平分春色。迨后所領導的黨務改進會系統之下的南市總工會成立了以後，聲望即告減底。南北合併實現，后所僅有的實力，悉被他人分化。彼時縱有委員頭銜，已屬被動的地位。今年第二屆大會，后派人員（如楊有壬）等不能繼續當選，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所以他今後的工界地位，行將愈趨愈下；「木有本而水有源」，他變更政治上的立場，實爲失敗的主要原因，殊爲可惜！

第二：我們檢查前後總工會的職員名單，均無陸京士其人，不知者幾當他是上海工界中的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物。其實，我與他並無關係，絕不是有意來捧場，他現在已是上

海工運的權威者。不過並不露角而已。誰都知道現在的總工會是由朱學範所握掌，詎知陸氏又爲朱氏後台呢？

第三：總工會的組織，依照現行工會法本難存在，所法規又尙在議訂中。我們以事實需要和工運趨勢來推測，將來立體的工會組織，中央定有允許的可能！請看明年今日上海總工會的地位，或卽有法律的根據。（二二，二九）

□欲明瞭上海的現狀請讀上海週報□

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商人運動

章章

1 小 引

「九一八」國難以後，上海民衆運動，一時風起雲湧。論黨務，則有黨務改進會與改進黨務會的產生。論工運，則有南北兩總工會的對立。論商運，又有所謂商人運動委員會的出現，本篇所敘述的範圍，即爲「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商人運動的情形。

2 馮少山重出鋒頭

馮少山在上海商人地位中，過去本有深長的歷史，自國民革命軍抵達了上海，正是不堪回首話當年，馮氏不僅拋棄了前總商會的地盤，且又遭受了國民政府的通緝。因此優遊海外，曾作大連寓公。詎自東北事變，各派潛伏份子，莫不以國難爲招牌，公開活動，馮氏亦其一也。馮氏自前年十月間回到了上海，即與王漢良、石芝坤等，着手組織商人運動。

委員會於九江路三八四號，而以恢復前各馬路商會聯合會爲初步基礎，拾級而上，居然登報也，宣言也，有聲有色，熱鬧非凡，彼時商人心目中，受其煽惑者，曾亦大有其人，但以握有商界實權的上海市商會，巍然存在，長此對壘，自難得到全市商民的同情。終以環境的需要，乃有前年十二月十八日派員接收市商會的驚人舉動。

3 趙南公徒勞往返

商人運動委員會自經決議代行市商會職權以後，卽由該會組織部長趙南公總務部長劉慕蘇，祕書陳之英，及張子廉等四人率領羣衆百餘人實行接收。進門以後，凡是通左鄰右舍的便道，一律封鎖，隨卽遞出正式公函，催促移交。詎知市商會早有準備；一面由留守職員據理拒絕，一面由市公安局及保衛團派出大批武裝警員，嚴加保護。（市商會的地址，係屬天后宮的一部，照洋涇浜章程規定，租界當局無權顧問，故仍由公安局保護。）所以趙等雖乘興而來，却是敗興而返。彼時天后宮橋左右，人山人海，實予報界平添了不少的資料。

4 王曉籟召開急會

市商會自遇此意外事變後，該會主席王曉籟氏，乃於次日召開臨時緊急執監聯席會議，所有執監各委，一律出席，計到會者，有王延松，袁履登，陸鳳竹，徐寄廬，方椒伯，裴雲卿，諸文綺，聞蘭亭，成變春，勞敬修，陳松源等數十人，討論時間，竟歷五小時之久，會場憤慨程度，實為向來所未有。該會除電呈中央報告詳細經過外，並又議決如下三種要案：

1. 對於常務委員會應付臨時緊急事態之辦法，表示欣慰，並追認其一切行動。
2. 通過本會所發表之緊要宣言。

3. 用全體執監委員名義，發表共同聲明，表示堅決主張。

綜計全部議案，雖屬平凡，而以全體執監委員所發表的共同聲明書，洋洋千言，實為敘述上海商會歷史的重要文稿。

5 二公會否認列名

商人運動委員會自未能接收市商會以後，曾用各同業公會名義，召開各業代表大

會，以謀善後，詎知棉布業，精煉業，百貨商店業三同業公會，爲否認列名起見，首先發表如下的聲明：

「今日敝公會等接得通告一紙，係所謂上海特別市商人運動委員會領銜，在新世界國產商場，召集開會將敝公會等列名通告。查敝公會等對於前日徒衆脅迫上海市商會，表示反對，何至再有列名召集非法會議事實。顯係有人冒名列入，自難承認，特此鄭重聲明。」

此種聲明以後，各公會依法否認者紛紛而起，無形中減少了商運會的力量，該會後來失敗，雖云是無法律上的地位，而基礎未能鞏固，實亦爲主要原因之一。

6 市政府表示態度

市政府對於市商會的風波，以法言法，對於商運會方面，自難同情。所以市府祕書長俞鴻鈞氏曾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表示當局意志，對報界記者作負責談話。略謂：「市商會係民國十八年依據中央商會法而產生，成立迄今，垂二年餘，國民政府始終認該

會爲合法之商人團體。其他方面，亦未聞有人謂該會係非法團體。則市政府自當依據中央所訂之法，加以保護。故市政府自此次發生接收糾紛後，除將經過情形報告中央外，一方面即認定合法與不合法。合法則依法保護，不合法則不予承認。再退一步說，如現在之市商會，中央方面倘認爲有不合法舉動，可派人依法改組。商運會方面如奉國府命令以合法之手續，依法接收，則市政府亦必加以保護。否則繼起靡已，社會治安，將何以維持』云云。我們根據俞氏的意思來推測，亦可見政府方面對雙方的真正態度。

7 尾 語

我們以目前情況言，上海市商會是依然健在，商人運動委員會却早被日軍閱的炮火轟得烟散雲消了。天下事，合乎法軌者總是較佔優勝，否則縱能興奮一時，論其結果，未有不遭失敗者，則它們的一盛一衰，又有什麼感慨的可言？所以我這篇文章，既不是對市商會來捧場，也不是對商人運動委員會來攻擊，完全本記者立場，對於往事，作一番追記而已。（二二二，二二）

國難期中的上海婦女運動

章章

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婦女運動？這是研究婦女問題人們的一個最重要的疑問。將謂無婦女運動乎？然而遠在民國元年的女子革命軍和國民軍北伐後的各地新興的婦女團體，是不是她們的光榮歷史？將謂有婦女運動乎？然而以少數養尊處優的都市婦女們，設一個會所，選幾個委員，甚至發表些紙上談兵的空洞宣言，試問與那萬萬以上不識不知所謂三從四德的封建觀念的婦女們又有何益？我們不能因為各機關有了幾座點綴的花瓶，就算是婦女運動的進步。我們不能因為交際場中有了歐化式的截髮革履的女郎，就算是婦女運動的收穫。我們更不能因為保障民權的律師和無冕帝王的記者各界中有了摩登的英雄，也就算是婦女運動的成功。所以，僅看外表浮文而不作內在的觀察，何補於她們，祇在都市活動而不能普及於鄉村，又何救於她們？這是討論婦女運動

的一個關鍵，同時也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上海，東亞第一商埠，風氣首先開通的上海，談到婦女運動，無疑地是較任何的地方來得蓬勃。會也，社也，同盟也，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東出一個宣言說：「領導女胞爭取自由，西發一個通電說：『全市婦女願爲後盾，』但是我們要問一問：上海婦女運動已有多年的歷史了，馬路的拉客野鷄，可曾全知道你們的會所？工廠的繯絲阿姐，可曾全知道你們的會名？至於那些飽受壓迫的婢女和沿街縫窮的老婦的生活，你們又可曾討論過，或是計劃過？事實所昭示的：爭代表，搶領袖，徒求上尊的虛榮，不察民間的實苦，刻薄一點說：的確是有名而無其實。這種反常的現象，雖云是各地皆然，然以一切民衆運動均居主要地的上海言，是則過去本市婦女運動之無特殊成績的表現，我們不得不請一班主辦人物們多負一點責任。

物極必反，理所必然，「九一八」的空前一幕，婦女們又來步武黨軍北伐時的熱烈程度，而來列入工商學各界中做那「抗日救國」的運動了。如團體聯合呀！如遊行示威呀！由

懶鬚眉，不減當年，但這是時勢造成的應有覺悟，是難與經常工作來相提並論。茲爲留些國難期中的上海婦女運動的鱗爪計，特將各種團體的情形，分述於后，至那工作的成績怎樣？容後再來批評。

1 婦女救濟會

婦女救濟會是婦女協會的替身，經由中央明令而改組成立的。故以該會的地位言，自然是上海一切婦女運動的主腦。由婦協會到婦救會的數年間，主持人員雖多，此中要以林克聰爲唯一領袖，凡是關心婦運的人們，當以此言爲不謬。東北事變後，該會除領導全市婦女團體作聯合的抗日運動外，並於前年十月四日召集一個盛大的全市婦女抗日救國會於公共體育場，到有各婦女團體和各女校學生共千餘人，而由林克聰、唐冠玉、陸慧民、鄭慧琛、舒蕙楨、王孝英、賀定華等七人爲主席團。一時羣雌粥粥，慷慨激昂，會畢則作全體大遊行，表示堅決態度。後來又有女子救護隊的組織，惜僅紙上宣傳，實未見有若何成績。

2 婦女團體聯合會

該會係九一八國難後首先的一個新興組織，是由婦女救濟會的動機所發起的。婦救會鑒於那時的民氣憤慨，意見紛歧，因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假座於務本女校，召集全市所有的婦女團體，籌商聯合，集中她們的力量。參加者有婦女共鳴會，女青年協會，旅滬廣東基督教會婦女補助會，中國婦女協會，中華婦女節制會，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女子參政會等團體，若以代表人物言，則為王雅芝，王孝英，楊清心，吳超彥，舒蕙楨，曹鳳翔，蔡葵等人，惟在成立後的四五日，又有一個婦女救國大同盟的出現，因而無若何驚人的工作，究非無因。

3 婦女救國大同盟

該同盟係教會團體中的少數領袖而主辦的，設立的原由，根據多人傳說，是欲乘此握得上海婦女界的領導地位而發起的，但以資望關係，又不敢驟棄保有悠久歷史的婦救會於門外。因乃混合組織，並邀各女校中較有聲譽的人們來加入。當那同年十一月一

日在市商會正式成立的一剎那間，真是熱鬧非凡！到有博文，中西，志毅，同德產科，民立，啓明，南洋，上海女中，裨文，人和產科，東南，愛國，兩江，暨南，滬江，大夏，光華，法學院，女子銀行，女青年會，女權同盟會等女學生和女職員千餘人，鶯鶯燕燕，濟濟跄跄，煞是熱鬧，照例是演說，提案和宣言。至於她們獲有委員尊銜的，除了劉王立明，毛王瑞竹，楊鄭慧琛，林克聰，王孝英等五個主席當然被選外，並有黃紹蘭，丁淑靜，陳鴻璧，鄭成章，鄭玉芝，李冠瑗，楊錫珍，王佩珍，張愛珍，嚴順珍，等十位所謂高貴的女流，這一般委員們，多數是出身自中等資產以上的階級，十足的具有都市風味，所以她們的工作方面，不是電致將軍夫人于鳳至，就是招待太平洋學會的代表，此外究竟是怎樣在「抗日」？怎樣在「救國」？世人們當有公論。

6 女子義勇軍

這是一班好出鋒頭的人們所幹的曇花一現的把戲。那時南北兩市的義勇軍，爭先恐後，遂有邵相齡，唐拜虞，何進之等幾位爭勝的女士們，同年十月的初旬，即出而大聲疾

呼，似乎是不肯讓男子們專美於前。發起的通電，報名的徵求，四出宣傳，不遺餘力。然而會幾何時？所謂女子義勇軍者究在那裏？徒留國難史上一個名詞而已。至於一二八時，我們可敬可佩的邵唐何等三位女戰士們，可曾以身外作則？參加抗日的血戰，恐只有他們自己在明白。

此外若最近的「中華婦女救濟東北同胞協會」，那是要人們如吳鐵城，孫科，黃紹雄等幾位夫人所主持的慈善團體，我們似可不必加以討論。綜計上文已舉出的幾個組織，至少我們有這樣數點的批評：

1. 婦女救濟會所召集的一次抗日救國宣傳大會，在表面上似能啓發那時婦女界的沉悶的心靈，按照當時的環境，能可收到一部的效果。但是一度興奮，不能持久，究竟何補於事？該會後來之消聲匿跡，實有未當，因為它是上海最高級的領導團體。

2. 婦女救濟會既有了婦女團體聯合會的召集，則婦女救國大同盟似乎就是豐床架屋的組織了。凡是一地有了兩個以上的平行的組織，不是暗中在你是我和，就是背地

在互爭領導，該兩會的負責人員們，雖云那時是合作攜手，然而成績又在那裏呢？

3. 女子義勇軍的提倡，的確是合乎國難期中的需要，但以發起的人們有始無終，結果成了白紙黑字的宣傳，殊為可惜！

總之，上海一切婦女運動在國難期中所表現的工作，側重於外層宣傳，毫無澈底而有效的辦法，實為令人不滿意的主要原因，尙望今後辦理婦女運動的人們，不僅在國難臨頭的今日，要做一點切實而需要的工作，並且還要深入下層階級幹一番真正有惠於婦女們的遠大事業。萬勿仍蹈以往覆轍，周旋於有閒階級的婦女們之間，要知貼標語，發代電，以及列入於要人之林的虛榮是過去的陳跡了，我們按時論事，請你們上為顛危的國家和下為低層的女胞，從速地作一些迫切、深刻、和實惠的工作罷！（二二，三一六）

□欲明白上海的女性生活請讀上海週報□

上海教育界運動小史

章章

誰都知道上海學生們是做過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的。軍閥時代，一而再再三地組織學聯團體，「五卅」一幕，直接參加反帝運動，黨軍北伐，領導民衆作有力的聲援，九一八國難以後，請願示威，做得更爲出色。然而不知除了學生運動應該大書而特書之外，還有那教員們的形形色色呢！他們既有壯烈的記載，他們亦有神祕的新聞。

本篇所題「教育界」的字樣，即指教員的各種運動而言。當那軍閥專橫的時候，他們有一段令人印象極深的歷史，國軍抵達上海後的三四年間，雖無特殊的舉動，可是到了瀋陽事起，新興的人員們即來一次轟轟烈烈的花樣了。談到最近的狀況，殆已走入了正軌的途徑。茲爲行文便利起見，特分四個時代。

一、派系時代

上海未入國民黨政治勢力的掌握以前；有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者；（上海未改市以前，本屬蘇省管轄，國人對於握有全省教育勢力的教育會一派人物，簡呼曰省教育會系。）教權在握，匪特包辦上海，抑且操縱全省。凡是教廳的改組，校長的任用，甚至教員的進退，苟無省教育會的同意，事實上各主管人員們是不敢擅自行使權威的。所以本埠某報上曾有個小學教員這樣投稿說：「講到江蘇省教育會存在的時候，勢力之大，無與倫比。……假使是看教育會所介紹出去的位置，那是最穩固也沒有。設無大過，或是自己告辭外，決無搖動的危險。即使學校方面要辭去，定先要去徵求會中的意思，可見那時的省教育會，簡直比了現在的市教育局的權力，要勵害得多呢。」我們以此例彼，舉一反三，自可證明省教育會系的人們的權威（？）了。

省教育會系的幹部人物很多，比如黃炎培，沈孚恩，袁觀瀾（已故），賈季英等均為那時的佼佼者流，此中尤以黃炎培為唯一的首腦。試一翻上海十六年以前的報紙，幾乎每日均有黃氏的消息，主席也，代表也，發表談話也，赴省開會也，重要教聞欄上有他，時人行

蹤錄上亦有他，忙哉忙哉，固一時之紅人也！終以物極必反，黨潮湧來，省教育會系的所謂耀武揚威的時代，不能不作明日之黃花。

青天白日旗招展到江南，軍閥們是趕跑了，土劣們是匿跡了，不得已而求其次，遂又算到被人稱爲學閥們的舊賬了。省教育會系的沈袁賈等要角們，固已戰戰兢兢，不敢抬頭；而最被注目的巨頭黃氏，驚慌尤重。清查劣跡呀！制止活動呀！甚至通緝呀！通緝呀！滿城風雨！若熱若狂！黃氏畢竟是文士出身，很能有漢朝張良之「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本領。他乃暫避鋒芒，似形消極，除了私人友誼間的應酬外，凡同政治集會的活動，概不參加，如是過着不聲不響的生活，殆有三年餘。黃氏究竟是在痛苦呢抑是閒適；祇有他自己明白。後來竟「否極泰來」，曙光復現，終以蔣介石愛賢心重，召見入京的一幕，黃氏又漸漸地活躍了。時而北方視察，時而赴熱慰勞，近更成了滬津兩地方協會的柱石，至於中華職業教育社老大地盤，那是始終在掌握中的勢力。所以目前有人說：「省教育會系的勢力又在復活，時過境遷，焉知不能舊夢重溫？」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明

達如黃，或不致再蹈民國十六年以前一派一系操縱教權的覆轍。我們再退一步說，黃氏縱受左右包圍而在作如是的癡想，試問處此黨治環境下，究有何法以滿其慾望？

二、沉寂時代

上海當那黨軍到達以後，和市政府未成立以前的中間，並無「教育局」的名稱，政治分會等就是主持一切政務的機關。在此過渡的時期，上海教育界並無若何有聲有色的活動，不過此時有兩個暈花一現的組織，我們也不妨提出，一是教職員聯合會，它是侯紹裘、林鈞、高爾白和高爾松等所幹的把戲，滿想乘此操握上海的教育權，完成某種目的。無如用心雖巧，其如未能成事？一是江蘇省教育協會，根據多數人的傳說，省教育會系的一班先生，很想把它當做前江蘇省教育會的替身，暗中活動奔走，不遺餘力。凡是旅居上海較久的教育界人士們！莫不知有辣斐德路的教育協會其名。然而僅成了鏡花水月，今又何如？

市政府成立以後，教育局長一席由朱經農而保君建而魯繼曾而章懋的數任中，教育界是寂然無聞。章懋後任的陳德徵，他是黨委而兼局長，黨外的人們更難活動。徐佩璜代替了陳德徵之後，不久即遭逢「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國難，教潮則勃然而興了。至那徐佩璜去而潘公展來的今日，似已踏進了正軌之道，容當另述。

三、勃興時代

自從潘陽一炮，驚醒了本市工商各界們，教員們亦起而繼着青年學生之後而來做抗日救國運動暗中乘此有所團結了。但以背景太多，份子又雜，因而形成許多集團，各走各路。自表面言，固是勃興，自內况言，却屬混亂。茲將東北事變後的各種組織的情形，詳述於下：

一、混合的組織

A. 上海市教育界救國聯合會

這是一個大，中，小各校混合的組織，前年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成立，可算國難以後教育界首先的一個團體。它以學校爲單位，先後代表各校出席的有胡庶華，鄭通和，陸澱揚，王孝英，賈佛如，倪亞文，趙侶青，江問漁，楊衛玉，陳公魯，黎照寰等人。據說該會與前任教育局長徐佩璜有特殊關係，官民合作，吾人自難加以物議。例有事務自然是壯烈的通電和激昂的宣言。

B. 上海市教職員抗日救國會

這也是集合大，中，小等校於一爐的團結，同年十月間成立主其事者爲周斐成，黃造雄等人。當那假務本開會的時光，各校參加者多至數百人，頗極一時之盛。計其當選的委員，則爲胡庶華，童行白，陶百川，周斐成，黃造雄，吳修，馬家振，程寬正，張載伯，徐澤予，王孝英，陳濟誠，鄭紹慶，戴玉衡等二十七人，該會以會員衆多，職員盡責的關係，工作方面，自較教育界救國聯合會爲緊張。

二、大學的組織

A 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

該會組織的動機，似乎一望而知是專爲做國難工作的。然以其一切行動言，則又似爲有某一種政治作用的組合了。參加的人員甚多，較爲被人視爲幹部的則有王造時，左舜生，謝循初，廖秋如，章益，魯繼會，吳澤霖，鄭通和，金道尹，盛振爲，邵爽茂，余楠秋，陳選善等人。該會雖與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是平分春色，但後來仍不失爲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中的台柱。

B. 上海各大學教授協會

該會設立雖早，九一八以後，熱鬧得尤爲起勁。中堅份子，似與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中的人員不同。比如董伍堅，郜魁，周君適，曾義，黎國昌，張相時，全增嘏，陳薰民，黃稼初，凌翼文等人，均屬內部的要員。該會對於抗日工作，每在消極中出力。自與普通以團體爲政爭之工具有異。緣以參加者多爲學者，似不願列入於同流合污之途？

C. 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

該會的內幕，據傳有兩種說法。一說它是王造時所欲利用的團體，一說它是康選宜所欲操縱的機關，記者究非此會中人，自不敢憑着道途耳語以爲資料。不過，去年本市鬧着所謂各團體聯合的一幕，該會一二代表會爲競選委員，似乎也出了不少氣力來爭執，是則以最清高的教育界地位染上了一點政潮的臭味，或許是實。至於會中各位的台銜，寫來很多，我且暫省一點筆墨罷！（按：該會以往均屬籌備時間，於本月十九才正式成立。）

此外還有一個上海各大學聯合會，早經存在，係以各校爲會員，出席者自爲原校的主體人。在那緊急聲中，似亦做了些宣傳工作，茲不贅述。

三、中學的組織

A. 上海市中等學校教職員抗日救國會

該會份子，全屬私立學校，市立學校人員早經參加上海市教職員抗日救國會了。發起的主角，是那組織小學教職員抗日會的程祖欣其人。該會雖經選出籌備員如上海女

中的吳志騫，周逸休，澄衷的施伯侯，持中的勞念劬以及程氏（惠羣）等五人，可是有否成立？或是設立後的成績怎樣？記者實莫明其妙。況且會員太少，自難成功一個巨大而有力的團體。

B. 上海中等學校協進會

這為各校研究性質的組織，似與國難期中的工作無關，但以事實言，確為那時中等學校中的比較有力的團體。參加者有大夏附中，中華職業，省立上中等各校，而鄭通和，廖茂如等實為暗中的負責人。名為中校的組合，實乃幾個在政見上比較接近人物的小組。假使他們肯擴大範圍，徵求各方加入，合力去做些救國工作，以鄭，廖等的資望而號召，似可獲得效果，可惜某一種成見太深，未能計此，奈何！

至那『上海中等學校青年會抗日救國聯合會』它是教會所屬各校的組織。論到成績二字，亦無多大的記錄。

四、小學的組織

上海私立小學教職員抗日救國聯合會

這一個組織，範圍很大，事先曾有長時間的籌備，遂於同年十月間假了惠羣女中開全市代表大會成立。全市各區私小參加者尚多，例如中區的滬江，競立，清如，東區的澄衷，華成，士林，南區的精勤，市南，清心，北區的晶文，普志，里仁以及西區的培明，愛文等校，均屬該會的會員。組織方面，總會之下，設有東，南，西，北，中等各區分會。幹部人員，則是程祖欣，王光星，程明，葉心安，周璇珠，劉祥玉，馮樹華，杜椿蓀，陶偉英等人。後來並主辦過一次小學師生抗日救國大會於公共體育場，到有五千餘人。該會自形式觀之，似爲一個龐大而健全的團體，其實僅着重於外表浮華，而忘却小學教員們本身實際訓教的責任，或爲知者不取。

另有閩北『私立小學抗日救國會』設立雖在私小教聯會之前；但自全市小學有了聯合的組織，該會即無形消滅了。

上面已把國難以來上海大，中，小各校的活動情形，分門敘畢。綜看各種組織，風起雲

湧，一反國難以前的沉悶狀態，似爲可慶？然而羣龍無首，名目繁多，東有東的見解，西有西的立場，究非清高教育人們在同一目標下合力救國的態度。假使那時能站在同一的旗幟下，羣策羣力，協做抗日運動，如教育發達的上海言，或非其他任何團體所可比擬。吾故曰：「自表面言，固是勃興，自內況言，似屬混亂。」未識教育界諸公亦以爲然否？

四、軌道時代

依照上海各種民衆團體的進行狀況，市教育會早應隨着市商會之後而產生。可是籌備會雖遠在前年開幕，而中間困難重重，時經挫折，竟延至潘公展長教育局後始告正式成立。市教育會爲本市教育團體最高的領導機關，如在九一八前已出世，則國難期中一切疊床架屋的混亂情況，或可不至實現。至於市教育會所以姍姍其來遲的阻梗，據各教員們自己的宣佈，咸謂是由徐佩璜滿欲操縱而不能不假長期佈置的原因。所以本報同人郡與君所著「徐佩璜長教育局時之趣劇」一文中，敘述他教育會的經過情形，究

非無因。不過這是教育界的內部問題，作者亦無暇替他們弄筆，茲就市教育會的狀況，一加評述：

潘公展由農工商局而社會局而教育局，三度局長，經驗自豐。且旅居此間多年，各方尤稱熟習。潘氏於出長教局的不久，先即完成市教育會的巨大工作，好使全市教育運動有所遵循，此固不特不佩潘氏的卓見，尤可期本市教界前途的光明，記者所標題「軌道時代」者此也。所以該會成立之日，某報社論上，曾有「此為上海教育界大團結嚆矢」的讚語。即以該會的職員和工作言，似亦可不負吾人的期望。

市教育會的去年十月八日成立的，市黨部和教育局均經派員出席，選出有陶百川，張忠道，鄭洪年，吳修，黃造雄，周斐成，郝乃鼎，張載伯，馬家振，徐澤予，陳濟成（以上十一人是理事）周大融，毛雲，汪永之，王德昌，楊靜宜（以上五人是候補理事）吳開先，杜剛，鄭坦，程寬正，吳人騏，張笑天，陳白（以上七人是監事）張友三，顧蔭千（以上二人是候補監事）等二十五人為理監事，並由黃造雄，周斐成，張忠道（常理）吳開先（常監）等四人分

任理盛兩會的常務。談到最近的工作，如聘請各組委員，出版定期刊物，（出有上海教育界）派員北上慰勞（曾派出吳修北上）匯款接濟義軍等項，均為顯著的成績。而籌募滬校號一飛機的計劃，輕而易舉，尤較任何團體所擬辦法為精詳。深望該會邁力進行，切莫紙上談兵，那麼將來滬校第一號飛機，翱翔於上海天空，不特樹航空救國之先聲，抑且為教育界爭莫大之光榮也。（二二三，三三〇）

□欲了解上海教育界的情形請讀上海週報□

上海航空救國運動之過去與現在 章章

本文立場，是着眼於事實的記載，備作他日航空史料的參考而已，既不是評；也不是論，讀者諸君，請視爲較有系統的新聞可也。作者附誌。

一、發軔由來

我們就國防上講，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老實說，中國是一個毫無軍備的落伍國家，論陸軍，雖云是二百餘萬，然而不是有兵而無槍，就是有槍而無彈，論海軍，雖云是設有專部，然而不是近時的廢物，就是很小的噸量，惟有近代產物的空軍，在我們老大而又後起的國家，正可用「迎頭趕上去」的方法，努力圖強，或可補陸海軍的不足，這是人同此心的思想，這也是無可奈何中的辦法。

自「九一八」與「一二八」暴日以鐵鳥蹂躪我國土，拋擲我同胞，焚燬我房屋以後，國人更證明空軍國防的必要，上海為全國一切民衆運動的發動樞紐，同時又是「一二八」的慘事發生地，因此由民衆提倡航空運動的潮流，便在此間由醞釀而至於發軔了。去年停戰協定簽字以後，上海各種團體及愛國民衆們，對於航空救國的運動，興趣異常濃厚，至於在報章與刊物上，為文鼓吹，更屬司空見慣，同年七月以後，還有市商會王曉籟，銀行界林康侯，實業界虞洽卿，慈善界朱慶瀾以及華僑巨子胡文虎，外交宿將王正廷等，發起中華航空救國會的組織，上海空前的航空運動，於焉開始。

二、兩處籌備

湖自王曉籟等發起中華航空救國會之際，中央以救國運動必須政府與人民合作，特派航空署專門委員林我將來滬，指導一切，協助進行，此後即一帆風順，按步工作，仍以原有發起人擔任籌備事宜，成立籌備處於銀行公會，推舉李馥蓀等為起草專員，選出杜

月笙等爲審查委員，九月間正式開始辦公，並決定第一屆理事呈由政府聘任，以資鄭重。彼時設無軍政部航空署長黃葛二人互相遷調的阻礙，該會即可早觀厥成，或不致延遲到今年元旦日始宣誓成立了。

當該會發起以後，未隔多日，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主幹殷芝齡協同張蔭予、徐同鄰、姚壽秉、朱霖等，又有中華航空建設協會的籌備。雖云同時進行，成績亦殊不弱，該會會於去年十二月三四兩日間，與中國童子軍上海市理事會合作，組織童子軍航空建設徵求隊，全體出發，徵求會員，一時傳爲美談，加厚民衆對航空救國的觀念，但以愛國工作，分道而馳，彼時曾令人懷疑，終以事實的需要，乃有進行合併的運動。

三、合併談判

中華航空救國會與中華航空建設協會，雙方對峙，不特民衆時有流言，中央方面，對此尤爲注意。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氏在去年剿匪節駐軍防之時亦會由前方來電，謂航

空救國工作，最好通力合作，方能增效，並望即日劃一步驟，以正視聽，因此上海航空運動的組織，乃有合併的經過。

兩會的當事人如林康侯、殷芝齡等，談判雖有多次，始終未見有真正事實的表示。論其結果，中華航空救國會，已於本年元旦日成立。而中華航空建設協會，據吳市長一月十三日對記者談話，擬予明令取締，今後如何，尙難逆料。

四、成立典禮

中華航空救國會的第一任理事，前已說過，係請政府聘任，所有理事名單，在去年十一月間，即經國府批准備案，計被聘任爲理事者有王曉籟、史量才、王正廷、杜月笙、虞洽卿、林康侯、陳光甫、張公權、朱慶瀾、張伯苓、熊希齡、翁照垣、張惠長、劉沛泉、戴槐生、胡筠莊、胡文虎、李馥蓀、黃秉衡、林我將、王志遠等二十一人，均屬各界的泰斗，此中雖夾有南北各方的名人，究以原動力之上海的人員爲最多。本年元旦日上午開會時，該理事王正廷等假外

交大樓舉行就職典禮，到有國府代表吳鐵城暨來賓褚民誼、曾仲鳴、薛篤弼、王景歧、楊虎、謝武剛等盛極一時，而「余誓以至誠，遵行總理航空遺訓，集合民衆力量，輔助政府，努力航空事業，如有違背誓言，願受最嚴厲之處分」的莊嚴誓詞，尤令人肅然起敬。

宣誓就職既畢，隨開第一次理事會，爲遵照中央「統一民衆航空團體」的宗旨，卽席通過改名中國航空協會，取消「救國」二字，以成永久的團體。並又互推王曉籟、史量才、林康侯、王正廷、林我將等五人爲常務，職司專責，此外卽宣言通電，大會告成。

五、工作展覽

中國航空協會成立後，常務理事會已開兩次，航空專家林我將，任祕書長。如覓定極司非而路九十九號會所，製定會員入會手續及志願書表式等事，均經議決，並函市府當局，勸導所屬各局工作人員一律入會，以示提倡。

此外最令人滿意者，爲擬具「一二八航空救國運動大綱」，邀請各界共同籌備，既

可紀念滬戰，亦能促醒吾民，此事刻在準備中，屆時一番盛況，想必有驚天動地的舉動，敢望該會諸君繼續努力，實現航空救國的主旨，而爲國家造福，明年今日，請卽以特殊成績表現於吾人之前。（二二二，二二六）

【附註】編者按：中國航空協會自成立以後，卽行決定舉行「二二八航空救國運動」。當時擬以兩月爲期，集資三百萬，購機三十架，以爲全國航空救國之表率。後歷時三月，總共捐得一百三十餘萬，雖距原定數額，相差尙鉅，然在悲痛萬分的環境之中，有此成績，殊屬難能。現該會向美國所購戰鬥機十八架，業已全部運到，其中如『上海市』號與『滬工』『滬商』『滬校』『滬童』『滬寧波』等號，且已分別在江灣虹橋舉行盛大之命名典禮，當時市民之參加者，不下數千萬人，實開上海空前之紀錄，而足徵國人對於航空救國之熱烈也。

二 罷 救 國 運 動

易卜

上海名流的新鮮玩意兒

上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上海是一個神祕的地方；它既是一切救國運動的總樞紐，它又是一切亂國運動的大本營，而在暗中操縱和掌握者，即爲一班所謂「上海名流」。

我之所謂上海名流者，範圍很廣，有的是失意政客，有的是買辦先生，有的是著名學閥，有的是高等洋奴，有的是社會聞人，有的是馬路將軍，有的是黨務販子，有的是時代英雄，有的是洋化學者，有的是民運專家，有的是慈善大亨，有的是基督信徒。五光十色，新舊咸宜，上海雖大，幾成了這些所謂名流的天下。

九一八國難而後，除了極少數的真正名流仍保持着正軌外，一般別有用心的所謂名流們，就來大顯神通，東來一個「全國聯合」，西也來一個「民衆聯合」，甲來一個「救濟國難」，乙再來一個「協濟國難」，其實所謂「全國」和「民衆」者，原是一些騙人的把戲，所謂「救濟」和「協濟」者，僅見得紙上的宣言，他們是以國難爲題目，團體爲手段，而欲達到掌握政權爲目的。

他們的初步計劃是在高喊什麼「國難政府」、「政黨公開」的口號，動人聽視。第二步是欲在北方樹立軍事地盤（如扶植及吸收雜牌義勇軍和舊北洋系軍閥）以作政治上的基礎，現在已到了第三步直接行動的時期了！如有不信，現先舉一則驚人的祕密消息，以證他們究竟是救國呢抑是亂國？

日前自黃郛北上開始軍事的中日休戰談判以來，此間幾位另有懷抱的名流們，眼見機會到了，頓形忙碌，據確報，在上月（五月）廿四日晚間，所謂名流們會在威海衛路中社內，祕密集會一次，出席者爲上海地方協會的黃任之，杜重遠，東北義勇軍後援會的吳

山，馮少山，各大學教授會的王造時，左舜生，國難救濟會的郭松年，全國律師協會的劉士熊，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的陳定遠等十餘人，討論的議案大致如下：

一、反對政府與日妥協，推由黃任之王造時起草電稿。如不接受即取有效行動，實行罷市罷工與罷課。

二、除派代表與西南接洽外，北方並聯合孫傳芳吳景濂等取一致行動。

三、先由西南揭竿發難，上海則首先響應。詎料會議方畢，即被黨政商工學各機關所悉，比如吳鐵城市長，黨部常委的談話，市商會，教育會，總工會的聲明，豈真無的而放矢？故於二十六日假牯嶺路人安里義軍後援會續行密議之際，有某某二巨頭者，深恐干犯典章，即託詞不到，會場上的二等角色，復以前次會議之情形，已由吳市長談話中透露，恐慌極點，於是宣告流會。

讀者們！這是所謂上海名流們的救國主張，可謂別出心裁，罷市可以救國，罷工可以救國，罷課可以救國，甚致勾結西南聯絡孫吳，亦可以救國，讀者們！你們心目中亦知所謂

上海名流究竟是何許人也？嗚呼！所謂名流！

然而「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假使政府真有「長期抗日」的決心，亦不致予民衆以口實，事實所昭示的，一面僅抵抗，一面祇交涉耳！（二二，六八）。

□ 欲知道上海名流的活動情形請看上海週報 □

黨派與團體

中國共產黨的眞面目

章章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中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我們如果對中國目前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加以深刻的認識和研究，那末，就可以明白，中國是在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內受封建政治摧殘兩重壓迫下的一個產業和文化落後的國家。所以按照中國的特殊環境，討論中國的真正出路，應當是用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剷除封建政治的「民權革命」，更應以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手段來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而至於「世界大同」。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恰恰完全相反，他們是用所謂「階級鬥爭」爲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唯一法門。不僅分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且從旁助長封建政治的

抬頭。至於農民工人們破產和失業，更是他們直接所賜予的恩惠。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謬誤見解，十餘年來，國內各種書報，早有多量的論著。我們是仍從它的理論方面來批評，殊屬明日黃花，不值一顧，惟其行動如何？國人欲明瞭其內幕者甚多，本文所記述的範圍，完全是他們最近的確實事件。

我們若是從各省的黨化刊物上，或是剿匪司令部的情報上，所供給我們的材料，來批評他們的工作，他們一定要說我是本着某種立場，或戴着有色眼鏡的成見宣傳。現在特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公平辦法，介紹中國共產黨內幾個自首的要人的口供，揭開中的廬山面目。

(一) 路線的分歧

自有共產黨以來，據他們自己的結論，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中。十五年十六年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七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又發生對於農民問題和職工運動的錯誤。現在共產黨以所謂「鐵的紀律」來壓迫

不同的意見，在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爭論，但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又發現廿年二十一年的路線，也完全是錯誤的。因此，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就是共產黨爲怎麼時時刻刻犯着錯誤？正確的回答就是中國不適宜於共產主義的施行，不適宜擬於共產黨的存在，無論什麼路線，左也好，左也好，折中也好，總是行不通的。……朱宜之（註一）

中國共產黨從陳獨秀瞿秋白一直到李立三路線上，都發現同樣的錯誤，最近蘇維埃逼紅軍縮小與慘敗，固然是他們路線的錯誤所決定，而且拿着他們豬屎馬糞的集團來領導革命，不問路線怎樣？也是緣木求魚。……許畏三（註二）

（二）策略的錯誤

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是機械式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搬到次殖民地中國來，用「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試觀共產黨在整個工作上，組織總同盟罷工，結果是一處沒有成功，徒使大批工友們流亡和失業。組織農民游擊隊，結果是到處失敗，徒使農民們塗炭和流離。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地盤，結果驅使國內同胞們自相殘殺。

土地問題的解決，只使廣汎的原野没人去耕種。糧食集中的結果，只使飢餓載道。男子武裝的結果，只使到處的孤兒寡婦添多，十幾歲孩子就上線屠殺，美其名曰鞏固蘇區。一天只吃了兩次稀飯，號為優待紅軍。工農得到了政權，別的不曉得，只去做報私仇的勾當。種種事實，不一而足。……許畏三

中國共產黨根本沒有看到中國與西歐各國的不同，他們天天不高喊「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然而中國工人數量只有三百萬，這三百萬工人羣衆中還有最多數沒有脫離農村經濟封建關係，這樣微弱的力量，何能領導中國革命。這簡直是玩弄中國革命。……徐錫根（註三）

（二）組織的鬆懈

我們曉得一個偉大的政治任務，必須有堅強嚴密的組織。現在誰都知道共黨的當權者是陳紹玉，張聞天，秦邦憲等，他們因被派為中國國際代表的米夫的馬屁，假反立三路線為名，取消黨的中央機關，大施其把持黨權的怪癖。所謂公開號召加入黨的決議執

行的結果，真正工人沒有引進來，加入的大多是流氓和地痞。如滬西某支部三天竟加入了十個同志，實際檢查倒少了兩個，以至造成黨的空前鬆懈！引狼入室，使黨受了無窮的破壞，至於官僚主義的腐化，徒使下級幹部作犧牲品，更是我們實際工作同志所切身感覺的問題……許畏三

共產黨在組織上，既完全處於崩潰的境地，經過三個月準備的「十月革命節」結果只到了幾十個最積極的幹部。這毫無問題的，使羣衆脫離對共產黨的幻想……

朱宜之

(四)內部的分裂

因爲中國國情，不適宜於共產黨的存在，所以共產黨的內部，發生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了左傾的立三路線，便有立三派的形成。有了右傾的機會主義，便有取消派的分化。更有所謂陳紹玉派，周恩來派，以及各式各樣的派別。

共產黨內部，既日益走到分崩離析的狀態，大部份的下級幹部，均不滿意於上級的

領導，繼續不斷的提出反對的意見。而這些提出反對意見的下級幹部，時常受到上級的嚴重處罰和打擊，層出不窮的向國民黨自首。最近幾個月中自首的共產黨員，已達五百人以上，這個驚人的數目字，更證明共產黨的崩潰……朱宜之

(五) 廉恥的喪失

共匪欺騙我們無智識的女子。他們在女子軍中，以「我愛」二字說是我們求出路。實在一個女子要去找尋愛人，試問世界上有幾多人可愛？我們怎樣找得了？尤其是日日都去找尋愛人，豈不是娼妓化？亦是人生最羞愧的事。但是我們不找愛，共匪就說我們是不革命，是不做黨的工作，把我們監禁起來，或者罰我們到農場去多做些苦工。

我們以為想解決女子不平等的問題，所以跑入共匪巢穴中。不料共匪是個最不平等的，所有一切工作，皆由男匪去支配。我們雖是女子首領，但共匪不以我們為然的。而且共匪組織，是注重以婦女為調劑男性的枯燥……龐琼花（註四）

(六) 信仰的低落

現在共產黨的中央派，爲要維持他最後的統治，就採用武斷宣傳說：「中國革命高潮馬上到來，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馬上就要完成，中國蘇維埃革命馬上就會成功。」這樣來欺騙羣衆，來籠絡下級幹部。這樣的宣傳，遠在十八年即已開始，現在已經四年，所謂日益擴大蘇維埃區域，他是東竄西逃的流寇。

因此它在羣衆中的影響，一天一天的破產。羣衆對於它的號召，已由消極的不睬，轉到積極的反抗。如號召罷工時，工人回答說：「這是共產黨的搗亂，」所以沒有那一次罷工是由共產黨號召起來的。號召示威時，羣衆回答說：「這是拿我們開玩笑，」不惟自己不去參加，還勸別人不要去參加，所以沒有那一次示威有多數羣衆真正去參加的。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些鐵的事實，把極多數的羣衆對共產黨的幻想打得粉碎。所以共產黨完全沒有羣衆擁護，是一個光桿的幾個野心的人家的集團……：……：朱宜之

(七) 抗日的障礙

共產黨在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之下，來延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

絲毫反帝國主義的實際工作，而且阻礙民衆的反帝運動。尤其是在「一二八」事變以後，共產黨號召總同盟罷工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其實這不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破壞反日的統一戰線，是搗亂抗日的後方。……朱宜之

國難的當前，他們是到處煽動士兵的譁變和農民的暴動，並又無條件的指定紅軍進攻各大城市。外侮紛來，無以爲禦。誰爲戎首？誰是破壞統一的罪人？……許畏二

夠了！不必再多寫了。以上均是出自共產黨幹部自首以後的言論，自屬千真而萬確。

最後我再引證共黨要人黃平最近在招待首都新聞界席上所講的演詞，以作本文的結論：

第一：共產主義在蘇俄尙不能實現在中國更決無成功的理由。

第二：中國人民的痛苦，在澈底掃除殘餘軍閥，消滅內戰，而不在「階級鬥爭」。

第三：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逐漸肅清封建勢力的剝削，絕非所謂共產革命所能實現。

附註：(一)朱宜之是十五年九月間，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二月，在武漢中央軍校讀書，正式加入共產黨，參加「西征」戰役。曾任徐海蚌特委祕書，江蘇互濟會總祕書，江南區總主任，上海市總主任，及總會祕書長等要職，共有七年的歷史。文見本年一月三十日申報。

(二)許畏三是工人出身，「五卅慘案」時，由上海赤色總工會張佐人及西區婦委吳洗清二人介紹入黨。曾任上海赤色總工會組織部長，江蘇省委紡織總會黨團書記等職。一九三〇年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執委，親自領導過三次赤色慘暴，亦共有七年的歷史。文見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

(三)徐錫根曾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及中共六次大會，先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蘇省委總主席，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黨團總書記，全上海工聯會委員長，湘鄂區分局常委等職，均屬共黨中的要職。文見本年一月十九日香港中興報。

(四)龐琼花是瓊崖紅軍中的女連長，文見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中興報。(二二四，六)。

如是我聞的國家社會黨

章章

(一)

本來，在「以黨治國」的原則下，黨外無黨，自屬天經而地義。可是事實告訴我們，自「九一八」國難以後，除了原有的所謂專事暴動的共產黨和所謂迴光反照的青年黨而外，若隱若現似有似無的新黨，始如雨後春筍，北方傳來一個「農工」(?)南方又傳來一個「聯治」(?)而國家社會黨的新聞，鬧得尤為起勁，一若非組政黨不足以言真正抗日救國者。其實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藉公利私，早不值識者們一顧。

關於國家社會黨的情形，正如記者在上期討論，社會民主黨一樣。既不能肯定其有，亦不能預斷其無，虛乎？實乎？莫明究竟？二年以來，雖在各種刊物上載得如龍似虎，但從未見該黨正式宣佈過是何年何月所成立。不過，現據各方傳說，該黨似在進行，以北平為發

輒的根據地，以上海爲活躍的目的地，不僅在宣傳理論，而且在祕密行動，我就謠聞的事實，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派的各方面，暫作一次人云亦云的反宣傳。

(二)

國家社會黨的理論，據說是以張君勱張東蓀等所主編的再生月刊爲代表，而與上海刻已停版的主張與批評遙爲呼應。（關於王造時參加國家社會黨的傳聞，容後敘述。

至於他們所主張與反對的中心思想，我現在分論於下：

1 他們所主張的是「全民政治」，不曰「全民的合作」，即曰「政治信條，乃是全民福利的信條。」然而全民政治的精神，是在實行普通選舉。試問中國四萬萬的人口中，不識字的文盲，倒佔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仍由少數野心家所操縱的所謂普選，究竟能不能代表全民的真正意旨？「民元以後的選舉經驗，已經使我們得到不少教訓，而今日的民衆，依然是當時的民衆，（縱有進步，亦是微乎其微），果有何法能使普選成爲有效的選舉？」

2 他們所反對的是實行「訓政」，一曰「訓政與一黨專政，有何必要的關係」，再曰「必須先要實行憲政，而後可以有訓」。要知國民黨黨治的靈魂，即在訓政。「訓政的價值，即在以訓練民衆參政的能力，使並無運用三民主義政治能力的中國人，具有能力去實現三民主義政治，這是以開明專制來實現憲政的辦法。」三民主義政治倘若沒有訓政，是要失敗的，決不能使中國政治一日一日的近於正軌。（我所以引證三民主義政治的文句，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並不反對三民主義。）

而且我們聞了多數人的論斷，他們也是同國家主義派一樣。要想在國民黨的一塊肥肉上，藉此來楷一點油，於願已足，並不是真以堂堂政黨奪取全部政權的手段，來實現他們政治主張的，我再來引據他們自己的言論，當可證明此言之爲確。什麼「國民黨執政以後，早應聘全國碩彥，共謀國是」，什麼「在黨外有才能和有志節的人士很多，因爲黨治排斥異己，顯然地不能共謀國家的進步。」這些不打自招的口供，所謂「碩彥」所謂「才能」，中國雖大，非指張君勵之流而何？

(二)

國家社會主義派的份子，除了張君勱張東蓀二人具有首領資格外，據云朱亦松吳屏馮森林志鈞彭基相梁實秋方剛，諸青來，王造時等人，亦均屬主要的人員，他們內部的情形，先後曾有如下的謠說：

1 張君勱的政治與經濟的背景，是以段祺瑞為靠山，有說再生月刊的經費，吳佩孚亦有每月五百元的津貼。日前並傳張會親往濟南一次，擬向韓復榘聯絡，以找軍事基礎，但未得要領而返。

2 朱，吳，馮，林，彭等人，專負宣揚理論的責任，而以再生為初步的地盤。

3 諸青來本屬青年黨中一位有名的健將，現在是否是拋棄原有立場而改作「馮婦」者，尚待證實。或云諸已任國家社會黨的二等要角，現並負該黨組織上的任務。

至於王造時的黨籍問題，傳聞紛紜，莫衷一是。如以上海方面的消息，王因早為獅子的走狗，仍與陳啓天，余家菊，曾琦，左舜生等互通聲氣。但就另一方的確訊，王在理論上，實

與單純的國家主義，有所衝突，而與國家社會主義，則合胃口。王於去年曾假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代表之名，名爲遊說平津，實乃親與二張（君勵東蓀）面洽，正式加入合作，並負該黨在上海組織及宣傳上的全責。王自返滬後，除爲再生撰稿外，並主辦主張與批評，以作南北雙管齊下的吶喊。故王目前不僅是脫離了獅羣，且成了所謂國家社會黨南方的主角，然乎否乎？且待記者詳細調查後再向讀者報告。

（四）

他們的理論是不合潮流，他們的背景是依靠軍閥，他們的份子更是垃圾一堆，無論已有此黨抑是正在預備組織，前途造就，我們均可想見。寄語陳王諸君，請本國民的資格，請以一己的才能，爲民族爲國家着想，獻身社會，「本位救國」。萬勿墜蹈民國初年政爭紛紜的覆轍，而走北洋官僚政客們不擇手段的舊路。要知國勢衰弱如此，內政最能影響於外交，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者，實爲至理名言，我們希望「大家開拓心胸，一致以國事爲前提，個人的權位利害關係小，民族存亡的關係大」，乘此國難當前，團結內部，所有

一切錯誤的政治手段，希望隨東流而逝去，未識國家社會主義派的人們聞之，亦以爲然否？（完）（二二，一一九。）

□要曉得黨派的活動情形請看上海週報□

如是我聞的社會民主黨

章 章

(一)

「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近來傳說紛紜，甚囂塵上。虛乎實乎？無人敢作肯定的回答。將謂有此黨乎？然至今未見其宣佈政綱（指現在而言）將謂無此黨乎？然各刊物已有多篇記述。本來；中國是一個「謎」樣的國家，有此「謎」樣的事實，宜也。

九一八事變以後，各黨各派的失意份子們，以「國難政府」相號召。爭先恐後，公開活動。靠着救國招牌，營着利己勾當。對於國民黨的所謂一塊「唐僧肉」，無不思加染指。因而東也組「黨」，西也組「派」，有沒有主義，可以不管，有沒有黨員，可以不問，祇掛黨的虛銜，不務黨的實際。什麼國家社會黨呀！（張君勵、張東蓀等）什麼聯治社民黨呀（章太炎、孫傳芳等）甚而有什麼中華農工黨與中國工農黨呀！五花八門，天昏地黑。但是人

云亦云的新黨雖多，此中究以社會民主黨的聲勢爲較大。

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消息，前面說過，各方注意者甚多。南京的時代公論，既經述及，新出版的前途雜誌，亦有批評。現就傳來的零星新聞，作一簡單的評述。果有此黨，我算是有的放矢，若無此黨，我算是無事而忙。

(一)

我們以社會民主黨的歷史言，它在中國的來源，據個人管見的推測，約有如下的兩個途徑：

第一；江亢虎長上海南方大學的時代，曾有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凡是南大學生或關心政黨的人們，莫不知之。江苦心規劃，時加改革，由自救會而民主黨，由民主黨而社會民主黨，更由社會民主黨而新中國社會黨。宣傳既烈，羣衆亦多，嚇嚇一時，國人注目。（北京曾設有南大分校，即爲該黨的支部）後來終以不合中國的特殊國情，再因江染復辟嫌疑而遠離祖國，該黨即漸趨沉寂。江自任職美國某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主任以後，對於黨

事，並未繼續鼓吹，事實上現已烟消雲散。

第二；劉文島在漢口市長任內，據聞亦組有社會民主黨。那時劉任國民黨治下的官吏，且屬數一數二的大員，表面上實不敢公開計劃，惟有祕密進行。所有黨內幹員，數量不多，因而無聲無色，似不爲國人所注意。宣傳方面，雖出有社會週報一種，後來亦告停版。迨劉改任駐德公使，該黨以領導無人，遂更無發展之可言。

然而目下所宣傳的社會民主黨，既不像胎產於前，（江亢虎）亦不類出源於后，（劉文島）根據多數人的論斷，却爲國民黨陳銘樞所主持的另一組織。陳在甯粵和平會議之時，雙方均有關係，周旋便利，「時勢造英雄」，遂一躍而列入國府要人之林。那時文有院長尊銜，武則衛戍京滬，「蔣汪胡何人也，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既因領袖慾的作怪，復有學者們的捧場，遂有該黨的成立。傳聞如是，確否待證？

（二）

社會民主黨的重要份子，現就各方傳說，則有王禮錫，劉仁靜，漆淇生，孫寒冰，區克宜，

梅龔彬，胡林厚，張相時，胡秋原，樊仲雲，李季，李麥麥，沈起予，羅章龍，等人。王劉等以神州國光社爲宣傳的根據地，滌區等以暨南大學爲活動的大本營。至於李沈羅諸人，原爲共產黨取消派的健將，現復拋業立場而來右傾投降者。此外若在逃的陳孚木，被捕的彭述之，聞亦均屬該黨的幹員，果如此說，該黨實垃圾一堆，各色俱備。國民黨的同志既有，共產黨的同志亦有，文人學士們既有，官僚政客們亦有。他們的理論不同，他們的主張自異，目前的立場，既各互殊，將來的行動，當難一致。一面要向左，一面又向右，甲方主革命，乙方又做官。所謂「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也。（指各有原來背景而言）我並非是危言聳聽，故張其詞，實以該黨的組合，份子太雜，以如是的政治集團，而冀能做到掌握政權的政黨，則張三李四們烏合之衆，亦可登中國的政治舞台，雖屬三歲孩童，亦當知其烏乎可。

（四）

就是退一步說，承認目前中國已有了這樣一個黨，並且也承認該黨有絕對成爲事實之可能。但他們政治的主張，實難有過人之處，仍不如已有的政黨。張雲伏先生對於社

會民主黨的前途，已有極精透的估量，現在引一段，作為本文的結論：

「他們（指社會民主主義派）對於現實政治，不出三種趨勢。一是要國民黨開黨禁，準備在民意代表機關裏面去發揮他們的意見。其次，是有所寄託於某某實力派，藉苦迭打以移轉國民黨的政權。倘若這兩者都不是，一定是主張實行一般的議會政治，一方面可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方面可藉議會以實現他們的政權。我想這三種道路之中，第三種道路，一定為他們所不取，必定是在第二和第一種道路中選擇其一。倘是採取第一條道路，到還不錯，若採取第二條道路，則他們有些自損政黨的價值。即以採取第一條道路而言，看不出他們所不同於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異點在那裏？若把民意機關利用為政爭之所，使國難當頭的中國，其政治為這種發言盈庭的變相議會所支配，則中國必因是而益紛亂，甚至因欲而底於滅亡，亦未可知。要是他們將在民意機關中去援助國民黨，則他們之組組，除去拉攏某個人為自己增加勢力，從事封建式的競爭政權而外，可謂毫無意義。老實說，這派人既無

明白的最高政治原則，單純的馬克思主義，或辭證法唯物主義的觀點等，空洞無用於今日的中國政治。〔二二，一，一一〕

□ 欲知各黨各派的真相請讀上海週報 □

第二黨在江西

楊甫

江西。在以前，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一個不足重要的地方；財富既不及江浙，政治上的重要也遠不及兩湖安徽，所以曾國藩在打「長毛」的時候，有「甯失整個江西，不可失去徽州」的話。但是近年來，江西似乎是走了桃花運，你看看江西不是成了共產黨的大本營，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點嗎？還不止此，特點還多得很呢！

江西，是紅蘿蔔（此紅蘿蔔非小菜場之紅蘿蔔也。欲知就裏請詳『王先生傳』的出產地；江西，是A B團的發祥地；江西，也是第三黨出過風頭的地方。我在這裏要說的，就是第三黨在江西的一段歷史。本來第三黨原是無所謂的，而當初江西是第三黨的唯一有組織的地方，可以說是第三黨主力所在。但究竟是怎樣一個情況呢？讓我把當時的事實，很忠實的寫出來吧，雖然現在第三黨已經死滅了，而且就時間說，這事情過去已有好

幾年了，但我們在這些事實中，可以了解買空賣空的第三黨，是一種什麼東西，所以也決不把牠當作明日黃花看待。

在若干年前，我有一位朋友曾做過一首『誦鄧演達』的詩，對於第三黨備極其冷譏熱諷之能事，祇記得中有句云：

江董琴馬術精巧，

胡蘭畦又醜又騷！

江董琴是第三黨福建方面的負責人，而胡蘭畦是第三黨江西方面的要角。第三黨的全國組織，以江西福建為最佳（江西尤為重要）。在福建之所以有這樣成績，（？）在乎江董琴之『馬術精巧』，所謂馬術者，拍馬之技術也。江董琴在福建，唯一的工作，就是拍荳腐師長張某的馬，所以第三黨能夠在福建立足。至於在江西之所以有這樣成績，（！）不待說，這是由於胡蘭畦之『騷』！江西成績之所以又優於福建，這就在乎女人的騷，其功效究竟勝過男人的馬術。我那朋友那首『誦鄧演達』的詩，雖然造句不免刻薄

一點，但的確可說是千古佳構，不愧爲今文觀止中的一篇傑作，全詩雖惜未傳於世，然而單是『江董琴馬術精巧，胡蘭畦又醜又騷』兩句，已經抵得過滕王閣序裏面的『落霞與孤霧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了。

關於江董琴在福建表現馬術的情形，等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再來作一個說明，此處祇說江西。

首先，我要來介紹這位江西第三黨的主角，胡蘭畦小姐（？）胡小姐是四川人，這人所共知的，而且，他正和王禮錫一樣（見本書王先生傳），歡喜把她自己的履歷寫在報上發表。那是前年，她從德國跟了某夫人回來的時候，在上海接見新聞記者，發表她的履歷如下：

胡蘭畦女士，四川人，婦女運動之先進也。曾任漢口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代理中央婦女部長，江西省政府委員等要職。

你看看胡小姐是多麼重要的一位人物！但事實上，這都和王禮錫自己所開的履歷

部長。革命軍到江西後，他又任省黨部組織部長，總工會委員長等要職，在南昌，也可算是一個C P紅人。後來清黨以後，他也退出了C P，利用他的特殊的本領，仍舊安安穩穩住在南昌城裏。他的確是有特殊的本領的，比如他在南昌，與各方都有交往，上自省府主席朱培德，下至車夫苦力，無不有來往，以他的能力，在第三黨內，當然也可算是頂兒尖兒的，所以他成爲江西第三黨的領袖，是沒有疑問的。但實際上，胡蘭畦還是很重要——甚至可說比李小青更重要。固爲這些行委，除了李小青以外，其餘都是在她庇護之下，簡直可說是靠她吃飯，靠她生存，而整個第三黨在江西的活動，都是在她掩護之下的，所以她是江西第三黨的最重要的人物。

第三黨在江西，行委是最高指導機關，而行委中除書記李小青一人以外，其餘都是在省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服務的，所以可說省政府是行委的基礎。行委成立以後，即決定如下的工作綱領：

(一) 積極吸收新黨員，尤注意於黨務學校及各中學：

- (二) 成立訓練委員會，積極訓練黨員；
- (三) 擴大宣傳，奪取民國日報及新聞報的領導權；
- (四) 極力反對 A B 團；
- (五) 混入改組派，在改組派起黨團作用；
- (六) 極力參加省政個府衛隊工作；
- (七) 建立各地組織。

爲了建立各地的組織，成立了贛東，贛西，贛南，贛北四個特別委員會，再由特別委員會去進行各地的組織。當時派了甘竹溪爲贛東特別委員書記，駐景德鎮，因爲浮梁縣治在景德鎮，而甘竹溪是做了浮梁縣政府的書記，就以縣政府的掩護，做第三黨工作。派韓陽初爲贛西特委書記，駐吉安，韓陽初那時在國民黨吉安縣黨部工作，以縣黨部的掩護，作第三黨工作。派黃某爲贛南特委書記，駐贛州，也是以縣政府的掩護來做第三黨工作的。派何坤爲贛北特委書記，駐德安，何坤是駐德安靖衛隊的教練官，所以他在靖衛隊掩

護之下工作的。這四個特委總算成立了，但都是在政府機關或黨部掩護之下的，所以有人譏諷第三黨不是做羣衆運動，而是做官僚運動，這倒也是事實。

在政府機關的掩護之下，當然是不能做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不能深入羣衆。所以儘管第三黨省行委給上海偽中央的報告寫得如何轟轟烈烈，而實在是不行的。在那時江西第三黨雖號稱極盛時代，但事實上也祇有一個空架子，沒有一點羣衆基礎。

這四個特委，簡直是沒有一點成績可言，倒是在南昌省城，他們拿到了幾個報——江西新聞報，南昌民國日報，省政府策進週報等。在第一中學等幾個學校裏，也安插了幾個人。而在楊池生（第九師師長）楊如軒（第二十七師師長）那裏也安插了幾個人，但也僅此而已！

當時由劉韻清計劃編輯一個秘密刊物但事實上是沒有實現。

如上所述，第三黨的基礎，完全在各級政府機關（這是胡女士的馬蚤的功勳）這些政府機關如果不改組，胡女士不倒，第三黨在江西當然還可以苟延殘生的。不料天不

做美，省政府改組了，去了朱培德，來了魯胖子，胡女士不能不滾蛋了，好在她與王軍長有交情，拿了五千元，一溜煙跑到德國去了。樹倒猢猻散，第三黨當然是倒台了。

在胡蘭畦沒有出國以前，劉韻清和她還在法國醫院演了一幕求婚不成的喜劇。劉韻清平時因為常常摸摸胡女士屁股，捏捏大腿，以為胡女士大有意思，况屬同志，向她求婚，當無問題，那料竟碰了一個釘子，失望之餘，病了一場，及至疾愈出院，胡女士已在印度洋中了，此時第三黨大勢已去，劉韻清也祇得往漢口跑了。

在這許多行委中，王品三首先倒戈做官去了。任仲民加入了CP，不久就在南昌被捕槍決。何坤也加入了CP，由江西到上海，由上海被派到南通去任偽紅軍十四軍代理軍長，死在戰場上了。劉乙青到南京去做了小官。韓陽初跑到湖北故鄉了。胡女士又出了洋，劉韻清又回到武漢去了，南昌祇剩了李小青一個人，好在李小青是著名的滑頭，他不幹第三黨了，還是可以安安逸逸坐在南昌城裏。

江西的第三黨，就是這樣的完結了。（二二，八一七）

取消派又告分裂

何瑾

本來，取消派根本就不成東西，馬玉夫自首以後，取消派事實上已祇剩了一個屍骸；陳獨秀被捕以後，連這一屍骸也被埋葬了。現在雖然還剩幾個取消派的小卒，但取消派之已經消滅，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最近，這幾個僅剩的釜底遊魂，又宣告分裂。原來取消派殘餘高語罕、劉鏡園、李麥麥、嚴靈峯、杜畏之輩，最近曾召集所謂特別會議，討論進行方策，乃竟不幸大起衝突。原來高語罕一派，認為取消派已不可為，故主張向幹部派妥協，仍回到共產黨內。但是劉鏡園、李麥麥、嚴靈峯輩，以為取消派因已至山窮水盡之境，而幹部派亦不足成事，故極端反對向幹部派妥協，而主張與社會民主黨取得切實聯絡，甚至併為一黨，亦無不可。高語罕聞之，大為震怒，以為從前與幹部派鬥爭，乃為路線的不同，而與社會民主黨，在我輩列甯主義者看來，實為賣階級之叛徒，今竟欲與叛徒攜手，實際即投降

叛徒，此烏可？但劉鏡園等則以為社會民主黨即係馬克思主義之集團，與社會民主黨合併，並未叛亂。當時雙方爭執甚烈，不歡而散。

劉鏡園李麥麥等一輩，現已決定與福建方面之某某一派，取得完全聯絡，必要時可以放棄取消派之招牌。而高語罕之態度，則更為消極，蓋取消派已不足有為，社民黨不屑加入，幹部派又未必收容，故頗為灰心。取消派又經此一度分裂，殆完全滅亡矣？

(二二，八一七)

■上海週報每期有揭破各黨各派密祕的文字■

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始末記

章 章

(一) 成立的由來

——國難團體應運而生——

民衆精華有機可乘——

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騷然！上海的國難團體，有如雨後春筍，甲方組織救濟會，乙方組織協濟會，東邊成立急進會，西邊成立促進會，遍地是「抗日」招牌，到處有「救國」委員。今日宣言，明日通電，熱鬧得有聲有色。自表面而言，這是民族復興的現象，然一探究竟，或許要令人懷疑。

上海是著名的各派潛留五方雜處的地方，一班所謂政客，聞人，領袖，掎客，在野名流，洋化學者，馬路英雄們，均在此大顯神通，平時既無事生風，有事更掀風作浪，他們鑒於團

體的林立，實不能表示出雄厚力量，而達到各人所要達到的慾望，於是有各幫主角王漢良，李次山，殷芝齡，王造時等分工合作，大演一齣「全家福」，遂有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他們的份子既雜，背景自各不同，「民」字派也有（在野的某巨公）獅子派也有，甚至省教育會系，北洋餘孽的份子亦有，各有各的用意，各有各的野心，此中以「民」字派的勢力為最大，獅派次之，其他則搖旗吶喊而已，這一個同床異夢的團體，成立的由來如是，他們怎樣在「聯合」？怎樣在「救國」？可以想像而得。

（二）參加的團體

——團體界派重複代表

民衆們有特務委員——

救聯會的參加團體，據他們自己的宣佈，先後共有八十九個之多。不過，我們要是用科學眼光來詳細地分析一下，該會除了律師公會，醫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市商會，總工會，（市商會是否派代表參加，總工會是否合乎現行法令，尙待研究）轉運報關業同業公

會，百貨業同業公會，（假使市商會真有代表，前兩個公會，就不應重複參加。）郵務工會，人力車夫工會，（既承認領導全上海工運的總工會出席，各工會不應再派代表。）各大學教授抗日會，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中國婦女大同盟，女子參政會，廣肇公所，廣東旅滬同鄉會，潮州旅滬同鄉會，華僑聯合會，華僑救國會，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江蘇國難救濟會，國難協濟會……等，僅佔少數的職業團體和一再重複的社會團體外；其餘如民衆特務委員會，民衆自動救國會，各大學學生自動抗日會，中國革命學生會，教育界聯合會，抗日急進會……等，不僅是有名而無實，甚至還有會而無人呢！

上海職業團體與社會團體的總數，至少在五百個以上，即使退一步說，承認該會的全體會員，均是真正代表民衆的合法團體，也不過約佔了上海各團體全數的五分之一，所以有人說：「九一八以後……刻一個木戳，寫一張紙條，不必有會員，不必有會所，即可到處參加團體，發表宣言。」這的確是一針見血。

（三）改組的風潮

——八個團體首先反對

莊殿會場連爾行兇——

救聯會的份子，五光十色，本來就是一碗「大雜脮」，他們因利害衝突而分裂，自然是意中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該會開第十四次理事會時，曾由總工會代表陳培德等，提出改組，遂有選出全浙公會，各馬路商總會，市農會，納稅華人會，大學生聯合會，市民聯合會，總工會，中華學藝會，市商會，地方自治協進會，招商局五碼頭工會等十一團體為新常務理事的事件，一場風波，於焉開始。

自新常務理事會成立後，即有全國律師協會，抗日急進會，憲政促進會，青年會會員抗日會，會計師公會，全國道路協會，四川旅滬同鄉會，廣東同鄉會等八團體，首先致函反對，振振有辭，略謂「理事會開會，事前既未通知全體，臨時突然提出改選議案，於會章毫無根據，事後檢閱簽到名簿，竟有所謂中國學生救國會，廣東體育會等非理事，又非會員之代表，冒充理事，參加表決，顯屬違法，當然無效。」並請「原任常務理事，不能擅自移交。」

這是自己宣佈的罪狀，這也是他們內部的臭聞！

該會鑒於風潮的擴大，乃於同月三十一日，假青年會召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誰知一波未平；沈祖儒與俞康爭執代表資格的問題又起，這邊說：「我乃大學聯的真正代表，你是毫無根據，不能出席。」那邊說：我是代表各大學學生自動抗日會的，你在杭州讀書（沈是法學院學生，院址曾遷到杭州）不應參加，先之以口，繼之以拳，由爭而打，由打而傷，所謂「抗日救國」的會場，竟成了講武堂，沈是單身獨馬，被人踢破腎囊，俞有龍侃協助，自然較佔優勢，後來曾對質法庭，互道醜史，判決的結果；俞康龍侃二人，各以傷害罪而受五十元的處罰，擂台武劇，就此閉幕。

（四）新舊的對立

——牯嶺路老店仍存在

小西門新號又開張——

救聯會的改組風潮，是新舊對立的先聲，代表大會中的一場惡打，是新舊對立的開

幕，不過；這是些表面文章，其實是大有內因在：

該會在起初時，老幼一堂，尙能在一條戰線上工作，據說後來有兩位老板在競爭，遂形成了新舊的壁壘，舊派有殷芝齡，李次山，吳漢等健將，重握新輿勢力於不顧，新派有王漢良，沈祖儒，陳培德等幹員，亦置老朽先生於腦後，他們均以常務理事會的地盛，爲逐鹿的唯一目的，所以在舊派勢力範圍下所召集的改選大會（即五月三十一日在青年會的代表會）「大學聯」竟未能當選，總工會亦僅列候補，新派人員在此種欲進不能欲退不可的環境下，惟有舐破紙窗，另樹一幟，不顧民衆的唾罵而實行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是甚麼？權利而已矣。

當該會對立的時間，笑話百出，舊的說：「會所仍在牯嶺路。」新的說：「會所已遷宣講團。」北邊說：「會印是木質方形。」南邊說：「會印是長方篆體。」你說我「假借名義。」我說你「非法組織。」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民衆們頭昏眼花，報館內生意興隆，所謂救國也者如是如是！

對立的原由如此，對立的怪像又如此，誠令人作三日嘔。

(五) 表現的成績

——連篇文字徒託空言

「救國宣傳」別開生面——

救聯會自成立以來，瞬近一年，綜計他們的成績，除了反對「協定」（即上海停戰協定）宴請專家（討論國際貿易及國際匯兌由國家管理草案）電慰高友唐（高是監院委員，曾提出彈劾汪精衛案）挽留十九路軍，營救愛國志士（揮蕙芳）抗爭鴉片公賣以及其他一切上自國家大事下至個人小事的「特此通電」「謹此宣言」外，要以舉行「救國宣傳週」的把戲，最爲出色，還值得提出的。

「救國宣傳週」是在七月初旬舉行的，播音演講，化裝表演，並於各影戲院開映五彩燈片，先後在租界（甯波同鄉會）南市（上海女中）浦東（震修小學）開幕時，均能吸收一般民衆來熱烈地參加，較之以往僅是紙上談兵的老調，的確是較高一等。

不過，這一點工作，是小西門救聯會所謂新派的青年份子所幹的，舊派的老朽先生們，始終是通電與宣言的玩意兒，並未見有其他的特殊的成績。

(六) 最近的狀況

——大律師院長夢難圓

小代表春籟又別奏——

救聯會自南北對立後，內部力量，逐漸分散，最近除僅有一塊招牌外，實無精神之可言，茲就雙方近况分述之：舊派中有徽幫某律師者，在牯巔路的舊會中，大權在握，勢力最雄，他所以要拚命操縱的最大目的，據說是要引起當局的垂青，來一嘗地方法院院長的滋味。不過，該會既已分裂，實力空虛，事實上並不值得當局的注意，此其一。而他們的後台老闆，是一位在野的人物，並不是當朝的顯貴，此其二。有此二因，某律師的院長野心，至今依然是夢，因而心灰意懶，一反從前，「樹倒猢猻散」，更是當然之事，所以在十一月二十日，該會雖在威海衛路中社內開了一次代表大會，也不過是點綴門面，免人訕笑而已，實

際上僅是一個所謂「軀殼」了。

至於小西門的新會，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中有一位曾被打傷到過法庭所謂勞苦功高的小代表沈祖儒者，（他是大學聯的代表，年紀最年輕，所以有人稱之曰小代表）起初鬧得最爲有勁，刻下已奔走全國各界救國團體聯合會的工作，無暇再下顧了，其他的幹部人員，如王漢良已貴爲專員，劉傳中亦榮升科長，陳亞夫又辦埋樂華女校，所謂「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事實上已無精神可言，十一月三十日的新聞報上，雖然有他們一個反對「國聯」組織「國際委員會」的通電，這是一點虛有其表的迴光反照，值不得民衆們大驚小怪。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所謂

「各團體」所謂

「救國」所謂

「聯合」無非是巧立名目，欺人自欺罷了。

（二一，一二，三）

顯微鏡下的

兩大愛國團體

章 章

——全國各界救國團體聯合會及

全國民衆救國團體聯合會——

最近有兩個全國聯合的愛國團體。均在上海先後地成立，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一個叫做全國各界救國團體聯合會，一個叫做全國民衆救國團體聯合會。

這兩大團體的由來怎樣？內部如何？我們在未用顯微鏡照出他們原形以前，先據他們自己所宣佈的成立情形，作一簡單的記述：

全國各界救國團體聯合會（以下簡稱各界救聯會）是十月三十日在靜安寺路周家花園內舉行成立大會的，出席代表有張軍光，屠亮等一百另一人，（據該會發表的數目）選出沈祖儒，陳振權，劉傳中，張志遠，馮果等二十一人爲理事，除了通過所謂「抗

日救國」「內政」「外交」的議案外，並推舉龍襄三等九人，組織了常務會；最後照例是通告成立，發表宣言。

全國民衆救國團體聯合會（以下簡稱民衆救聯會）的開幕禮，是十一月二十日假座大西洋西菜社舉行的，同月二十五日，宣告成立。出席者有王志聖，張鵬聲，燕金，倪羲抱，李嶠峙，陳達，倪之璜等所謂各方的代表（其實是旅居上海的代表居多）選舉上海，西南協會，廣東，廣西，河北，天津，貴州，江西，南京等十六個以地方做單位的團體爲執監委員，該會所有「紙上談兵」的提案，亦不外政治與國防的範圍。最近更神氣十足，製有調查表一種，（內分名稱，地址，成立年月，組織大概，工作經過，經濟狀況負責者，備註等八項）分發各當選的團體，據聞俟多數填報後，即擬召集第一次執監會議。

紀述既畢，言歸正傳：

上海是中國民衆運動的中樞，也可算國內一切組織的發源地，工人運動的重心在此，（如總工會）商人運動的重心在此，（如全國商聯會）過去的學生運動的重心亦

在此。所以，最近的兩大愛國團體，又焉能例外？

各界救聯會，是上海沈祖儒、劉傳中、陳振權等少數人所幹的玩意兒，實際上僅是一個空洞的組織而已。沈劉二人本是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的新派份子，自新舊分裂了以後，（欲知詳情，請閱本書上篇各團體救聯會始末記）即作「雙管齊下」的活動，他們一方成立所謂新的各團體救聯會（在小西門），一方面又參加上海各民衆團體聯合會，然而前者無堅固的基礎，內部空虛，後者又遭康選宜、王志聖等所排擠，勢難立足，遂與同病相憐的陳振權等（陳辦婦女團體，曾被林克聰壓倒）想入非非，籌辦更進一步的全國組織，以求出路。

該會除少數的團體代表外，其餘的出席人員，一是各省旅居上海的個人，就是有團體而無會員的代表，所謂「全國」者，究有幾省幾市？又是何種性質的團體？所謂「各界」者，工界幾何？商界幾何？學生界與婦女界又有幾何？這些一切的一切，我們莫明其妙，恐怕他們自己也無從置答。

至於民衆救聯會，誰都知道是上海各民衆團體聯合會的化身，民衆團體聯合會，又是張鵬聲，燕金，王志聖，康選宜等少數人所主持的團體，換句話說，該會的份子縱多，亦不過是三五人的工具。

張等大半是國民黨中尙稱有爲的青年，國難以後，各方活動，曾出了不少的鋒頭。張是黨務改進會的人員，燕是「大學聯」的代表，王康二人又是從前的各分部聯合辦事處的份子，他們在各團體救聯會中，先後均未能得志，始有民衆救聯會的組織，以示消極的抵制，該會的宣傳能力，實較各界救會爲高。報紙上所刊載的各省各市的名稱，不知內幕者的確要爲其所惑呢！其實事實是勝於雄辯的，所謂「西南協會」者，若以地域性質言，廣東廣西的代表，就不應出席；若以團體性質言，究竟是何種何類的團體？有沒有真正根據？其他若貴州，江西，等地的代表，究竟是代表全省呢？抑是代表一地？又是用何種手續產生的？凡稍是有常識的人，當能知其是一種買空賣空的組合。

這是顯微鏡下兩大愛國團體的廬山面目。記者本不偏不頗的立場，作此簡括的評

述。既不是有意攻擊，也不是存心破壞，我以為愛國救國，自有其大道，用不着好高騖遠標新立異，更不應有無意識的亂唱「聯合」，要知這兩個全國組織，關係國際視聽。個人之出路者小，外報之筆伐者大，（據聞上海外報，已有評及。）尙望今後有志的人們，認請途徑，以求國家及個人的真正光明。我不反對青年向各方活動，但是反對盲目的亂動。我贊成男兒做愛國工作，但是不贊成做虛偽的紙上的愛國工作。（二一，一二，一五。）

□欲知道上海各愛國團體的形形色色請看上海週報□

國民自救會的前因後果

章 章

(一)

誰都不能否認的；一個團體的成立，必有其所以成立的原由。既不能「空谷傳音」，也不能「無風生浪」。所以；我們要討論國民自救會的問題，不得不先來敘述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的內幕。因為；有了各團體聯合會的分裂，始促成國民自救會的產生。國民自救會，可以算各團體救聯合會的化身。各團體救聯合會，亦可算國民自救會的「因子」。

各團體救聯合會，早為殷芝齡等所把持。好好先生褚輔成，不知底蘊，為愛國心所驅使，滿腔熱血，曾對該會有不少的努力。就是他自己所辦的法學院，竟然忙得無暇去光顧。不過；俗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殷等操縱的野心，終於被陳培德沈祖儒等一班少年朋友們察覺了，後來遂有所謂新舊兩派的分裂。該會當南北對壘的期間，笑話百出，

醜聲四揚，民衆們聞而作嘔！褚見如是的情形，深悔以往是受殷等的利用。因糾合工商界的同志，發憤圖強，組織了國民自救會。專辦切實的工作，不求表面的虛榮。對各團體救國會，此後即不聞不問。據聞褚取「自救」的命名，是本「不能自救，焉能救國」的意義。我們若是從字義上來推敲，大可知褚的內心，是如何在憤慨！

(二)

國民自救會是七月三十日成立的。出席代表有百餘人，推出褚輔成，王曉籟，諸文綺，陳松源，鄧澄清，朱學範，陸鳳竹，潘序倫，金潤庠，李永祥，鄭澤南等爲執監委員，因褚發起該會的最大宗旨，是在「提倡國貨，改善生產，發展實業」，並不涉及其他，所以參加的人員，大半是工商界領袖，至於抵制仇貨，澈查奸商，尤爲該會的特殊工作，綜計該會自發起，籌備，徵求，以致於成立，褚實費了不少的心血。後以無政治背者，經費無着，竟使功虧一簣！

(三)

九一八國難發生以後，上海的愛國團體（新成立的）風起雲湧，至少在三十個以上。

然而名稱雖多，欲求其真正能做一點切實工作不含其他作用者，確是鳳毛麟角。所有五花八門的新興團體，不是靠着後台老闆大領其所謂津貼，就是假借愛國美名乘機來找尋出路。但是，國民自救會的組織，却有兩種的特色；一是無政治意味，專做澈底抗日（如密查日貨），與救國（如改善生產）工作，以盡國民的天職。一是無固定的經濟，專向熱心的團體與個人募捐，以充會中的經濟。可是像這樣光明正大的團體，在萬惡的上海社會，既不合乎衆人的胃口，結果當然是要受淘汰的。該會成立之初，經了各方援助，尙能順利地進行。後來日積月累，經濟竟起恐慌。甚至通知開會，亦不能足法定人數。褚雖聲嘶力竭，努力維持，終以大勢所趨，事實上是無法挽回。所以談到該會的近況，現已無形停頓了。

（四）

我們從國民自救會成立與停頓的因果看來，可以得到一個很明顯的教訓：凡是有背景的一切團體，可以是轟轟烈烈，鬧得有聲有色。否則？真正的愛國組織，任憑主幹的人們，縱有通神的本領，總是不能持久！國民自救會其一也。嗚呼！上海的愛國團體！嗚呼！

國難期中的上海援助團體

章 章

上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它是東亞第一的商埠，同時也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它是人才薈聚的總所，同時也是五方雜處的別墅。所以談到中國一切的民衆運動和愛國運動，莫不以上海爲發軔，領導蓬勃的樞紐。

國難以後的上海，人們的盡力國難，雖不能說是絕後，但也可算空前花花絮絮，書不勝書。如有把上海全部的國難運動史料，編集成著，至少可以成一部十萬言以上的巨書。非過言也，事實如此耳。

國難期中的民衆團體——工商學婦女的團體，鄙人在本刊上，均已先後地介紹，至那愛國團體除了分立的聯合的，全國的各種團體業已述過外，所有援助和救濟的團體，

(注意：援助和救濟略有不同) 尙付缺如。

本篇所要討論的是援助團體的情形，至於救濟團體的狀況，容後寫與讀者們見面。立論的宗旨，是在備存上海史料，故對各團體的職員名稱，比較求詳。至於批評方面，留待結論上略供拙見。

一 東北義勇軍後援會

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出現最早，一二八的停戰協定尙未簽字，即告成立。當那去年四月十八日第一次的大會時，出席人員很多，均屬各界的巨子。他們於政治主張上雖有錯綜複雜的不同，可是集合各方人員於一爐，協力救國工作，吾人亦難加以非議。至其幹部職員有如下表：

職員	姓	名
常務理事	李次山	段汝驪
	馮少山	嚴直方
	李少川	陳亞夫
	褚輔成	

俞震澄 吳 山 江問漁 杜重遠
監察委員 潘序倫 貝祖翼 陳培德 陸家鼐 王志聖
保管委員 林康侯 黃炎培 張申之 張鵬聲 王曉籟 俞希稷 胡鳳翔

工作方面，尙稱緊張，先後匯到前方的捐款，據其在報紙上公佈，殊非少數。綜計上海各種由民衆組織的後援機關雖多，該會以首先倡導的關係，所謂得風氣之先，自非其他的所可比擬。

一一 遼吉黑熱義勇軍後援會

遼吉黑熱義勇軍後援會，成立較遲，它是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始工作的參加人員，是以所謂另有政見的中委們居多，而上海方面會參與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之重要份子，亦復不少，愛國工作，本來沒有什麼門戶之見，他們爲甚麼要另起爐灶呢？民衆們至今仍在懷疑着。主幹人員，表列如后：

職 務 姓 名

常務委員 鄔志豪 王漢良 蔡郭景鸞 張鵠聲 蕭思之 王兆傑 李登輝

黃建中 張子廉 王志聖 嚴清穆

監察委員 王法勤 薛篤弼 經亨頤 張之江 柏文蔚 程 潛 楊庶堪

吳經熊 黎民偉 李烈鈞 譚毅公 劉大鈞 趙 昱

保管委員 章乃崧 陳光甫 白鴻基 嚴叔和 王立明 王度公 虞洽卿

潘序倫 吳凱生 黃丹芷 毛克倫

談到成績，似較東北義勇後援會方面為遜色了。雖云義勇軍們亦收到該會不少的捐款，但數量上總敵不過前者之多。

三 東北義勇軍救護隊

東北義勇軍救護隊的正式開幕，是在去年十月五日，主動者為費健其人，參加人員

以學生出身爲多。任務方面，殆類於紅十字會的工作，隊員總數，未見報告，但有如下的中堅份子：

職	務	姓	名	職	務	姓	名	職	務	姓	名
正	隊	長	費	副	隊	長	姜	祕	書	處	主
			健			興					吳
			王								會
			昌								泉
			言								
			王								
			昌								
			璇								
總	務	股	主	事	務	股	主				
			孫				孫				
			幼				幼				
			之				之				
醫	務	股	主	會	計	股	主				
			廖				潘				
			樹				子				
			珊				伯				
											救
											護
											股
											主
											任
											良
捐	務	股	主								
			周								
			雨								
			蒼								
調	查	股	主	運	輸	股	主				
			陳				錢				
			泰				民				
							達				
交	隊	股	主								
			陳								
			崇								
			凝								

該隊共分兩次出發，第一次約五十餘人，第二次約六十餘人，均於去年十月及十一月間開拔北平，特赴前方。根據確報，他們曾分行在前馮占海，耿繼周各部中服務。目前究

在何地，隨從何部，吾人是不得而知了。

四 東北義勇軍交通隊

東北義勇軍交通隊，它是東北義勇軍救護隊以後的產物，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乃即隨之而公於國人前。發起人是鄭劍波，主要工作，是協助一切軍器糧食的運輸，徵求人選，是以有運輸技能者為標準。內部分工合作除基本工作人員外，並分有如下的職務！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隊長	鄭劍波	總務	林志華	捐務	謝忠
交際	白金文	登記	柯建	收發	史克剛
宣傳	朱超然				

該隊進行狀況，現有兩說；一說已正式開到前方，一說中途曾小有變化。然歟？否歟？尙待事實的證明。

五 東北義勇軍宣傳團

東北義勇軍宣傳團，一望而知是一個宣傳機關，成立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主動人員很多，舉其要者，則有方紫霞，袁青萍，劉笑天，李劍虹等人。至其內部擔任工作者如下：

職 務	姓 名	職 務	姓 名	職 務	姓 名
團 長	李劍虹	祕 書	袁青萍	總 務 股	李劍萍
交 際 股	劉恨我				
情 報 股	周國勳	編 輯 兼 中 文 組	劉笑天	英 文 組	施逢辰
日 文 組	黃宏鑄	藝 術 組	胡有我		

按照該團預定計劃，一為在戰區內宣傳，一為將前線戰爭消息供給於中外，並附設有攝影隊，以備介紹實地情景。然而現況如何呢？據云仍有一部份人員是滯留在上海，工作到何種地步，唯待該團自己宣佈罷！

以上把幾個援助團體，加以簡略的介紹，現在我們要加批評了。

(一)東北義勇軍後援會，既經存在，則遼黑吉熱義勇軍後援會，似乎是一種疊床架屋的組織了。若謂「東北」二字僅屬包括遼吉黑三省，而棄「熱河」於不顧，自可改名「東北四省義勇軍後援會」好了，又何必再來一幕呢？其實此乃膚淺見解，可置勿論。吾人所過慮者，兩會的性質相同，工作相同，而大部分的人員又相同，為甚麼定要分開對壘呢？

(二)東北義勇軍的救護隊，交通隊，以及宣傳團之類的組織，大半限於經濟未能長期的進展，盛於始而衰於終，或謂此類團體的最大之流行病。今後苟有繼起者，似宜深籌遠慮，萬不可只顧一時喧嘩，而使功虧一簣。

(三)本篇所敘述的各援助團體，均保私人的集團，一切金錢出納，並無官方監督，例如兩個義勇軍後援會的捐款，究竟是僅有義勇軍領袖們收受呢還是真能遍及於每個真正的義軍？至於救護隊等的經濟來源，或出募捐，或由自籌，但對如何開支，是否是所謂「一錢不落虛空地」？我們總是時刻在擔心。(二二，四，二七。)

國難期中的上海救濟團體

章章

上海的救濟團體，本來很多，長期辦理者固多，臨時濟急者亦有。前如仁濟堂（雲南路）等機關，後者如水災急賑會等組織，均屬成績卓著，有口皆碑。誠以上海為中國經濟的中心，登高一呼，萬方響應，并以過去如西北旱災和長江水災的一切慈善事業，莫不以此間為倡導的唯一地點。

本篇所敘述的救濟團體，並不以上海一切慈善組織為範圍，凡是與「九一八」或「一二八」有關的團體均在介紹之列，比若豫鄂皖三省賑災會之類的組織，擬不加以論列。

一 上海戰區難民救濟會

上海戰區難民臨時救濟會，是「二二八」時的一個龐大組織，顧名思義，亦可知該會的宗旨了。該會曾設有難民收容所三十餘處，先後救濟難民有十餘萬人。那時本市市黨部社會局等機關，均派有精練職員，前往作義務的協助。迨至停戰協定簽字始告結束。

那時另有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上海市童子軍理事會，以及甯波、江淮、廣東等同鄉會，雖會各辦有救濟難民的工作，但終不若該會的範圍大而設備全。

該會的委員人數，竟有一百餘人之多，蓋以空前的救濟事業，非集合各界人力和財力，殊不足以言長久的維持，長駐會中的幹部人員，有常務委員：許世英 朱慶瀾

王 震 屈映光 趙錫卿 黃涵之 潘公展 黃伯度 閻蘭亭

二 上海東北難民救濟會

上海東北難民救濟會，是由本市商界巨子王曉籟等所主持的團體，所以負責人員，亦以各業領袖居多，成績方面，尙屬可觀，所有先後匯到東北賑濟難民的捐款，爲數殊巨，

我們只看每日報紙上所載的報告，即可作一顯著的明證。至其主辦人員，有如下列：

主席理事 王曉籟 史量才 杜月笙 張嘯林 虞洽卿

總務組主任 穆藕初(正) 王延松 江問漁(副)

捐務組主任 王曉籟(正) 駱清華 黃延芳(副)

宣傳組主任 林康候(正) 嚴謬聲 黃任之(副)

保管組主任 貝淞蓀(正) 胡孟嘉 吳蘊齋(副)

支給組主任 史量才(正) 徐寄頤 俞佐庭(副)

審核組主任 胡筠莊(正) 徐永祚 潘序倫(副)

三 上海各慈善團體振濟東北難民聯合會

上海各慈善團體振濟東北難民聯合會一望而知是由本市各慈善團體聯合的組織，計其參加的會員，則有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世界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聯義善

會，惠生慈善社，中國道德總會，普善山莊，辛未救濟會等十餘善團。它們爲集中力量起見，始有這樣的舉動，由分歧而聯合，吾人實同情之至。茲將所有任職人員例後：

董事長

許世英(正)

熊希齡

王一亭(副)

常務董事

王正廷

孔祥熙

聞蘭亭

張嘯林

杜月笙

屈映光

陳其采

鄭洪年

趙錫恩

林康候

樊光

王曉籟

葉譽虎

張蘭坪

朱吟江

顧吉生

馬寅初

馮仰山

席雲生

郭順

黃伯度

錢鏡平

財務董事

張公權

胡孟嘉

吳蘊齋

秦潤卿

胡楚卿

王延松

黃慶瀾

董事

王培元

王彬彥

宋漢章

貝淞蓀

汪伯奇

李馥蓀

李組紳

哈少甫

姚慕蓮

徐寄廩

徐乾麟

袁履登

陸伯鴻

陳光甫

陳良玉

陳蔗青

陳松源

馮柳堂

張之江

張竹坪

勞敬修

盧洽卿

鄔志豪

榮宗敬

潘公展

劉鴻生

劉展安

劉雲舫

裴雲卿

監察

朱企洛

李祖虞

李次山

李云書

吳凱聲

徐永祚

殷鑄夫

高一涵 黃金榮 黃煥南 褚慧僧 潘序倫 謝弢甫 關芸農

四 上海市商會籌募援救東北捐款委員

上海市商會籌募援救東北捐款委員會的性質，照字面解釋，當然屬於援助團體的範圍，不過；我所以把它亦列入救濟團體者？據該會內部人員稱，該會的工作，不僅在專門援助東北作戰的正式軍隊和義軍，且對東北難民以及其他的一切救濟事業，尤為主要的任務。是故本篇加以敘及者，並非無因？然該會係屬最近成立，尙未見有若何成績，吾人以意度之，當亦是一個後來居上的團體吧！該會服務人員，是與各業公會航空救國捐款保管委員會相同，這是應附帶提出的。兩部分工合作，計分如后：

常務委員 王曉籟 杜月笙 陸文韶 王延松 貝淞蓀 俞佐廷 陳松源

總務組主任 駱清華(正) 鄭澄清 馬少荃(副)

保管組主任 陳蔗青(正) 裴雲卿 聞蘭亭(副)

宣傳組主任

諸文綺(正)

嚴謬聲

金潤庠(副)

委員鄭澤南

潘旭昇

陳翊周

馬驥良

葉家興

勞敬修

蔣志剛

方椒伯

葛傑臣

柯幹臣

魯正炳

陸鳳竹

劉敏齋

謝仲樂

屠開徵

邵寶興

此外尚有東北難民救濟協會、上海婦女救濟東北同胞協會、東北協會（該會是研究東北，援助東北，並救濟東北，主持者為市長吳鐵城）地方協會（該會是援助東北並救濟東北）等組織，均為直接或間接救濟東北的團體，此中尤以東北協會的工作，有類官民合作，尤為出色。

以上是把各種救濟團體的簡况報告了，現在要略加管見：辦理救濟事業，原屬急公好義，但以名目繁多，任務則一，與其疊床架屋，何如整齊劃一？本市各種救濟性質的團體，果能在一一致之戰線上，協力前進，既免複雜的視線，且增加工作的效能。所幸目前官方已有「捐款統一委員會」的籌備，尚望實行贊助，力促其成，開倡上海救國工作的新紀元，糾正以往紛歧的步伐，行見國福民利，何樂不為？未識本市各救濟團體諸公，亦以為然否？

民權保障同盟會紀

章 章

民權保障同盟會，雖早已死滅，惟該會過去工作，亦頗爲各界人士之注意，豈可無紀？爰寫成是篇，以實本報，幸讀者勿以明日黃花而忽視之焉。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發起於去年十二月間，主倡者則爲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一般名流。據傳：他們發起的動機，是爲鄧演達的被殺，牛蘭的被捕而來。他們並爲便利指導設立滬，京，平，津，漢等地的分會起見；首先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再擬由全國代表大會，來產生總會。他們的信條，據蔡元培氏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外記者席上宣稱：一爲無派別的成見，二爲無國家的界限，三爲無善惡的歧視。他們的工作，例如設法營救共黨首領陳獨秀和牛蘭，電請釋放許德珩教授及平津因染紅色嫌疑而被捕的學生和工人，並爲劉焜生案，特地招待記者，發表宣言等。據云本年度還預定視察全國各地的監

獄狀況。該會

上海分會

係本年一月十七日假座中央研究院而召集的。那時到有蔡元培、

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斯沫特利、鄒韜奮、許申、吳漢祺、陳彬龢、林衆可、郭蔚然、胡愈之、魯迅、周建人、王造時、鄭大朴等十六會員，由蔡元培氏爲主席。一時中外學者，薈萃一堂，自有不少名言讜論，當場除通過了滬會章程和修正宣言外，即時宣告成立。該會

臨時中委

係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胡愈之等，而由宋

慶齡、蔡元培，分任正式正副主席，並以楊杏佛爲總幹事。滬會的執委，原爲魯迅、陳彬龢及上述宋、蔡、楊、林、伊、鄒、胡等共九人；嗣以宋、胡等七人同時又被推爲臨時中委，照章不能兼職，乃續於三月十八日召開會員大會，重行選出郁達夫、洪深、吳邁、沈鈞儒、王造時、錢華甯、明子等來補充。至那各股的職員，比若宣傳委員的全增嘏、吳汗祺、王造時，調查委員的周建人、林衆可、張志韓，和法律委員的沈鈞儒、張志讓、郭蔚然等，並未有所更變。另有滬會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三位人選（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早於第一次大會中選定了。在

滬會成立以後，會

發表宣言

內容說來極莊嚴極懇切，而且文筆流利，洋洋灑灑寫得煞是動人。尤其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願喚起中國人民起而努力實現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一切真正民權之利益，反對一切檢查與禁止，願喚起民衆要求最低限度民權之普遍要求，與停止對努力中國進步與解放之著作家、藝術家、雜誌報章編輯人之壓迫。」不但將他們的目的，說明了，並能獲得時好。詎料上海幹得與高采烈的時候，內部

竟起風波

原來該會北平分會主席胡適博士，忽於二月間寫了一篇民權的保障，反對釋放政治犯的主張，並提出四種原則，與該會的宗旨、宣言和會章適成反比例。楊杏佛氏亦不甘示弱，復於三月間投函上海西文報加以反駁。該會負責人如宋慶齡、蔡元培等，以爲胡氏身爲會員，自應遵守會規，今既屢次發表意見相背的文字，即經電詢真相，那曉得胡博士竟置而不答，於是他們爲顧全該會的前途，便開除胡氏的會籍。

該項運動

在籌備和成立的前後，上海各老牌報紙除了盡量地披露其消息

外，未見有若何肯定的贊同或反對批評。惟見中委何香凝先生，曾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寫給黨國諸公的公信，大意是要求本總理博愛人類的精神，特赦全國政治犯，由她率領北上，致力抗日工作，一面予以自新，一面藉紓國難云云。她雖不是民權保障同盟會的會員，但其政見，似乎是不謀而合。至於抱有不滿態度而與胡適氏同一見解的，實亦大有人在；如那時申江日報南華評論都著有論文，加以評擊。其實該會

份子複雜

得很，人家早料到他們是沒有什麼結果。比譬說：宋慶齡對該會本來別有用心；蔡元培是個好好先生，完全給人利用；楊杏佛因為革命革了許久投機也投過幾次，終究挹鬱不得志，所以對之特別起勁，原想假此項運動來換些政治地位，其他：第一種人有第一種的懷抱，第二種人有第二種的懷抱，第三種人有第三種的懷抱，第四種人有第四種的懷抱，總而言之，各人都懷着各人的鬼胎，至分它的成份，那便要看各人的利害了，正因為上說的原因，在楊杏佛死了之後，民權保障同盟也就壽終正寢了。

工統會舊話

郡 興

上海工人運動之片斷

(一) 威風十足之陳羣

自從民國十六年，國民黨實行清黨以後，上海工人運動使共產黨手裏落入國民黨手裏了。總工會解散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即於五月十八日委派陳羣、蔡公時、周貫虹、袁逸波、袁正道、李子峯、潘宜之之組織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統會）推陳羣為委員長，那時陳羣任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又兼上海清黨委員會委員，當時之紅，可稱上海手屈一指，工統會每月經常費有六萬元，由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按月撥給，故雖在該會當一小錄事，月入亦有一百番之多，單就廁所間所耗用的草紙來計算，每日已達十元之譜，其他開支之驚人亦可想而知。陳羣每日到會辦公必攜兩個漂亮女郎乘坐

汽車同來（其一爲上海市黨部前某落選委員之夫人蔡女士）到會一小時後即同車而去。陳氏平時手段潑辣，稍有不合者，即以紅帽子相加，上海國民黨員被其誣害者甚多，前市黨部職員張君毅亦爲陳氏殺戮，故當時一般人對陳氏莫不畏如豺狼，在工統會委員就職，陳氏致詞中有這樣幾句話『現在我可以代表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我又代表了清黨委員會，同時我又可以代表了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那一個有反動行爲，我是要殺的……』當時陳羣之威風可想一般矣。

（二）潘宜之大觸霉頭

潘宜之爲白崇禧之祕書長，於十七年暮春在打浦橋法政大學內創辦一上海黨務訓練所，日夜班學生不下一千餘人。當黨務訓練所結束時，適陳羣去職離滬，潘以有機可乘，乃派大批學生赴工統會擔任工會指導員，不意周貫虹李子峯袁逸波早已知道潘宜之用意，佈置得嚴嚴密密，陳氏去職後，工統會取消會長制，改組爲委員制，推周貫虹袁正道袁逸波爲常務委員，李子峯爲組織部長，潘宜之僅輪到一個宣傳部長，毫無實權，於

是派去的黨訓所畢業生，祇得在潘氏本人底下悉數担任演講員，不久以東路前敵總指揮部奉令撤消，工統會經費無着，後經周貫虹向南京中央黨部再三交涉，每月由六萬元減至二萬，於是裁員減薪是當然的事，結果，黨訓學生被裁去三分之二，僅剩四十餘人，宜之自知無立足餘地，乃廢然而去。

(三) 翁光輝 豔福 不淺

自陳羣潘宜之去職離滬後，南京中央黨部又加派翁光輝接充工統會委員，翁 浙江台州人，面長如馬，口音含糊不清，為黃浦第一期畢業生，曾充東前政治部科長，來工統會接事後，即帶大批私人前來，大半均係東前政治部宣傳員，其中尚有女性若干人，如袁雅蘭，袁季蘭，錢寶珍，蔣敬先，統日追隨翁氏左右，出入必同車，入必同坐，儼如皇宮中的四個使女，翁對之頗加器重，故袁雅蘭得任宣傳部藝術股長，袁季蘭，錢寶珍，蔣敬先均充化裝演講股員，在辦公室中，終日有「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的歌聲，翁光輝榮任委員未及一月，即與袁雅蘭訂為夫婦之約，其豔福誠可謂不淺矣。

(四) 李子峯收買小丑硬裝場面

工統會成立後，一切設施非僅爲全市各工會所不滿，卽外界人士亦多反對，祇因當時在陳羣暴力之下，敢怒不敢言而已。自陳氏去職，潘宜之計劃失敗後，周貫虹、李子峯、袁正道輩均互相勾心鬥角，操戈不已；故不久周貫虹亦去職離滬，內部已散漫不堪，迨九月間卽由冷欣、周致遠、陳德徵等領導上海七大工會發起組織上海工人總會，會址設於上海市黨部，當時前往登記工會不下在半數以上，李子峯見勢不妙，乃異想天開，擬一上中央擁護上海工統會呈文，收買流氓，並勒逼全體職員赴各工會加蓋印章，每工會蓋一印章，可得三十元；不從者，卽以暴力對付，對於工人總會方面，利用小丑在外大施破壞，在北各處大貼其「打倒陳德徵，冷欣，周致遠」標語，上繪一豬，百般侮辱，令人見之可笑。

(五) 小丑上台統一會壽終正寢

李子峯雖善於利用小丑硬裝場面，然實際上已難立足，於是十月間召集全市各工會代表大會，將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改組爲工統會，委員均由代表會選出。當選者爲

陳彬，常玉青，周步青，高持真等二十一人，李子峯袁正道被聘爲顧問。然工統會成立後適在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中央經費困難萬狀，工統會職員薪金毫無着落。於是陳彬，高持真等借籌募經費爲名，假天蟾舞台演劇，券價分五元兩元一元，逼令職員向外推銷，結果大部職員將券售去後，所得款項均飽入私囊，歸返家鄉，弄得一般小丑上台不得下台不能，工統會就此壽終正寢了。（二一，一二，八）

□ 欲知道上海民衆運動中之花花絮絮者請看上海週報 □

教育與文化

上海兩個著名的黨化學校

上海大學與大陸大學之回憶

章 章

一 上海大學

1 上大的前身

上海大學，並不是憑空成立的，它有一段紆迴曲折的前因。當那民國十一年間，闡北青雲路上，洪發里前，曾有一塊東南高等師範的招牌，或許為滬上一部份人們見過。我們以常例言，似此位於醜醜環境的所謂上海衍堂學校本屬司空見慣，值不得大驚和小怪。然而誰知道世界有名的上大，就是這所野鷄大學的替身呢！假使沒有這東南高師，恐怕就難有上大的出世，木有本而水有源，上大所以能成立的原素，我們是應特別提出的。那時，中國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師範教育，並不發達。除了北京南京等處的幾個

國立學校外；論到私立方面，這一所謂專門的學校，却是高等師範教育中絕無僅有的了。所以，四方的青年，負笈來學者甚多。遠如四川等省，亦有學子們光臨。因而平時無聲無息的青雲冷道，便多紅男綠女的蹤跡。但以該校原爲王某等二三人所創辦，本以金錢爲目的，並非爲興學而辦學，內容的腐敗和教務的廢弛，自屬事所必至。後來經全體學生，大鬧風潮，遂有恭請于右任氏長校並改換名稱的一幕，上海大學至此乃與世人相見。

2 于右任長校經過

于右任氏，對於前東南高師，初無若何的淵源；就是後來改長上大，亦屬一種莫明其妙的奇遇。該校（即東南高師）自經一度風潮後，舊店新開，若無適當的老板。同學們慕高名，恭請美髯公出山，但于初時辭而不就，後託與于有同鄉關係的陝籍學生王陸一等數人，暗中竭力的敦勸頗久，始出而長校。由是教務發達，校舍遷於西摩路，同學增多至五百餘人。國內先進如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陳獨秀，郭沫若等，人均曾先後往該校講學。並又成立了區分部，實行作政治的活動。一個初出茅廬的上大，彼時竟能駕上海各私立大學

而上，于氏實有不少的功績。

于氏本來是一位好好先生，握有全校靈魂的教務主任一職，是由共黨健將鄧中夏所担任。共黨與上大所以能發生密切的關係？鄧實爲其嚆矢。彼時國民黨的策略，是屬容共時代，事實上國共兩黨，並未分家。所以，國民黨分部的名義，既可公開；C P份子的組織，亦能活動。黨化色彩，至是乃達於極濃厚的程度。

3 五卅的光榮

五卅慘案，表面上固是上海八十萬勞苦同胞直接向帝國主義者進攻的一幕，實際上能站在最前線的工作同志，可敬可愛的上大學生，確有不可磨滅的助力。上大是中國唯一接受黨的薰陶的學校，非絕其他各大學們所可比擬。他們親見上海各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正是書本理論與實際工作的試驗機會。所以！首先爲國捐軀死於南京路的何秉彝，是上大的學生。領導各隊到租界上演講的多數隊長，是上大的學生。捕房拘押援助罷工的大部份人員，亦是上大的學生。五卅時代的上大，上大的影響五卅，中國雖大，實

爲有目共睹的事實。

記者在本刊上海學生運動小史一文中，曾經說過「上大是爆發五卅的策動地」，讀者們看到此篇的敘述，當可證明是千真萬確，決不是有意爲上大來捧場。

4 國共兩黨的傑出人才

民國十三年以後，是上大的全盛時代。內部教職員諸公，均爲國共兩黨中的傑出人才。所謂羣賢一堂者，實足當之而無愧。彼時的上大，除了民國日報總經理兼覺悟欄編輯的邵力子先生代理校長外，並有如下的重要人員：

鄧中夏 教務主任

韓覺民 總務主任

陳望道 中國文學系主任

何世楨 英國文學系主任

蔣光慈 俄國文學系主任

瞿秋白 社會學系主任

此外若葉楚傖，胡樸安，劉大白，彭述之，恽代英，施存統，田漢，沈雁冰，高語罕，謝六逸。傅東華等著名學者，亦均分任各科教授。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以如是的師表，「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上大的名震中外，自非無因。

5 空留遺跡的新校舍

上大的校舍問題，大類昔日「孟母三遷」的故事。初由青雲路的衙堂教室，而至西摩路的高大洋房，更由租借性質的臨時學府，而達江灣路上的自建校舍。由小而大，由賃而造，此中數年的經過，實經了當局諸公不少的心血。但以該校的多數學子，深受瞿（秋白）、蔣（光慈）、彭（述之）、恽（代英）等所謂共產學說的陶冶，時有軌外的行動，終於民國十六年間而遭封閉了。由是轟轟烈烈的黨化學校就此烟消雲散。

上大停辦了以後，那所既廣且大的校舍，國立勞大就享了不勞而獲的權利。勞大接用了未及數年，又燬於「一二八」的砲火。我們若車過其旁，對此巍然的上大遺痕，每興

今昔的感慨！

一一 大陸大學

1 大陸大學與改組派

誰都知道大陸大學是改組派同志所手創的學校。我們要知道大陸所以開辦的原由，實有回溯改組派歷史的必要。談到改組派三字，就字義言，是在恢復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精神。就實質言，却是汪系的別稱。汪系人員，從前對於大陸的努力圖進，可謂煞費苦心，因此改組派雖不以辦理大陸而成名，但改組派却因大陸的榮譽而著名。

汪自民國十六年回國以後，由滬而漢，由漢而粵，先後均逢不得志的遭遇。所有追隨汪氏左右如陳公博，王法勤等人，那時在環境上，既不能與共產黨攜手，復不能與中央派合作，由是集中了上海，暫作在野的閒人。他們鑒於以往的失敗，是在下列二點：一由未能確立中心理論，以作政治路線的準繩，一由未能造就幹部人才以作革命鬥爭的基礎。諺

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考過去而證未來，遂有大陸的成立。所以大陸與世人相見的因子很簡單，它是改組派失敗以後得勢以前的一種應時而需要的產物。

2 陳公博大出鋒頭

陳公博是大陸的校長，不是在特殊環境下黨化學府的校長。四方來校的學生，數量，雖僅有二百餘人，論質量，實出人意料之外。大陸的門人，已在國內大學畢業的學士也有，曾任省縣黨部的委員也有，甚至連國外留學生慕名而來的亦有一時風起雲湧，凡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們，莫不爭先恐後地跨進了大陸之門。至於課程方面，早也是革命理論，晚也是革命行動，「革命！革命！」幾成了大陸師生們的口頭禪。那時大陸的精神的確與以往的上大可先後比美了。所以，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的陳公博，可以算中國歷來在野諸公中的驕子。

陳不僅掌握了實際的學校基礎，並又操縱了言論的權威，這也是應附帶提出的。他所主辦的革命評論，幾為青年們不可少的讀物。他以在野之身，運用鋒利之筆，對於當局

的一切設施，專作正面的攻擊。在一個爲政最難的所謂「次殖民地」的中國，自然那種語調最迎合血氣方剛的青年們口胃。然而他究竟是主持正義呢抑是政治作用？只有待世人們公論。但他那辦學校編刊物的在野大名，較之目前實業部長的頭銜，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3 清一色的教職員

改組派的組織，範圍很大。在全國有總部，在上海有幹部，在大陸亦有支部。大陸教職員諸公，非「改」不用，幾成了一家的天下。他們不是總部的人員，（如陳公博等）就是幹部（如許德珩等）的份子，甚至連一個小小的職員，也非支部的人才不用（如朱一琴等）。這是十足的黨化風味。據我個人所知道的教職員，有如下列：

校 長

陳公博

教 務 長

劉佑之

祕書主任

梅哲之

訓育主任

許德珩

財務主任

何炳賢

事務主任

張國曾

圖書館主任

李風平

政經系主任

黃惠平

至於社會學系主任，則由許德珩兼任。該校另有一個特點，就是着重於訓育方面的工作，組織有訓育委員會。除訓育主任爲當然委員外，並由馬濬、劉佑之、施存統、黃惠平、蕭淑宇、張北海等人擔任委員。此外教授方面，人數亦多，著名者有孫伯騫、程希孟、張崧年等輩。綜計他們的黨化導師，較之當年的上大，或許不相上下。

4 內部的裂痕

大陸的教授，並非純粹國民黨的份子。例如施存統、馬濬、許德珩等，均在共產黨落伍以後而復投機鑽入國民黨者。施等在行動上，以環境關係，只有站在改組派一條戰綫上尋求政治的出路。可是在理論上，始終是各有各的原來立場，仍難絲毫假藉。因此施陳二派，（陳公博前雖與共產黨發生過關係，後來已改變態度，完全是國民黨的理論。與周佛海的情形，大相類似。）雖同在大陸共職，事實上後來就開始了理論的爭執。日積月累，遂發生不可掩蔽的兩道鴻溝。

施等初由文字上的爭戰，進而實行行動上的壁壘，一反從前的態度。由是大陸學生就顯然分做兩派，陳等既有一部份的羣衆，施等亦有一部份的嘍囉。以有政治作用的少數集團，以有黨化色彩的特殊學校，在這各自爲政的情形下，當可預料其失敗。所以陳公博的辭職出洋，他們的內部分裂，實爲主要的原因。

5 滄桑有感話師生

大陸由閩北而遷到滬西，由開學而至於停辦，此中辛苦備嘗，實費了該校師生們不少的心血。但往事已矣，今則何如？主辦先生，大半高官顯爵，黨販教授，仍多落魄風塵，至於滿腔熱血的學生們，除少數以特殊關係，獲得真正的所謂革命酬報（？）外，（其實也不過調查員之數）其餘濟濟者流，記者所認識的亦有多位，凡是找到了他們所謂革命的領袖，初一個「沒辦法」，繼一個「沒辦法」，終於還是一個「沒辦法」，真是目擊心傷，欲哭無淚，這並非是有意來發牢騷，要知偉大人物的地位，是犧牲我們無數青年的血淚所造成的。

憑良心說，革命本不是談酬報的。然而生死相共的患難同志，在他們能力上智識上可以擔任的事業的範圍內，至少應當人盡其才，於公於私均有所濟。若僅憑自己的目的達已，即摒棄歷辛冒險的青年們於度外，此即中國走馬燈式的政治所由來。記者正當青年的黃金時代，本不應有此幼稚的消極論調，偶因回溯到大陸的歷史，不覺信筆而書來。

(二二一五)

□ 欲知道上海各學校的內容請常閱上海週報 □

上海黨務訓練所野史

郡興

(一) 黨務訓練所創辦之起因

▲桂系軍人活動黨務之先聲

歷來國民黨各派各系中要算桂系軍人與黨務最無緣了。二全大會時代桂系方面僅李濟琛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李宗仁及黃紹雄與第一屆的張知本，當選候補監察委員，其力量之單薄，於此可見一斑。自國民軍抵上海後，桂系軍人的靈魂白崇禧即在上海任東路前敵總指揮，不久其參謀長張定璠任上海市長，時上海軍政均操縱在桂系手中，然黨務方面，仍不能有所絲毫插足。幸當時經清黨之後，上海黨務雖呈青黃不接之現象，辦黨人才極少。桂系方面以為有機可乘，乃由白崇禧發起創辦『上海黨務工作』人員養成所，經桂系方面人物推定潘宜之、張定璠、白崇禧、黃惠平、費哲民、彭學沛、陳羣等七人組

織籌備委員會計劃一切，會所設於江灣路現在之上海法學院內，後來潘宜之陳羣等以黨務工作人員養成所不過僅僅培養了一批黨務幹部人才，對於羣衆方面將來仍不能有所相當佈置，其範圍未免太狹，經籌備委員會數度商議，乃將上海黨務工作人員養成所改爲上海黨務訓練所，設黨務、農工特別三班，並將所址改設金神父路法政大學內。籌備約經一月，即推定潘宜之爲所長，費哲民爲祕書，彭學沛爲教務主任，陳羣爲訓育主任，並開始招考學生，其資格規定甚嚴，初僅招黨務農工兩班共三百人，投考黨務班者必須高中畢業曾在大學肄業兩年以上，農工班祇須中學畢業，但必經市黨部青年、工農兩部或其他青年、工農團體保送。當時投考者不下三千餘人。迨招考事宜辦理完畢，始於十六年五月一日正式開課，於是桂系人物計劃中之上海大規模黨務學校即於此時正式成立矣。

(二) 黨務訓練所辦理嚴格

▲潘宜之得意洋洋

▲黨訓學生喜笑顏開

黨務訓練所開學後，因辦理嚴格，頗得一般要人及外界人士之讚揚，所內一切設施均仿倣黃埔軍校，晨六時學生必須全體齊集操場上操，晚間必須點名，平日紀律尤爲嚴密，學生起居行動均受紀律之制裁，對於教務方面，所聘教官均係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如王世杰，周鯁生，張慰慈，唐有壬等，所內經費按月由中央黨部撥二萬元，學生除書籍膳宿悉數由所內供給外，每月還可得津貼洋四元，經費既充足，一切所務自然辦理得井井有條，當時潘宜之確實得到一般中央要人器重，京滬道上時有潘氏來往行蹤，而中央要人之相繼光臨參觀者有何應欽，劉峙，葉楚傖，李明揚，邵力子等。有一日在舉行總理紀念週時，潘宜之曾經對學生這樣說：所長自奉中央命令創辦黨務訓練所以來，非但得到外界人士所讚揚，且爲中央方面很多同志所稱許，最近何總指揮向所長接洽將來要我們派一百個人到他那裏去担任政治工作，李明揚軍長要我們派七十個人到他那裏去担任指導員，將來我們黨訓同學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希望我們同學都能發揚本所精

神。』言時得意洋洋，彷彿將來靠其大批高足大有做第二草頭老總之概，而一般黨訓學生聽到後亦以為從此升官有路，無不喜笑顏開。

(三) 增加班次異性何多

▲祕書多情隊長也風流

▲苦了勤務兵被毆打

不久黨務訓練所除另設夜班外並招考學生一百五十名，另增設特別班，投考者以法政大學內失學學生居多，而其中異性尤屬不少，於是一場醋海風波就從此開始，在特別班中有女生李某者生得恣態婀娜，嬌豔動人，上課時總坐在前排，時祕書費哲民在特別班中教國民黨之組織，上課未及數次即對李女士有所垂涎，然黨務訓練所內一向紀律森嚴，無從下手，於是散課後備條差其勤務兵阿坤赴女生寢室中，囑李生前來談話，事為女生總隊長王某所悉，即轉達總值星隊長王磊，以勤務兵闖入女生寢室，有犯所規，事加申斥。黃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與潘宜之係屬同鄉，黨務訓練所開辦後即被委為上尉

隊長擔任管理學生，每日早晨上操時黃必担任教官，其對學生態度儼如軍隊中排長對待丘八，嚴格非常；唯對女生則甚溫和，某日特別班上操時，却巧李女士在操場中跌了一交，黃隊長見之急趨前扶起，並慰勉有加，在場學生無不見而啞然，黃對李果一見傾心也。當時黃接女生總隊長關於勤務兵闖入女生宿舍通知書後，立即將勤務兵喚來，嚴加詰問，勤務兵見隊長如此聲色俱厲，不禁驚惶失措，祇得以奉費祕書命請李××對黃聞言大怒：「什麼祕書不祕書，你這裏的規則懂不懂？」言畢即舉起軍棍，喝阿坤跪下，對準背上毆打，打得阿坤喊救命，結果還是彭學沛進來勸阻才止。

(四) 潘宜之言論矛盾之趣劇

▲昔日之汪精衛是反動份子

▲一旦即變成最革命之同志

潘宜之在總理紀念週中口上攻擊最厲者是汪精衛，常罵汪精衛是「共產黨」，「反動份子」，對汪精衛人格之卑下分析得詳盡無遺，但謾罵未久，國民黨即實行甯漢合作，

汪精衛便接着跑到南京來，潘宜之在紀念週中即將說出未久之謾罵語氣一變而為恭維口吻，說：『汪精衛同志已經從武漢回到南京來了，汪同志在過去本來有很悠久的革命歷史，他居然回來，我們當然是歡迎的……』數百學生聽了，以為堂堂所長之言論，前後矛盾得如此厲害，不禁咋舌。

(五) 黨務訓練所虧債停辦

▲張知本大罵潘宜之

▲黨訓學生狠狠離校

於十六年八月間，以龍潭吃緊，白崇禧軍隊開拔佈防，潘宜之亦奉命隨往，但當時黨務訓練所尙未結束，而張知本已奉法政大學校董會決議來校保管校產，要將校舍收回，準備法政大學下學期開學，其時彭學沛、費哲民等均見責任難負，相率離去，祇剩幾百個學生留在所內，非但經濟恐慌，且所內因負債累累，飯金一項已兩月未付，廚房已經停止供給伙食，於是全體學生騷擾不休，張知本聞訊即親自出來下逐客令，學生乃大加責問，

謂本所係中國國民黨所創辦，今張先生亦爲本黨同志，何得如此嚴厲，張知本聞言乃大發牢騷，謂潘宜之之這個東西拆了這種爛污就走，真豈有此理，結果全體學生被逼離所，其中多數學生因盤費無着，向外借貸又不能，祇得將行李典質化錢歸老家，當時之情形可稱狼狽極矣。

(五) 潘宜之之回滬召學生訓話

▲高材生掛了皮帶做軍官

▲汪勵吾攢營未成組同學會

黨務訓練所無形解散，不久潘宜之即由前方凱旋回滬，抵滬後即在各大報封面大登啓事廣告，定期召集全體日夜班學生訓話，屆期全體學生一千五百餘人幾全數準時到齊，雖外埠歸里學生，亦急忙趕到。潘宜之之經長篇訓話後，乃分配學生工作，除夜班外黨務、農工、特別三班中之前三名高材生派赴淞滬衛戍司令部政治部担任上尉幹事，不願去者依次遞補，當時被派到者有張弓、陳柏心、潘鼎元、朱志鳴等九人，其餘十三軍中被

派去者五十人，工統會一百八十人，市黨部六人，農民協會二十人，兵工廠政治部十二人，尚有被介紹到湖北省黨部、漢口市黨部服務者亦甚多。工作既經分配，但學生中有汪勵、吾者在黨務訓練所時頗稱活動，外界開會時必抱有台必登主義，平時亦尙得潘宜之重視，當潘宜之回滬，即趨潘寓所欲謀得一祕書位置，潘允、汪派赴工統會，汪自以爲大材小用，未免不滿，乃對潘宜之謂我願組織同學會，並率領同學參加北伐宣傳大隊，潘即唯唯允之。汪勵、吾本來不過是在本市四區黨部當一個幹事，但其癡心妄想甚烈。其所以要組織同學會者，一方面想利用黨訓學生在上海活動黨務，圖一點根據，一方面在短期間還可以同學會名義到南京去和中央黨務學校學生搶個宣傳隊長做。

(六) 黨訓同學會被解散之真相

▲汪勵、吾等弄得走頭無路

▲黨訓同學會是如此如此

汪勵、吾得潘宜之介紹，召同黨訓失業學生百餘，赴南京參加南京總政治部組織

之北伐宣傳隊，迨出發未久，因黨務訓練所與中央黨務學校搶總隊長，結果汪勵吾及全體黨訓學生被驅逐返滬。汪既被逐來滬，卽利用此一百餘失業學生，發起籌備組織黨訓同學會，當時除汪勵吾外，在潘宜之前面奔得最厲害者尚有徐覺、俞元爵、陳章順等，故訓訓同學會成立後，都被這般人所操縱，潘宜之私人津貼很多。迨桂系軍人叛變時，其中頗有若干人密赴武漢替潘宜之效勞，但結果都狼狽而歸。十七年時，汪勵吾、徐覺等拚命利用同學會搶地位，汪勵吾想活動上海某區黨部，徐覺想在工整會方面活動工會，其他在滬供潘個人驅使的幾個在滬學生，都有某種的使命，所謂黨訓同學會者，就成了少數人一面向潘騙錢用，一面在黨部民衆團體中搶地位，替個人謀出路，爲潘幫場面的一個營私機關。後來上海黨部經十七年派指導委員整理完畢，正式成立，工整會奉令撤銷，這般爲潘個人捧場的小丑，弄得東也站不住腳，西也被驅逐；於是異想天開，假半淞園舉行遊藝會，以訓黨同學會名義四出招搖，騙取金錢，結果遂遭當局勒令解散。上海黨務訓練所至此始形全滅。（二一，一二，二九）

上海的出版界

楊家慶

上海是中國的第一個大商埠，是中國經濟的中心點，這是人所共知的。經濟與文化，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聯，所以經濟中心的上海，同時也很自然地成爲全國的文化中心。在上海，有各種招牌的書店，有各種各樣的雜誌，有大到高聳入雲的大洋房與小到祇有一間灶坡或一個亭子間的報館，還有各種各樣的作家——有小學生出身的，有秀才出身的，有小夥計出身的，有小官僚出身的，有痞棍出身的，也有美國洗衣作出身的，日本「支那料理」廚司出身的，有西。意出身的，還有泥司木匠埋髮匠出身的，簡直如河南人所謂「啥都有！」

把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著作家，教育界——的情形詳詳細細寫出來，倒是很有意義的，現在讓我來先寫上海的出版界吧。這裏的範圍，包括有書店，雜誌，報館。

一、書店

上海是全國的文化中心，所以也是全國的出版中心，各地的書店，大率是上海書店的分店，或寄售上海書籍爲職務。上海的報紙與雜誌，也是流行全國。上海的出版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總是帶有關係全國的意義。但是因爲中國文化的落後，出版事業也不免幼稚。尤其是在這全國不景氣的時候，出版業所受的影響更大，尤其是關於書店一方面。在出版界中，書店當然是佔了最重要的地位，雜誌差不多都是附屬於書店的，（但也有書店附屬於雜誌的，如生活書店之於生活週刊）所以要講出版界的情形，不能不先提到書店。

上海的書店，除外國書店以外，大別可分爲三種：（一）新書店；（二）古書店；（三）無聊書店。新書店不僅是指新開的書店，凡是出版新智識書籍的，都包括在內，例如商務中華等。古書店是專賣中國古籍的。新書店對於文化上的貢獻固然很重要，而古書店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也不可否認，所以都是對文化有貢獻的。獨有第三種的無聊書店，專門出

一些禮拜六派或更等而下之的淫書，自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到顧明道的荒江女俠，從『韓莊夜譚』到『肉林外書』總之是有害於社會的，屬於這一類的書店，有三星新華，曼麗，好運道等等，其數量之多，亦不亞於新書店。但在這裏，我所要敘述的，祇限於新書店一種，其餘兩種，等有機會的時候再說。

上海的新書店，主要的有如左表：

店名	主要出版物	總編輯	基本作家
商務	教課書及政治經濟文藝均有	何炳松	甚多
中華	教課書及政治經濟文藝均有	舒新城	國家主義一派
世界	教課書及政治經濟文藝並有無聊書籍	徐蔚南	
大東	教課書及政治經濟文藝並有無聊書籍	孟壽椿	
開明	教課書及文藝	夏丏尊	葉紹紹 豐子愷 沈雁冰 章錫深 宋雲彬 胡秋原 梅電龍 彭芳 王禮錫
神州國光	政治經濟及碑帖畫譜	王禮錫	草 胡秋原 王亞南

北新	教課書及兒童用書
現代	文藝
華通	一般的
生活	一般的
光華	文藝
黎明	政治經濟
大江	政治經濟
天馬	文藝
新中國	文藝
湖風	文藝
新月	一般的
亞東	一般的

趙景琛 魯迅 郁達夫

施蛰存 郭沫若及前水沫社同人

鄒韜奮 生活同人

郭沫若及前水沫社同人

孫寒冰

陳望道 施存統 汪馥泉

魯迅 郁達夫

沈從文 巴金

左翼作家

邵洵美等

汪放原 高語罕 李季

- | | | | |
|-----|-----------|-----|--------------------------|
| 新生命 | 政治經濟 | 樊仲雲 | 陶希聖 嚴靈峯 劉仁靜
杜畏之等取消派分子 |
| 中學生 | 學校用書 | 高爾松 | |
| 崑崙 | 政治經濟 | 李達 | 熊得山 甯敦武 錢鐵如 |
| 民智 | 教課書及政治經濟 | 楊幼炯 | |
| 文華 | 美術及文藝政治經濟 | 邵洵美 | |
| 良友 | 美術及文藝政治經濟 | 梁得所 | |
| 太平洋 | 政治經濟 | | |
| 辛墾 | 哲學及政治經濟 | 楊伯凱 | |
| 作者 | 專門寄售書籍 | | |
| 南京 | 一般的 | | |
| 中外 | 一般的 | | |

上海的新書店，本不止這二十九家，不過其他在出版數量與質量上不很重要。就不

寫進去了。

在這幾家書店中，有幾個特點可以注意，第一是要說到政治關係。這些書店的第一個目的，當然是營業，但也有許多，負有政治上的使命。共產黨取消派，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在上海都有幾個書店，直接簡接，全部份或局部分爲其利用。共產黨所利用的書店，計有湖風，現代，光華三家。湖風書店是左翼作家的大本營，是以前左聯機關雜誌『北斗』的發行者，這是人所共知的。現代與光華這兩家，一方面因爲與創造社歷史的關係，一方面想借郭沫若等的偶像來號召，所以有意無意的做了郭沫若的總出版機關，同時自然也成了左翼作家的大本營了。左翼作家除了他的頭腦郭沫若以外，如周起應，丁玲，蓬子，魯迅，雪韋，適夷等等，與現代，光華均有密切的關係。現在左翼作家的著作，除了現代，光華以外，很難找到出版地位，所以歡喜看左翼作家作品的讀者，就羣集於現代，光華之門。而現代，光華兩家，單是郭沫若一人的著作或翻譯，多至三十餘種。至於取消派所利用的書店，除已經停辦的不算外，現在尚在營業，而且取消派尚在利用的，計有新生命，神州國光

社，亞東圖書館三家。取消派對於這三家的作用，各不相同，神州國光社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整個策略上要聯合取消派，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總出版機關——神州國光社，也就讓出一部分地盤給取消派，使李季、彭述之、任曙、嚴靈峯、劉仁靜（鏡園）等，寫些有利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文字；在這些意義上，與其說是取消派利用神州國光社，不如說社會民主主義者利用取消派之爲妥。至於亞東圖書館與取消派初無政治上的關係，不過因爲亞東的主人（汪某）是安徽人，與取消派中的領袖陳獨秀、高語罕是同鄉，舊關係極深，在很久以前就出有陳獨秀、高語罕著作甚多，近年來不過出了一些李季的著作，嚴格的說來，不能算是取消派的機關。在上海各書店中，真正能夠算爲取消派的出版機關的，還是新生命。本來新生命書局是周佛海、陳布雷、諸氏辦新生命月刊所附設的，爲一純粹國民黨機關。但不久周、陳兩氏相繼出任中樞要職，而新生命的大權，遂落在陶希聖的手裏。陶氏之思想，在三民主義之中，接近取消派，自陶氏接辦新生命以後，取消派之加入該店者日多，其最著者，如嚴靈峯所著之『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爲一最明顯

之取派消宣傳品；其次各翻譯之「蘇俄黨派文獻」劉仁靜翻譯之「托洛次基自傳」等，均爲取派消在國際上之主要宣傳文件，而著名取消派彭述之、杜畏之、合譯之「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中，冠以譯者敘文，大肆宣傳取消派主張。此外，取消派主要分子嚴靈峯輩，尙有很多著作翻譯，在新生命出版，蓋今日之新生命已非周佛海「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時代之新生命，而已成爲取消派之唯一出版機關矣。

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在上海之出版機關，爲神州國光社。神州國光社本爲一極有歷史之出版家，遠在辛亥革命以前，卽已有之，但向出碑帖書畫，有類有正書局，不躋於新書店之林，其後一九三〇年，某公由國華銀行撥五萬元，作擴充該社之用，並由陳孚木介紹會某爲總經理，王禮錫爲總編輯，而該社乃大出政治經濟書籍，而成爲社會民主主義出版之機關焉。九一八以後，社會民主主義者擴大宣傳，故又由某公在國華銀行續撥十萬，一二八滬戰時，又撥十萬，其先後數次撥款，共計達四十餘萬元，該社乃得大印雜誌，到處分送。而一部無出路之智識分子，亦復羣集其門下，一時在出版界頗具特殊勢力。但至最

近，該社經費忽極緊迫，乃至印刷人工工資，不能照付，而紙店欠賬，亦無法償清，而經理曾某，又忽失蹤，故該社勢將改組，不知將來是否仍保持其現在之面目耳。

至於國家主義派所利用之出版機關，唯一中華書局耳，但中華書局亦不能純粹為國家主義派所利用。故國家主義派在出版界中，較之以上三派，有遜色焉。

此外，尚有利用書店以為將來進身之階者，如孫寒冰之於黎明書局，鄒韜奮之於生活書店。

各書店之出版物內容，除上列之表略見其大概外，尚有一二頗足述者。商務印書館為全國最大之出版家，亦為上海各書店之王，其所出書籍，亦有頗足稱述者，但大率為純粹資產階級大學教授之濫調。至於中華書局，其小學教課書頗負時譽，為各書店小學教課書中之最佳者，但於其他書籍，則完全不行。現在中華之生命，可謂完全在小學教課書。世界書局本為一舊書店，禮拜六派之大本營也，以其所出雜誌，如李涵秋主編之『快活』，嚴獨鶴主編之『紅雜誌』，趙茗狂主編之『紅玫瑰』，蓋無聊之禮拜六派之傑作也。

後以時勢所趨，居然傾向維新，出A、B、C叢書，但半路出家，如小脚女人之驟然放大走路，總不免很不自然。無論教課書與其他書籍，大多糟透，而教課書之抄襲別家，因而引起糾紛者，無日無之也。幸該局經理，長袖善舞，鑒於書籍營業之不能有大發展也，乃轉而謀他，開設世界銀行也，收買地皮以出租房屋也，買賣公債也，買賣標金也，故外觀尙稱不惡。大東書局與世界書局可謂一對姊妹花，但大東主持人之能力，不及世界，故四馬路上尙無大東銀行之開設，而地產公債之買賣，亦遠不及世界耳。開明書局以小說起家，今則貫注全神於教課書——尤其是中等學校用之教課書，其編輯人員，如夏丏尊、葉紹鈞、豐子愷等，其學識經驗較之世界、大東之三十元四十元一月請來之野鷄編輯，實不可同日語，故其出品，亦較優勝，而銷路亦殊不惡。在新書業中，儼然成爲後起之秀，今日四馬路，租有月費一千兩之巨廈，居然硬與商務、中華，爭一日之長矣。該局自出版教課書外，其可述者，卽爲出版茅盾（沈雁冰）之著作也，計有蝕（包括動搖、幻滅、追求三種）、虹、三人行、子夜等，銷路甚佳。北新書局靠魯迅發財，由五百元之小資本，發展成五萬元之大書店，在四馬

路上，居然亦別樹一幟，杏花樓下，中西藥房旁邊，原爲性史春宮總彙市場，北新居此，其於地利，固其得也。現在以出小學教課書爲主，而以趙景琛爲總編輯，趙曾以『外套』譯作『長衫』，與胡秋原之將三階段譯爲『三層樓』同樣被見笑文壇，但亦因此而文名大著。惟於編教課書，似未免大才小用，故笑話亦常出焉。幸趙以被笑出名，愈被笑，則名氣愈大。將來北新營業，無疑將愈發展也。該局經理李志雲，最近爲發展營業起見，特聘有捐客式之交際員多人，以廣招徠，而許晚成榮任交際主任焉。現代書局於去年擴大組織後，一時頗有新氣象，惜所出書籍及雜誌『現代』十分幼稚，其書籍一般均在水平線下，惟郭沫若以偶像已成，其書銷路殊佳，而現代亦賴此維持。現在書局營業，於書籍本身以外，復勾心鬥角，如北新之用捐客，卽其一例。現代主持人，較北新主人更爲聰明，不用捐客而用花瓶，於出版界中，平添不少佳話，而營業亦因此有起色焉。

現在一般書店，除教課書外，普通書籍，銷路均不甚佳，蓋不景氣使然也。以諸作家之作品銷路相比，則以郭沫若及茅盾魯迅等之著作翻譯爲最佳，郁達夫次之，張資平已過

時，其餘自會以下，不足論矣。

(二) 雜誌

上海的雜誌有如下列：

名稱	內容	主編	出版者
東方雜誌	一般的	李聖五	商務書館
新中華	一般的	周憲文	中華書局
申報月刊	一般的	俞頌華	申報館
中華月報	一般的	林柏生	中華日報館
上海週報	一般的	黃忞甘	該社
生活	一般的	鄒韜奮	生活書店
二十世紀	科學的	楊伯愷	辛黎書店
華年	一般的	潘光旦	該社

中學生	青年界	論語	社會與教育	文學	現代	科學知識	國際文化 文選	現象	讀書中學	讀書雜誌
學生讀物	一般的	消遣品	一般的	文藝	文藝	科學的	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
葉紹鈞	趙景深	林語堂	樊仲雲	傅東華	施蛰存	明耀五	孫師毅	漆琪生	李劍華	胡秋原
開明書局	北新書局	該社	新生命書局	生活書店	現代書局	中外書店	中外書店	神州國光社	該社	神州國光社

新 巖

文 藝

李 焰 生

該 社

前 途

一 般 的

劉 炳 藜

該 社

社 會 主 義
月 刊

一 般 的

周 毓 英

該 社

上海雜誌界的蕭條，比書店的蕭條更甚十倍。上面所開的雜誌一覽表中，最大部分是附屬於某一個出版機關的（書店或報館），一部分是附屬於某一個政治集團的，至於獨立經營的雜誌，簡直絕無僅有。至於這些雜誌的內容，真是不值一說。

東方雜誌與申報月刊，內容是一個樣的。雖然利用歷史或出版家的地位的關係，銷路尚稱不惡（比起歐美日本的第一流大雜誌的銷路來，當然是不可同日語的），但其內容之不敢恭維，是實實在在的。在這裏，除了機械的敘述一點國際事情外，簡直沒有別的東西，理論的正確性當然是沒有的，就是所提供的材料，也極爲貧乏。中華月報的內容，似乎更差了一點，在這裏，連貧乏的材料也沒有了。生活是一個通俗的讀物，華年的趣味更不生及活，讀者雜誌雖然標榜着「純理論刊物」的廣告，然而內容完全是一個政治集

團的宣傳刊物，更具體的說，是不成熟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關刊物。讀書中學，內容正和牠的名稱相似，是較讀者雜誌更次一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關刊物，現象帶有一點左傾的色彩，但內容也是貧乏得很。國粹文化可說是讀書雜誌的姊妹誌。

對於辛黎書店出版的二十世紀，有特別說一說的必要，上海一班刊物的內容，總不免是貧乏幼稚，但二十世紀似乎是當別論的，這是一個比較理論的而且是比較高深的讀物，這種沒有嗎啡與糖精，但這裏有學術上的貢獻。現代書局的現代，是一個如其標榜所謂的『純文藝刊物』，但是這些作品，現在有點不敢恭維。文學是最近出版的內容完全刊載左翼作品。社會與教育是一個週刊，他們自己標榜着『學術思想本位的高級讀物』，『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講壇』，然而，事實似乎有點不符。這裏所有的，除了樊仲雲的書『國際分析』以外，就是屈卞之的『中國大學生日記』一類的東西。樊仲雲是一個程度很深的近視眼，從花園坊裏面望到金神父路，已經有點模糊，要他望到東京，甚至要他望到華盛頓與莫斯科，巴黎與倫敦，當然的，他是看不見的。屈卞之的大作，那又是十足的

『禮拜日派』最好是放在麥家圈的新華書局去與『小江平遊滬記』一同出版。論語據說是一個『幽默讀物』，是公子少爺蹲在抽水馬桶上消遣的東西。青年界就是那位把外套譯成長衫的趙先生編的，有人說趙先生既然要替外國人穿上長衫，自然也要替青年買好棺材了，預備躺棺材的青年，不妨夾讀讀青年界！新壘據說『新的辟壘』的意思，但據看過的朋友說，他的內容，可以拿從前創造社一種刊物『流沙』這一名詞來形容，前途是一種內容很壞的東西。

上海的雜誌，就是如此！

(二) 報紙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報紙，於列后：

報名

報名

申報

新聞報

時事新報

民報

時報

大晚報

大美晚報

晨報

當然的，全上海的報紙，不止這幾種，其餘的還多得很，尤其是小報之多，是很驚人的，不過在這裏我不想多浪費筆墨，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對於上海的小報，當另作一文。

申報當然是中國最有歷史，也是銷路極廣的報。在不久以前，申報的史老闆忽然心血來潮，覺得申報有改革的必要，於是拉了一批「潮州蕃薯」（外面是黃的，心裏有點紅色的一種植物）進報館，於是，黎烈文接了自由談，李公樸編了業餘週刊，唐公憲加入了年鑑部，還有一位恕我不知姓名的先生做了「讀者顧問」。於是，古老的申報，居然也充滿了左傾的論調。而且，連「電影專刊」裏的論調也左起來了。史老闆似乎是要恢復他的把弟兄「齊撫萬大帥」當權時的那種積極精神，幹一點事業出來，所以除了日報以外，還有月刊，年鑑。還不夠，於是又弄了一個「特種出版部」，還有一個「流通圖書館」，還有四個「業餘補習學校」，還有一個「新聞函授學校」，還有……還有……申報館就

是這樣的地位更其重要起來，但申報的內容，新聞實在是不及從前多了。

新聞報的銷路，比申報更大了，可說是全中國銷路最大之日報。但事情是有點不可思議的，銷路這樣好的報，內容實在是壞得偉大！據說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愈是內容壞的報紙，銷路愈好，噫，獨鶴依然新聞報紙的一個重心，單是這一個，已經可以知道新聞報的內容了。

時事新報，不愧是上海報紙中比較最完善的一個，牠的新聞比任何一家報紙更爲充實。晨報在初辦的時候，還有一點朝氣，現在比從前更差了，要使一個報紙辦好，原是很困難的。時報是愈弄愈不像樣了。

大晚報，的確也是後起之秀，對於新聞方面，尙頗有精彩，不過副刊太使人惡心了。禮拜五原是永遠弄不出好東西來的。

上海的報紙，就是如此！(完)

(二二七，二三)

從中央晚報說到上海民報

衣人合編
白天

——改組派在上海宣傳歷史之一頁——

汪精衛先生自武漢政府失敗後，專門販賣其法蘭西式的民主革命的口號，吸引了不少夾攻中的青年，造成所謂國民黨中之式派——改組派。自民國十八年起，一直到汪先生就任行政院長職之最近一年止，改組派在上海的宣傳工作，就是注全力於辦報。中央晚報是開門第一炮，由中央晚報以至上海民報（不是民國日報改組後的民報）其間或因經費關係，或受時局影響，或是內部發生分化，曾更改不少面目。如由中央晚報脫胎之中央日報（係小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大不相干），一變而為革命日報，再變而為國民日報，三變而為華東日報，至上海民報汪先生上台為止，辦報工作纔告停頓，但變化雖多，本來面目所持主張是一貫的。和孫悟空一樣，雖有七十二變，本來面目還是活猴子，現

在待我慢慢地述來，俾供讀者的參考。

1 曇花一現之中央晚報

民國十七年唐生智叛變失敗，民國十九年李宗仁出師無效，熱居已久之汪先生無時不蠢蠢思動，此時認爲時機已迫，乃利用失意軍人組織了一個護黨救國大同盟。於民國十八年十月，在上海辦了一張夜報，就是中央晚報，以反對獨裁，完成民主革命爲其中心主張。

□三個星期關門大吉□ 中央晚報的經費，按月爲二千元，由郭復初、梅心如、黃漢樑三個大老板共同負擔，編輯部方面以楊全予爲主筆，梅心如如撰述評論，夏奇峯編輯附刊，唐錦柏等剪報編新聞。因爲言論之富於刺激性，所以中央晚報出世時，和居正主辦之江南晚報、陳公博主辦之硬報，後先毗美，真可謂洛陽紙貴，風行一世。但僅僅三個星期，以當局之嚴厲查禁，印刷老板胆小，中央晚報就此壽終正寢。

2 江西老表編中央日報

曾經和陳公博打過筆墨官司之江西老表彭學沛，自從以學者自居，見信於汪顧（餘）之後，天天在顧氏之前，吹上海有多少嘍囉可以號召。於是顧孟餘下旨彭學沛担任上海方面之宣傳工作，是時中央晚報適已關門，足智多謀之彭學沛乃以日報代替晚報，承繼其使命。

■警報傳來老表受驚■ 和彭學沛同時走進中央晚報者，有唐有壬李傑生二人，其餘均未更動，不過主筆之職已讓給老表。一天老表正在編輯部搖頭擺尾做「警居蔣介石」評論之時，密報傳來說：「法政治部已通知，下午要來查封了。」按：他們與法捕房方面已有接洽，如遇查封時，先來通知俾便遷移。）彭學沛連忙把自來水鋼筆丟了，從編輯部裏奪後門而出。等到下午巡捕來搜查時，編輯部已空空如也，但中央日報不得不暫時停版，計其壽命僅一月餘。

3 轟動一時之革命日報

革命日報由中央日報之改組而來，產生於民國十九年的春天，正當閻馮叛亂的時

候。該報目的，在顛覆中央政府，鼓吹閻馮作亂，而對於汪精衛先生之一言一動，尤爲該報主要的材料，倒也轟動一時。總編輯爲彭學沛，編輯李燄生，李嵩風，陳言，楊全子，唐有壬等，經理李星輝，副經理唐錦柏，印刷主任梅心如。經濟來源，先由汪精衛每月負擔二千元。擴大會議成立後，由該會按月津貼三千元。當時內部分有兩派，一派爲改組幹部派，李星輝，唐錦柏等屬之一派爲彭學沛派，李嵩風，李燄生等屬之。旗鼓相當，各有千秋。

□彭學沛頭價值萬元 □ 彭學沛爲革命日報的主筆，其職務除編輯重要新聞之外每日還要做一篇罵人的文章。任務既重，上海當局自然特別注意。所以彭每於聖母院路俄國菜館至金神父路花園坊報館裏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防人暗算。偶然背後發現不相干的人，雖已到了報館門首而不入，必左右巡遶數次，直至四面無人，才一溜烟鑽進報館中。日如此勿，稍間斷嗣。後當局曾懸賞一萬元捉拿彭學沛，其出處便格外謹慎而小心了。

□經濟學家胆小如鼠 □

唐有壬亦爲革命日報重要分子之一，每夜必至報館，至則必

捏造電報數則，不是說顧祝同戰死，便是說歸德已經陷落。惟唐其時尙任職中國銀行，故其行蹤極爲秘密，姓名不願洩露，而其住處更不願告人，所以防抄家之禍。某日革命日報小同志訪至其家，嚇得唐先生面如土色，翌日將全家悄悄遷去，其胆小甚於婦人。

□ 擴會成立老表北上 □ 革命日報館址雖甚秘密，但印刷所却曾被封兩次，報販也會一度捉將官裏去。時北平擴大會議正在鼎盛時代，彭學沛做官心熱，毅然北上，總編輯交於其同鄉杜嵩風，同時內部大鬧意見。從此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而上海當局偵查格外嚴厲，革命日報的同志們，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不久即自動取消革命日報招牌，而易以國民日報了。

4 委員制下之國民日報

自擴大會議成立後，彭學沛走馬上天津，在天津辦了一張人民日報。上海方面就由革命日報之舊部，重行改組，於民國十九年之秋出版國民日報。其時陳言楊全子二人也已脫離，所以內部力量較革命日報時代差了許多。

□支配難均改委員制□國民日報雖然是一張不大不小的中號報紙。但內部的人都想包攬全權。在彭學沛主持之時期，因彭之獨裁手段高明，所以內部人員，雖有不滿於彭者，亦敢怒而不敢言。自彭學沛走了後，內部就大起傾軋，於是改用委員制，以示平均。委員爲唐有壬、李嵩風、李燄生、夏奇峯、陳書農、李星輝、唐錦柏，及現在加入南華派之健將胡辣生等。以唐有壬爲主筆，但唐不常到館，所以實際上主筆大權是由彭學沛之親信人李嵩風代理的。自改組委員制後，內部的裂痕，漸漸地彌補了。

□負責無人苦了職員□是時報館之經費仍由擴大會議按月津貼三千元，內部小職員如編輯校對之類，每月生活費僅僅四十元。但因改了委員制後，經濟負責人都是你推我，我推你，以至小同志每月的伙食費常起恐慌。幸虧唐錦柏大開食客之門，一般職員沒有飯吃時都去找他。但唐錦柏也是苦瓜，弄得無法時只得把老婆的金戒子當了，供小職員的伙食，後來國民日報反因租界當局雷厲風行的查禁，僅辦了四十五期就此停版了。

5 傾軋最烈之華東日報

華東日報，於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出版，內部人材仍是國民日報之原班人馬，此時擴大會議已結束，其經費來源係由汪精衛直接津貼，按月仍是二千元。因擴大會議結束後閻錫山送了汪精衛十萬元，辦報的經費就是從這十萬元中抽出的。

□ 傾軋焦點在彭學沛 □ 華東日報時代，內部傾軋最烈。其傾軋之原因，實為彭學沛一人。蓋此時彭學沛雖在天津主辦人民日報及民友雜誌，但仍放心不下上海之宣傳機關，想把津滬兩地，由一人包攬，於是派遺唐有壬、李嵩風、胡辣生等把握了編輯部的大權，連下級幹部人員，都是彭學沛之私人。彭學沛之膩友X女士也時常帶了滿身的羊騷臭，把大屁股在編輯部的裏椅子上坐，像煞有介事的做起文章來，一天因為X女士發騷，打了茶房的耳光引起了全班人馬之反攻，成立了反彭派的小組。

□ X女士大鬧編輯部 □ 在反彭派之中，分成兩個小組，唐錦柏、李星輝、陳書農三人為一個小組，包攬經濟權。夏奇峯、李饒生兩人為獨立派，一方面反彭，一方面與唐錦柏等也

不能合作，一天X女士家裏要付房錢，拿了彭學沛之信，跑到華東日報來，向李嵩風借錢，可奈經濟權操在唐錦柏之手，X女士只得向唐點頭，唐竟置之不睬。X女士大發雌威，把編輯部筆硯紛紛擲下，號淘大哭而去，從此彭唐之間更深一層裂痕，此次彭學沛做了行政院政務處長，而唐錦柏之流還是流落申江，其根源就在X女士身上。

華東日報之生命整整二個月。

6 壽命較長之上海民報

華東日報結束後隔了不久，又改出上海民報，此時廣東正式成立非常會議為改組派活動最烈之時。華東日報之經費係由非常會議撥給，按月增加到五千元，內部編輯之生活費也增加到八十元。總共報館開支為二千八百元，尚餘二千二百元就引起了互相爭奪的風波。

李嵩風宿娼討老婆。拿錢最多的要算李嵩風，報館每月五千元經費是由李嵩風到廣東去接洽的，所以初次領款就措油了一千元。李在報館每月生活費僅一百五十元。

而平日喜歡嫖么二堂子，弄來一身的楊梅瘡，化了二百塊錢就醫於霞飛路申江醫院，由醫生劉悟叔替他打了十幾次六〇六才算醫好。楊梅瘡醫好後，覺得嫖妓不是生意經，乃蓄意討一小老婆。是時適由江西被共匪之難逃來一個密司，名叫龍之溪，他的父親是個江湖醫生，和彭學沛小同鄉。龍之面貌尙屬娟秀，於是由彭之來頭，和這飄泊少女在大中華飯店結婚，用去二千餘元，都報在上海民報的花賬上。其次，如唐有壬和李燦生也揩了不少的油。

■ 顧孟餘前大起衝突 □ 李嵩風想握經濟大權，於是想包攬上海民報，結果爲夏奇峯、李燦生、唐錦柏等反對，包辦不成。李嵩風名爲主筆，但社論不會做，大半由谷正鼎、陳書農、唐有壬等做的，當時陳書農、唐錦柏、李星輝等與上海反幹部派鬥爭甚烈。李嵩風乘機鼓動李燦生致信顧孟餘，離間唐錦柏，此信由唐有壬帶到廣東，適被幹部派梅心如所見，告訴唐錦柏，在顧孟餘面前互道是非，於是雙方裂痕愈顯，編輯部內幾至無人負責，祇有下級幹部人員在裏頭負責實際編輯之責任。

□上海民報最後風頭□ 汪到上海開和平會議的時候，上海民報已經是半公開了。一般職員，在愛多亞路外灘碼頭上歡迎汪精衛，每人帶了一大堆上海民報，分發給歡迎的人們，表示他們是老牌的左派。於是張鵬聲之流，就拉攏了民報派中之人物組織上海黨務改進會，用去顧孟餘二千多塊錢，結果和上海民報一樣的宣告壽終正寢了。

(一一二，一一三，
一一三)

□欲知道上海報界的情形請常閱上海週報□

特別委員會成立後之中央日報

邵興

——對於社會新聞（中央日報小史）之補充——

在社會新聞第二卷第四期現代史料中有具名萬式度者做的「中央日報小史」一文，該文據萬君在末了聲明，係在酒席筵中，偶遇曾服務中央日報之某君於酒酣耳熱之際，大發其所經歷之牢騷，並又這樣說：『惜以方言關係，所聞或有未真。』記者讀了該文後，亦覺該文述焉不多，語焉不詳。且所載均係十六年以前之情形，十六年後雖然也有提及，但不過寥寥數語而已。因之，記者特撰此文，以爲萬君中央日報小史之補充焉。

▲中央日報復版之經過

民國十六年秋，甯漢合作告成，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後，中委葉楚傖、桂崇基等鑒於中央日報停版已久，爰有提請中央復版之倡議，時中央特別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方面亦

因中央方面不能不有代表中央意志之純粹言論機關，對於葉桂兩氏建議均表贊同，遂於十六年十一月間派潘宜之、彭學沛等來滬籌備復版事宜，籌備畢，中央方面即正式委任潘宜之爲中央日報社社長，彭學沛爲總編輯，並決定四馬路望平街口前商報館舊址爲社址，於是中央日報於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宣告復版矣。

▲復版後中央日報之內容

中央日報既然後復版，其編輯頗爲特色，排印尤稱新穎。全份共計三大張，其第一張爲專電，與國內要聞，第三張爲黨務及國際消息，第三張爲本埠新聞，及經濟消息與副刊摩登。當時總編輯彭學沛除每日寫社論一篇外，復親自編輯國際消息。彭氏每日社論對當時國內政治設施，盡是滿紙牢騷，其言論之痛快，實淋漓盡至。此外如周炳琳擔任編國內要聞，許孝炎編黨務，南國劇社創辦者田漢擔任編副刊摩登，均係各顯其拿手好戲，故當時中央日報內容在各報中可稱佼佼者也。

▲黨訓學生驚破彭學沛好夢

中央日報社除編輯部外其他如校對、庶務等職位，完全雇前用上海黨務訓練所學生擔任。蓋社長潘宜之爲前上海黨務訓練所所長，彭學沛爲教務主任，自潘氏任中央日報社社長消息傳出後，一般失業之黨訓學生無不欲前往謀一噉飯之地，惟潘氏常往來於京滬間，行蹤無定，學生不易會見。彭學沛則寓居於霞飛路一一一四號三樓，於是黨訓學生往彭氏寓所謁見者絡繹不絕。與彭氏同居者爲一西洋年輕女子，一日有黨訓學生徐某者，欲謀中央日報社總務主任職，乃於清晨趨彭氏寓所造訪，時彭氏適與西洋情婦交頸尋夢之際，雖彭氏僕役囑其稍待，然該學生徐某因不耐久候，乃獨自闖入彭氏臥室，彭氏竟好夢爲之驚破，徐某見狀大駭，祇得默然而退。

▲桂系軍人叛變與中央日報遷京

十八年春桂系軍人叛變，南京中央政府。潘宜之爲桂系方面三等角色，事機暴發後，卽祕密離滬赴漢，上海市長張定璠（白崇禧之參謀長）亦同時向中央提出辭職，與潘宜之同行。潘離滬後，中央日報事務完全交託彭學沛代拆代行，然此時中央日報經費已

宣告無着，內部小職員因二三個月未發生活費，個個都弄得床頭金盡，典質一空，有的甚至買大餅油條充飢，同時中央日報因當時桂系正在發動，言論方面，漸見色彩，頗為中央方面所注意，未及數月，連印報紙費亦由彭學沛墊款購買，直至十八年九月間，桂系軍人完全失敗，中央日報始有停辦遷京之舉矣。

(二二，二二)。

□欲知道上海出版界的情形請常閱上海週報□

普羅文藝運動史

楊甫

關於普羅文藝運動的錯誤幼稚，在這裏我不想多說，因為我在這裏所要說的是普羅文藝運動的歷史，不是批評普羅文藝的價值。

嚴格的說來，普羅文藝運動是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但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左翼文藝運動已經有了相當成績，所以這裏不能不從一九二八年以前說起。

遠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們辦新青年，已經揭出文學革命的旗幟——陳獨秀辦新青年，是始於一九一六年，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一九一七年元日發表於第二卷第五號的新青年上的。及到五四運動興起，文學革命的初步工作已經完成，不久就有中國××黨的成立，於是新文化運動就向左傾，而最初的文學團體——『文化研究會』亦於一九二〇年底宣告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是周作人，瞿世英，葉紹鈞，

朱希祖，王統照，郭紹虞，耿濟之，沈雁冰，孫伏園，鄭振鐸，蔣白星，許地山等十二人。成立後加入的，有魯迅，瞿秋白多人。這十二個發起人中，除了沈雁冰以外，都是浪漫的自由主義者。但沈雁冰在這個時候完全拜倒在陳獨秀的說教之下，成了一個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了，而他在這十二個人中，又是比較活動的份子，所以文學研究會在初成立的時候，已帶了濃厚的左傾的氣味，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宣言，已有『將文藝當作高興時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爲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

瞿秋白加入以後，更給了文學研究會一種新的活力，雖然秋白那時候還沒有加入××黨，但他的思想素來是左傾的，又是一個活動份子，所以文學研究會的態度，更加左傾了。然而在這個時候，無論是沈雁冰或瞿秋白，他們都還沒有懂得什麼普羅文學，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依然是所謂資產階級性的。

後來，創造社也成立了，但創造社是一個浪漫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集團，根本沒有

普羅意識，所以就思想上講，比文學研究會是不會急進的，尤其是郭沫若的詩，那完全是有閑階級玩的東西。不過郁達夫的小說『沉淪』、『蕙蘿集』很博到一般青年的同情，因為他大胆地描寫了性的苦悶和窮困的苦悶。不過在郁達夫的著作中，充滿了頹廢的意識，自然也談不上革命了。

我聽到過一位日本朋位說：『中國第一個倡文學革命的是胡適之，第一個倡革命文學的是蔣光赤。』這句話確有幾分真理。蔣光赤不愧是中國第一個倡革命文學的人。他的第一部著作『新夢』（詩集）是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在上海書店（××黨立書店）出版的，但他在一九二四年就以蔣俠僧的筆名，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文，極力提倡無產階級文化。雖然『新夢』的技巧還很幼稚，但他的意識較之郭沫若的詩，又大有不同。此後，蔣光赤陸續發表他的『哀中國』、『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等，鼓吹革命文學。平心而論，光赤的作品，在技巧上是一無可取的，尤其是他的自誇，還引起讀者的厭惡，但無論如何，他總是第一個提倡革命文學的人，這點是不能抹

煞的。

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到了廣東——這革命空氣極濃厚的領帶，也漸漸地趨向於這一方面去了，創造社的機關雜誌，如洪水之類，也漸漸談革命了，但嚴格地說來，整個的創造社，還是在『飛絮』『落葉』的浪漫的氣氛中，不過創造社的小夥計，如周全平、潘漢年之流，已漸漸由左傾而參加實際工作了。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整個的××黨是不注意於文化工作的，他們的宣傳，也不過是一種簡單的政治的傳教而已。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這些英雄們由『革命之官』而墮落到『亭子間文豪』，一方面是爲了無聊，一方面也是爲了生活，寫文章來賣，於是乎，『普羅列塔里亞文學運動』的大旗掙出來了。

創造社的出版部，雖然很早就在上海開張了，但最初是無所謂的，倒是在蔣光赤領導之下的錢杏邨、楊邨人、孟超等在北四川路開設的春野書店，先豎起革命文學的幌子，出版有『太陽月刊』及『太陽叢書』，鼓吹革命文學，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時候。一九二八

年的春天，這些英雄們幾乎全都到了上海，於是『創造月刊』、『文化評判』都成了普羅文藝運動的利器了，自一九二八年春至一九二九年春，是普羅文藝運動開始的時期，也是普羅文藝運動全盛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屬於這一派的機關雜誌，有如下表：

刊名

主編者 發行者

刊名

主編者 發行者

創造月刊

馮乃超

創造社出版部

文化批判

朱初梨

創造社出版部

文藝新聞

馮乃超

同右

日出

華漢

同右

新思潮

朱鏡我

同右

思想

潘東周

同右

太陽月刊

錢杏邨

春野書店

我們月刊

洪靈菲

曉山書店

泰東月刊

范香谷

泰東書店

落葉月刊

羅懋其

落葉書店

時代月刊

時代書店

拓荒者

蔣光赤

現代書局

此外尚有許多『半機關誌』，即表同情的刊物。屬於這一方面的人物，是郭沫若（麥克昂，易砍人），成仿吾，彭康，蔣光赤，王獨清，李初梨，馮乃超，華漢，朱鏡我，龔瓜廬，錢杏邨，

潘梓年，潘漢年，鄭伯奇，沈起予，沈端先等。

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的中央黨爲使文化運動發展起見，特設一文化支部（直屬江蘇省委），以爲文化運動的中心機關，但是那時在公開方面，並沒有團體的組織，這當然是一件憾事。却好這時候，『羅素主義者』張松年，從北京失意跑回上海來，看見上海的出版事業頗有蓬蓬勃勃的氣象，就想也來幹一下。但是這位『羅素主義者』的資格是很老的，他是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代的人物，也可以說是××黨的『開黨元勳』。雖然後來頗爲落魄（××黨是很早就把他開除了的），但那一種倚老賣老的神氣，使他不肯低首下心於這班後生小子之前。可是自己在上海又沒有幫口，又沒有羣衆，要在出版界有所發展，也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就想要以他爲中心來組織一個文化團體，開始活動。當然一個人無法進行的，於是他找到了樊仲雲、鄭振鐸、李達，也找了一班所謂左翼作家，發起組織一個『中國著作家協會』。發起人中，除了張松年、樊仲雲、鄭振鐸等以外，左翼作家倒有不少，如鄭伯奇、沈端先、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洪靈菲、孟超等，到不下二三

十人。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旬的一個早上，在雪後初晴的時候，這中國著作家協會在橫濱橋廣肇公學開會了。小小的會場，擠滿了一百幾十個人。中國究竟是一個文化發達之邦，著作家有這麼多！然而，天曉得，這些所謂作家，有的不過是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過一篇『一胎三孩之奇聞』一類的文章，有的甚至并此類文章而無之，不過和某書局的校對有點交情，也就以作家的資格來出席了。不待說，這些所謂作家，是××黨文化支部臨時雇來的，據說到廣肇公學這樣來一趟，每人可以領到四角錢的車費。

開會了，推舉主席團，是鄭伯奇，張松年，樊仲雲三個人。我們這位羅素主義者起初看見來了這麼多不三不四的人，心裏嚇得有點微跳。他是聰明人，一眼就看出這些不三不四的英雄是從那裏來的，他想真是真了，眼見自己要利用的團體，被別人利用去了，說不出還要彼巡捕房請去吃官司。還好，主席團三人中還有我們羅素主義者，於是他又起勁致開會詞了。但他剛才一開口，台下就有倒彩喝出來。

烏煙瘴氣鬧了三個鐘頭，選舉委員了。當選是鄭伯奇，沈端先，王獨清，錢杏邨，李初梨，

馮乃超……等等。在十三個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屬於左翼作家的，有十一個，僅僅有一個執行委員（樊仲雲）和一個候補執行委員（鄭振鐸）不是屬於左翼的，而我們的第一位發起人，羅素主義者，終於是落選了。據說原來是這樣的：每個來參加這會議的左翼份子（大部分是臨時拉來的），都由文化支部發給他們一張中國著作家協會的發起宣言，在這幾十個發起人中，有許多人是姓名旁邊用鉛筆來打一個圈，那就是文化支部所決定應當選為委員的人物，當然的，文化支部決不會把我們羅素主義者也圈進去。因此，中國著作家協會的發起人，雖然應有盡有——如這裏有施存統，許德珩，李達，熊得山，也有左舜生，陶希聖等等，然而領導機關完全掌握在左翼的手中了。這樣，這些非左翼的人都不願意再來了，而羅素主義者的張松年，更是垂頭喪氣的回北京去了。所以中國著作家協會除了那天在廣肇公學鬧了三個鐘頭以外，以後就沒有下文了。文化支部形式上是勝利了，但是在實際上是失敗了。於是乎，他們進一步的組織了一個清一色『自家人』的『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事。雖然這個時候創造社出

版部已經被封了，但左翼文藝運動還是蓬蓬勃勃的向上發展。

一九二九——三〇年，這兩年可謂是社會科學書籍最得勢的年頭，於是普羅文化運動，由文藝方面蔓延到社會科學方面來了。不久，『社會科學作家聯盟』也成立了。所謂『左聯』與『社聯』成了當時文化運動的兩大柱石。

普羅文藝運動不僅由文藝影響到社會科學，而且影響到戲劇及其他各方面。於是乎，在左聯領導之下的『藝術劇社』成立了，而戲劇界的先進，如田漢之流，也漸漸的『赤化』了。成立了藝術劇社還不夠，又另外組織了一個『戲劇作家聯盟』。這三個聯盟——左聯，社聯，劇聯，在當時的確是出了一下風頭，但最出名的。當然還是左聯。

但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正是這些赤色英雄們得意揚揚的時候，環境的壓迫也來了。那正是長沙暴動的時候，各處對××黨是一樣嚴厲的壓迫，於是左聯社聯劇聯同時遭遇了許多不幸。出版物之被扣留，書店之被封，這是常有的事。一九三〇年六月間，左聯與社聯最主要最活動的中心人物彭康弟兄，因為『北京路事件』，在上海被捕，每

人判了七年徒刑，關在提籃橋西牢裏了。朱鏡我——也是左聯和社聯的中心人物——被派到安徽去，在蕪湖被捕了。蔣光赤病死了，田漢被通緝了，王獨清被開除了，孟超失蹤了，羅懋其槍斃了，這種不幸的事件，連續而來，於是整個的普羅文藝運動，漸漸的衰敗下去了。

在這裏還必須敘述到左聯一個重大的轉變。本來左聯的領導權，完全是在創造社手中的，領袖當然是郭沫若，次一點是成仿吾，王獨清，再次一點的是李初梨，馮乃超。那時他們反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語絲派的魯迅，一個是『牯嶺到東京』的茅盾。他們對於魯迅的攻擊，最初是嚴厲的，簡直把他作爲第一個敵人。在文藝新聞上，他們甚至造一個謠言，說南京教育部給了魯迅翁每月三百番的酬勞金，藉以證明魯迅翁是『南京政府的走狗』。對於茅盾，也是取了攻勢。茅盾就是沈雁冰，沈雁冰原是××黨的老前輩，但自從十六年武漢分家以後，他就表示『不幹』，於是引起了左翼英雄的攻擊。但是後來，這陣勢轉變了，一向被左聯攻擊的人——魯迅與茅盾——竟做了左聯的領袖，而左聯原

來的領袖——創造社的英雄，一個個都滾了蛋。郭沫若第一個被淘汰了，成仿吾消極了一下，後來索性跑到江西去了，王獨清，爽爽快被開除了。其實，王獨清也的確鬧得太不像樣了，在一九二九年的新年裏，他印了許多賀年片來分發，鄙人也曾蒙他寄來一張，當時覺得很好笑，原來他的賀年片是這樣的：

恭賀
新禧
浪漫詩人王獨清

但開除他的理由，據說是因為他參加了取消派。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左聯社聯等左翼文化團體聯合起來，組織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爲文總。關於文總的一切，等將來有機會時再寫出來吧。

(二二九，二八)

左翼文壇底近狀

中 心

中國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發生了所謂左翼文化運動，以上海爲中心，居然蔓延到各地去，『普羅文藝』儼然成了一種勢力。但是時間不過兩年，普羅文藝運動又歸於沉寂。在一九三一年，普羅文藝運動幾乎完全停止了。及到去年一二八事變以後，左翼作家聯盟與社會科學家聯盟合併，改爲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以後，一時又有復興的趨勢。但我在這裏，不作歷史的敘述，僅僅將牠的現狀作一個簡單的報告，想亦爲讀者所樂聞。

首先是要說到左翼作家的團體方面。自從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無產詩人聯盟，戲劇作家聯盟等各左翼文化團體併合成爲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以後，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簡稱）就成了一個龐大的團體，屬於這團體的會員，不光是C P，也不光是作家，從職業上統計，固然教書匠與作家是佔去了一部分，但其他職業的也

很多，這裏有銀行的小職員，有交易所的練習生，有汽車行的老板，有旅館的賬房，有工廠的工人，有公司的跑街，有洋行的寫字，有地產公司的收租員，甚至還有巡捕房裏的翻譯，簡直是無所不有。至於負責的人，也不一定是作家。屬於這一團體的份子，爲我們所熟知的，是魯迅，沈雁冰，周起應，谷非，沈端先，田漢，穆木天，鄭伯奇，傅彬然，何畏，適夷，沈起予，白薇，錢嘯秋，錢杏邨，李劍華，袁殊，沙汀，張耀華，湯文燕，隗沉，林伯修，蓬子，森堡，華蒂，林克多，李輝英等，這些人大概都是『作家』。至於洋行寫字，公司跑街，銀行夥計，巡捕房翻譯之類，因爲人太多了，而且這裏大概是無名小卒居多，所以爲外面所知道的也很少。在文總成立的初期，負責人是馮雪峯適夷等，但後來起了一點變動，那是在今年春天，文總在討論『第三種人』及『同路人』問題的時候，馮雪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問題是爲了胡秋原。胡秋原是A B團的一個三等角色，雖然口頭上不離馬克思與普列哈諾夫，但實際上，共產黨方面早已把他放在紅蘿蔔擔子裏。但馮雪峯却認爲他是同路人。所謂同路人者，雖不是文總的同志，但比同志僅差了一點，路線是與文總相同的，所以同路人可以

稱之謂準同志。這當然要真正的紅心蕃薯纔行，胡秋原是紅蘿蔔，而不是紅心蕃薯，因此他當然不能算是同路人。馮雪峯想把胡秋原抬舉起來，由紅蘿蔔升級到紅心蕃薯，但立刻就遭了同志們的迎頭痛擊，第一個是周起應，他說胡秋原固然是反革命，而馮雪峯要把反革命的胡秋原抬上來做同路人，那就是證明馮雪峯做了胡秋原的同路人。

馮雪峯遭了這迎頭痛擊，還不表示悔過，進一步說胡秋原是第三種人。所謂第三種人者，是不左也不右（第一種人是左，第二種人是右）亦即是無黨無派。據馮雪峯說，胡秋原縱然不能做同路人，但退一步做第三種人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馮雪峯雖然退一步，而周起應等又進一步追擊，他們以為第三種人是指無黨無派不反對CP者而言，但胡秋原既是A B團，又是反CP的人，怎麼可以列在第三種人呢？於是馮雪峯被駁倒了，而文總的領導權，也由馮雪峯的手中轉移到周起應的手中，直至現在，文總的負責人還是周起應。魯迅與茅盾，是文總的幌子，但魯與茅又有不同。魯雖為幌子，但頗熱心從事於文總的組織工作，而茅則完全幌子矣。而且，因為地位的關係，文總的負責人雖是周起應，而

重心還是在乎魯迅。

其次是要說到左翼出版界的狀況。現在文總直接指導的刊物，簡直可以說沒有。生活書店新創刊的『文學』，比較可說是文總唯一關係最深的刊物了。『文學』是由胡愈之拉攏中華職教社與文總兩方面的結果，名義上是由傅東華與茅盾合編，實際是由茅盾編輯的，當然的，這裏的份子，大部分是左翼作家。本來光華書局有一『文學月報』，由周起應主編，是左翼一手包辦的刊物，但早已停版了。現在生活書店的『文學』，祇是光華文學月報的復活，不過態度上，『文學』比文學月報更幽默一點。

在社會科學雜誌方面，文總完全是沒有的，祇有利用個人關係發表一點左翼作家的作品，那就是『現象』。此外小刊物，如『出版消息』，文總倒相當可以利用。

在單行本的書籍，年來左翼文壇的收穫是很少的，比較可說的，還是茅盾，他的『子夜』大約可說是左翼文壇的唯一巨著了。魯迅很少寫東西，郭沫若以考古爲多，他的『武昌城下』，將在光華出版。

在上海各書店中，左翼作家的出版機會是愈弄愈少了，現在左翼作家還可以出幾部書的書店，祇有現代、光華、湖風、南強等，反不如取消派門路之多了。

至於左翼作家個人的消息，近來也很沉悶，大概如下：左翼偶像魯迅，因畏熱，不大出門，但仍在上海，外傳他赴青島之說，絕對不確。茅盾在半個月以前，揚言赴莫千山避暑，實是在到浙江烏鎮故鄉去了一趟，日來已回上海，外傳他赴浦東鄉間之說，亦非事實。鄭伯奇在良友公司當編輯，小報上說他在一個什麼洋行當康白肚之說，更屬無稽。沈起予因為在上海感覺生活困難，已到福建去了，預備在福建做灰官。李劍華本來住在北四川路，在「一二八」以前，本來已有許多人搬家逃難，因為那時風聲已經很緊，但李劍華不逃，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搬家？他的回答是：「他們是沒有政治常識，所以庸人自擾，有政治常識的人，一定可以知道上海是決不會發生戰事的。」但是在「一二八」那天下午，這位「有政治常識」的李教授，也終於搬家了。他去年從虹口搬到法租界，現在又從法租界搬回虹口去了。為的是他執教的學校，本由虹口逃到法租界，現在也由法租界搬回虹口

去了。何畏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暑假後，即到澳門去了，據說不久可以來上海。穆木天自從吃過幾場短期官司以後，住址屢遷，最近捕房又到他家裏去抄了一回。周起應雖然頗為各方面所注意，但他頗爲瀟灑，時常出入於公園，依然風雅文士本身。（二二二，七二〇。）

□欲知道左翼文壇的情況請閱上海週報□

茅盾的轉變

楊甫

『茅盾就是玄珠，玄珠就是沈雁冰。』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比知道撤翁就是實庵，實庵就是陳獨秀，或何家幹就是魯迅，魯迅就是周樹人的人更多了。

的確，茅盾已是一位『名人』了，雖然茅盾這一名字，出現在世上還不過五年。有人說：茅盾之出名，是由於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動搖』、『幻滅』、『追求』三部曲的小說。但這是不正確的；茅盾的所以成名，就因為他是沈雁冰；因為沈雁冰在茅盾這名字未出現以前，就已經有了名氣，所以當『動搖』這篇小說在小說月報刊載的時候，起初並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有一個什麼刊物上發表了『茅盾就是玄珠，玄珠就是沈雁冰』這消息，於是茅盾就被人們注自，而三部曲也傳誦一時了。所以茅盾之成名，實在由於他是沈雁冰，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的問題，是沈雁冰如何成名呢？

說到沈雁冰之成名，有許多人以為他是由於辦小說月報，這也是不正確的。他之所以成名，由於文學研究會；而他在文學研究會的地位，由於他有『我的朋友陳獨秀』這話怎講呢？請聽下文：

沈雁冰是浙江嘉興烏鎮人，這是讀過現代雜誌上他作的『還鄉雜記』就可以知道的。他在幼小時是不是『有神童之目』，我可不知道，但他自小是個聰明人，這點是靠得住的，他在北京大學的文學系裏畢了業，那還了得？在那時的我們浙江家鄉，在『京師大學堂』裏畢了業，簡直比點了翰林還光榮。所以在這個時候，沈雁冰在浙江家鄉方面就獲得了很光榮的名譽。

由蔡元培的介紹，他加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當了一名編輯，初進去的時候，月薪僅六十元。但是沈先生發揮他的天才，在商務方面，不久就取得了相當的地位，後來做了小說月報的主編，簡直成了商務編譯所的要人了。

那時有一個文學研究會，雁冰就是參加的一個，而且，他在文學研究會裏，居然成了

一個要角。當時文學研究會在文化界很有地位，而在文學研究會有相當地位的沈雁冰，也就在文學界成了一位小名人了。但是他在文學研究會的地位，與其說是由他文學上的天才得來，不如說他是從政治上的活動得來。因為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認識了陳獨秀，認識了李大釗，陳獨秀辦新青年的時候，他和獨秀往來得很密切，後來，他又加入了共產黨。一個有政治背景的人，在一羣沒有政治關係的羣衆中，往往有可以特別的活動。於是，沈雁冰在文學研究會，就嶄然露頭角了。因為在文學研究會中，除了已經脫離文學生活的瞿秋白外，其餘都是沒有政治關係的人（丁曉先與政治發生關係，是以後的事），在葉紹鈞，鄭振鐸，耿濟之，乃至趙景深這班人中，雁冰當然是特出的活動份子了。雁冰之所以成名，實繫乎此！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時雁冰雖然沒有參加什麼實際活動，但他做了共產黨中央的重要交通員。那時閻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裏，每天可以收到幾封『沈雁冰先生轉交鍾英小姐玉展』或『沈雁冰先生轉交陳仲甫先生台啓』的信。陳仲甫是誰，倒沒有人注意。

到，不過究竟這位鍾英小姐是誰？編譯所的同事，都很注意。一個小姐，竟有這麼多的信，一般人的推測，總以為這位鍾英小姐是雁冰的情婦，因為雁冰素有風流才子之稱，雖然他已有了妻子（孔德芝），再有個把情婦，是極平常的事，但既然是雁冰的情婦，為什麼又有這麼多的信？這些信是誰寄給她的呢？這些信是從各地寄來的，幾乎各省都有。他們去問雁冰，雁冰總是沒有切實的答覆。於是，鄭振鐸第一個忍不住了，他有一天，從郵差手裏，接到了一封寫着由雁冰轉鍾英女士的信，就偷偷拆開來看。起初，他滿以為是一封情書，那知拆開來一看，乖乖不得了，原來是共產黨福州地委（地方委員會）給共產黨中央的報告，於是他們終知道鍾英者，中央之諧音也。而所謂陳仲甫，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沈雁冰的祕密雖然被人窺破，好在那時的共產黨還不像現在，可以半公開的存在，所以對於沈先生是沒有危險的，這種交通的任務，一直繼續到十四年春天。

十五年春天，他代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到廣州去參加國民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是和恽代英（亦上海代表）等一同去的，因為那時孫傳芳在上海捉拿「赤黨」

雁冰深怕做了劉華第二，所以借這機會，離開了上海，好在到廣州去，正是共產黨得勢的時候，不怕沒有官做。而且，雁冰還抱了一個極大的希望，希望能夠當選為中央委員。但是代表大會的結果，他是一票也沒有選到，倒是與他同去的惲代英，當選了中央委員，這在雁冰，不能不感覺到一點失望。

他到廣州去，原是決心在廣州做事，暫時不回上海，所以代表大會結束以後，他就做了中央宣傳部的祕書，因為那時中央宣傳部長是毛澤東，與雁冰原是同志。

但是，這工作在雁冰是不能感覺愉快的，因為祕書的薪水，祇有一百六十元毫洋，共產黨支部還要扣去三十餘元黨費，國民黨也要扣所得捐，自己所能拿到的，不過一百十幾元毫洋，合計大洋不足百元，這在雁冰當然是不夠的。而且在中央宣傳部，他又和張秋人（中央宣傳部科長）衝突得很厲害。爲了這些原因，雁冰在中央黨部，老是很不高興。不久，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變發生，他就趁這機會回到了上海，仍在商務編譯所服務。革命軍克復武漢以後，不久他也就到了武漢。

在所謂『武漢時代』，原是共產黨出風頭的時候，但在雁冰，仍是不復得志，最初，他在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當了一名上校教官，與李達同住在閱馬廠附近，後來，他又搬到了漢口，在武漢民國日報當一名編輯。終武漢時代，雁冰既沒有做大官，也沒有發大財——但他在武漢政府倒台的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措到了三千塊的油，總算發了一點小財。

武漢政府將要倒台的時候，他就溜到了九江。那時將近七月底，本來CP要徵調他到南昌去參加暴動，但他不理，一溜煙跑上了廬山。這在雁冰是一個轉變，因為他那時似乎很有決心『不幹了』。在廬山一直玩到八月底，纔回到上海來，他是從九江搭輪船下來，但他反不敢在上海上岸，所以在船靠鎮江的時候，就溜上了岸，這在他，原以為很聰明的，從鎮江坐火車到上海，就人不知鬼不覺，因為那時上海方面所注意的，是漢口來的客人，從京滬路上來的，當然沒有問題。那知他愈是聰明，愈是觸霉頭。當他在鎮江上岸的時候，就被五六個便衣偵探（？）圍住了。『這是梅電龍！』一個便衣偵探說，因為雁冰與

電龍，都是小個子，以致這位便衣偵探認錯了。「我不是姓梅，我是姓李。」雁冰向他們解釋，但是不中用。便衣偵探搜索他的行囊，得到二千多現款，把這些鈔票搶劫去了，纔把他放走了。他跑到上海，雖然丟了二千多塊錢，但摸摸自己的腦袋，還在又覺得是不幸中之大幸。

回到上海以後，住在閘北東橫浜路景雲里，與魯迅望衡對宇，埋頭寫他的三部曲，在這個時候的茅盾，事實已經不是C P，所以他的作名，遭過了普羅作家的攻擊，他也不甘示弱，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來作個反攻。這時候，他不僅不是C P，而且成了C P的敵人，一個人是轉變得這樣快呀！

但是，第二個轉變又來了，大約是一九三〇年的下半年起，雁冰又漸漸與左翼作家接近，而且加入了左聯，關於這一點，他和魯迅有點相似。現在呢？他和魯迅同成了左翼作家的偶像，一九二九年前的郭沫若在文壇的地位，現在早已被他和魯迅兩個瓜分去了。在前年，爲了戀愛問題，鬧得他六神不甯，而他的神經衰弱症，也更加厲害起來。在那

時，他和他的夫人孔德芝離開了，與穆濟波的夫人同居了，雖然家裏鬧到離婚，是一幕慘劇，但有情人終成眷屬，又不能不說是一件喜劇。但是世事之幻變，有如白雲蒼狗，不知何故，他和穆夫人又離異了，而仍和他的前妻孔女士同居起來。他的家庭中的轉變，正和他在政治上的轉變是一個樣。

至于說到雁冰的作品，在我個人覺得，他無論在那一方面（文學上的），都比郭沫若強，不過他近來的小說，有點犯了張資平的毛病，似乎是由一個模型裏製出來的。

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如果這句話有幾分真確性，那我可以說，雁冰是中國的巴比塞！（二二七，二〇）

□上海週報是大眾唯一的刊物□

紅蘿蔔底秘密

王先生傳

周 還

紅蘿蔔這種東西，是一種很平常的菜蔬，在全中國，幾乎是到處都有的，尤其是我們江南，紅蘿蔔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但這裏我所說的「紅蘿蔔」並不是我們平常所吃的東西，而是象徵一種粉紅色的政治動物，這雅號還是共產黨人替他們取的，據說是因為「外表是紅的，內心是白的」，所以名之為紅蘿蔔，因為紅蘿蔔的皮是紅的，而肉是白的，這雅號對於這些粉紅色的政治動物們，是不是一個適當的名詞，是另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綽號，所以我們不妨暫時借來用用。本來，他們的雅號是很多的，紅蘿蔔而外，還有所謂第三種人，自由人等等，但最有趣而最雅致的，還是紅蘿蔔這名詞。

紅蘿蔔，在共產黨人看來，固然未免有點反革命，但在我們看來，實在也不敢恭維。我雖然不是一個蘿蔔販子，但對於紅蘿蔔的祕密，頗知道一點，現在把牠寫出來，以供讀者

消遣。

紅蘿蔔的出產地方，有的說是江西，有的說是廣東，還有人說是湖北，實在有點模糊，弄不清楚，但其市場之集中於上海，這是誰都知道的。就中最佼佼有名的，是一位姓王的大編輯，他本是江西老表，在南昌東湖邊熊猴子辦的心遠大學（這是十足可靠的中國最起碼的野鷄大學）混上了兩年，雖然連一張野鷄文憑也不會拿到，但總算有了大學生的頭銜，從此一肩行李走天下，從名片上表現出來，儼然是大學畢業生了。那是民國十六年的春天，跑到武漢去依附於共產黨的二等頭子（在那時是二等，現在自然又當別論了）毛澤東，辦農民協會。雖然野鷄文憑沒有拿到，但也居然做了幾篇『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大文章，討好C.P.王之所以成爲紅蘿蔔而不成爲白蘿蔔，其起源大概在此。但是，王先生在那時實在很不得意，雖然現在王先生寫起履歷來，是堂哉皇哉的『十六年任武漢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代理部長』，但是，見他娘的大頭鬼！武漢的中央農民部長，是鄧演達，而決不是我們王大編輯？實際上，王先生在武漢時候是很不得志的，儘管

王先生的『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喊得鎮天價響，但是不中用，在武漢，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都沒有把王先生放在眼裏，於是我們王大編輯不能不離了武漢，繼續他的「肩行李走天下」的生活。

在武漢不得志，跑到南京，但是被人家發覺了，這位先生曾在武漢喊過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王先生沒有在南京坐牢，已經是萬幸了。

從南京回到南昌，在江西省黨部農民部弄到了一個幹事的差使，於是王先生的履歷表上又多了一個頭銜：『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農民部部長』就是這個時候，加入了一個什麼甲乙團（本來團名是兩個外國字，因為阿拉弗識得外國字，祇得稱之為甲乙團），由『反共產就是反革命』搖身一變而變為『唯有反共產，纔是真革命』。這是王先生一個重要的轉變。這已經民國十七年的事了，上海似乎有人辦『革命評論』，有了一個什麼『蛆派』的組織，王先生就由陶希聖先生的介紹，加入了蛆派。於是，王先生就成了甲乙團而又兼蛆派的雙料捐客。這又是王先生的一個轉變。此後，王先生加入過中央日

報，又到過北方，當然囉，王先生的履歷表上又多了一重資格：『中央日報總編輯。』

『一朝時運到，鐵樹也開花。』鐵樹尚且能夠開花，以歷任部長總編輯（？）要職的王先生，自然終有發跡的一天。這一天終於到了，由於彭某的介紹，我們王先生榮任了上海棋盤街頭某神社的總編輯了——這倒是的的確確的總編輯。這裏的祕密是應該加以說明的，王先生之所以能夠到神社來任總編輯，倒不是因為他曾做過部長總編輯（這祇有大頭鬼纔知道的），而是因為甲乙團的關係，王先生不僅做了神社的總編輯，而且做了甲乙團上海幹部的負責人了。這時候的甲乙團，因為已經得到某偉人的資助，所以已非昔比，而王先生也就名利雙收，一洗其平日寒酸氣味了。但在王先生總覺得有一個缺點，雖然在中央農民部當一名小職員，履歷表上可以寫成代理部長；在省黨部當一名三等幹事，也可以寫成部長；就是在中央日報當一個助理編輯，也可以寫成總編輯；但根本沒有喝過海水，總不好意思寫：『留學×國×大學×博士』單單一個『南昌心遠大學畢業』（？）實在有點不好看，所以王先生是急須要到外國去溜一趟，好在

到東京比到陝西還方便，於是乎，我們王先生『到東洋留學去哉。』

在東京，總算住上了三個月，而且到早稻田大學去看過一次朋友，王先生是很聰明的，早稻田大學的大門是向着那一個方向的，他記得清清楚楚，他回到中國以後，名片上自然又多了一個頭銜：『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畢業。』

在上海出版的日文雜誌『滿鐵支那月誌』上，有一個日本人做了一篇『中國的社會科學作家』，當然囉，王先生也有名份。關於王先生的履歷，那個日本人這樣寫着：『王○○君，江西人，南昌心遠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研究院。曾任武漢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代理部長，江西省黨部農民部長，中央日報總編輯，與陳銘樞、毛澤東、鄧演達、宋慶齡等爲友。』

日本人爲什麼能夠知道得這樣清楚呢？這是日本人會寫信去問王先生，上面的履歷，還是王先生自己開的。

挾了『早稻田大學研究院畢業』的頭銜回到上海來，當然氣概又不同從前。就是

他回來以後，『甲乙團作家團』也形成了，這甲乙團作家團，實際就是紅蘿蔔的集團，所謂紅蘿蔔，大概都是出於此！而王大編輯也居然成了紅蘿蔔的頭子了。現在呢？王大編輯挾了神社的十萬鉅資，同了小鹿，出洋到倫敦去了，眼看再過三五個月回來，又是『牛津大學○○博士』了。（二二，二七，二七。）

□常讀上海週報能使你增多見聞□

徐志摩臨死之前

楊甫

以跟胡適之而出名之徐志摩，去年飛機出事，死於黨家莊，聞者惜之。徐氏本爲富家子，其實徐氏之死，則爲錢也；其事頗有可述者。

徐氏爲浙江海寧之硤石鎮人。名又申，父申如，字光溥，爲硤石首富，亦浙江有名之士，豪劣紳也。其家除有良田千畝外，並開設錢莊，綢莊，醬園等商店甚多，積資約百餘萬。徐幼年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張公權張君勵之妹幼儀結婚，但與徐感情不洽，徐在北京，另與友人王賡之妻陸小曼結婚，而與張氏離婚焉。此事爲徐之父母所反對，但亦無可如何也。張氏已生一子，頗爲徐母所鍾愛，但張氏已經離婚，故徐母則認其爲寄女，而其所生之子，仍認爲孫也；其孫則其呼母張氏爲寄母，其情形亦頗悽慘，而徐則偕陸小曼寄住上海北京，絕少返家，小曼則更未曾進硤石徐氏老宅一步，蓋徐母不認其爲媳也。

去年，徐母病危，臨死時遺囑，不准小曼進門，蓋堅決不認其爲媳也。徐氏得其母病危之訊，星夜奔硤石探視，則其母已死矣。不准小曼進門之遺囑，徐氏似已有所聞，但不能證實，故當即詢問其父申如，謂彼意欲同小曼來家，幫同治喪，叩其父之意見如何？父含糊答之，徐氏以爲父已允其媳來家矣，故當即返申，偕同小曼至硤石，是日正徐母治喪之日，親朋畢集，而徐之離婚妻張氏，亦麻衣孝服，在場照料焉。志摩偕小曼至，因小曼與親友大半未會面，故正擬一一介紹，而此輩親友，見小曼至，均不與爲禮，紛紛作鳥獸散。此事頗予小曼以難堪，志摩亦勃然大怒，以爲其父既允小曼來家，何以小曼到家後，又顯此怪劇，當時幾乎不得下台，幸徐氏之母舅沈某，邀小曼至其家稍歇。是夜，徐即偕小曼返滬，至滬後即作一快信寄其父，申明以後不相往返，示決絕也。徐家本富有，平時享用闊綽，綜計徐氏與小曼兩人，每月開支達一千二百金，徐氏收入不過半數，大半須取諸家中，自與父絕交以後，勢不能再向家中取錢，故祇得力爲儉省，但享用已慣，即便極力減省，最低限度，每月仍須九百元，方能開支，故徐氏不得不極力掙錢，乃赴北大教書，又因其妻小曼，不願赴平，故

小曼仍留滬，而徐住平，北大教書所入，每月自然不足九百金，故徐氏生活，頗有捉襟見肘之苦。其時徐氏在上海有一件古玩，可以五千元出售，但須徐氏親來，小曼乃電徐，請其南下；徐氏以校中不能缺課太多，故祇請四日假，乘飛機來滬，而古玩又不成，鬱鬱北返，適其時航空公司友人，贈以免票一張，徐乃乘機北返，初不料即葬身黨家莊也。徐申如祇志摩一子，志摩死後，申如無子矣。申如現年近七十，雖家擁巨資，而苦人丁不旺，晚景亦頗可憐，彼祇知搜括之士豪劣紳，亦可以自覺矣。（二二，八一〇。）

□常讀上海週報可以得到翔實的黨政與文壇的消息□

關於黎烈文

春申君

不久的過去，張資平在時事新報青光上登了一則啓事，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這暗地裏當然指着自由談編輯黎烈文而言，所以黎烈文一見之後，也就在時事新報上登了一個啓事說：『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以表明他的姊妹沒有嫁給大商人作妾的事實。

其實張資平爲了失却了自由談上的地位，老是嘵嘵不休，充份的表演出他利害觀念的如何濃厚了，而黎烈文的姊妹果然沒有嫁給大商人作妾，但就他的啓事而言，似乎也有不忠實的地方。以記者所知道的，黎烈文的兩個妹妹，都是在上海出嫁了的，而且所嫁的都是福建人，其長者直到現在還是健全在福建，而他的次妹，因爲他的丈夫任職於

上海某磚瓦公司，所以仍居於上海。同時爲了黎烈文的姆媽，和史老板的沈夫人友善，所以哈同路旁的高大洋房裏，時有她們母女倆的蹤跡，大概張資平沒有打聽得仔細，所以將錯就錯，就有這樣一個誤傳了吧？

黎烈文的姆媽，是福建人，姓黃，名漁仙，軀幹很矮小，精神旺盛，關於琴棋詩畫這四件風韻雅事，竟然都是來得，實在值得我們稱道的，當國民軍初到上海的時候，她曾經一度任職於工統會，後來因爲內部發生糾紛，就此辭退而不幹的。我相信黎烈文的有今日的成就，還是要歸功於他的賢能的姆媽。

關於黎烈文個人思想的轉變，亦有足以敘述的；黎烈文的國學根底很好，他在六年之前，沉默而寡言，爲了他個人的環境關係，充份的表演出他是一個默守舊道的一份子。後來，他得有一個機會，到了日本，在那裏不到十個月，雖然沒有得到學士博士的頭銜，但竟學成回國，而翻譯了一本「河童」，賣給商務出版的。當然，黎烈文因爲他的刻苦與天才的發展，得到這樣一個意外的收獲，他的姆媽，不容說自然是喜歡得了不得。不過，在這

時候，黎文烈的思想，似乎還在徬徨的歧途，沒有得到一個穩定的基礎。再以後，他竟大膽地跑到不懂A B字母的法國去，先在房東老太婆那裏學習了幾個月，然後改進了什麼大學的文學系，據他當時言，房東老太對於這一個東方「督軍」的兒子，看待得很好，好比慈母對於她的兒子一樣。大約是四個足年，黎文烈在法國求學爲目的，大致成就，而在這時候的黎文烈，或者因爲法蘭西的環境關係；或者因爲看到國內紊亂狀態的反響；或者因爲知己朋友意識的擴展原因，他的思想，竟然是突過了中緯線，而騁馳到極左的一端去了。現在，我們在這個古舊的老申報，看到一個簇新的園地，這就是黎文烈思想現實的顯露！（二二七二〇）

□常讀上海週報能使你知道上海一切的祕密□

關於李劍華

春申君

李劍華，因為他的惡劣的與貧乏的環境，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說是一向趨於左傾的，雖則左傾思想，和右傾同樣的不能打破他惡劣與貧乏的環境，但是他至少可以指着現在的社會和目前的當局，大發其牢騷了。

當他初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因為和潘大道同鄉（四川人）關係，就榮任了法科大學（因為潘是副校長）的社會學系教授，而且因為他思想與學說的關係，當時對於國民黨，也是熱烈的表示着同情，所以沒有多少時候，這個新的革命青年，居然活動到了一個國民政府勞動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運來推不開，倒霉一齊來，李劍華畢竟是為思想的左傾，在會議席上鋒芒過甚，遭受了某大老的注意，而把他委員的頭銜，一刀削去。自此以後，李劍華在上海，可以說是十二分的不得志，一直到現在，而眼看着「封建思想」

十二分深刻的趙韻逸，倒是一躍而爲了立法委員，這正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了。

李劍華一方面果然是一個充滿革命思想的青年，而另一方面，他還是一個熱情衝動的男子，所以他在日本的時候，風流韻事，早已流傳在三島之間。當他回國的時候，他還帶着一個木屐女子，作爲自己的老婆，朝夕相親，可以說是十分熱烈。後來不幸的五三慘案發生了，一個左傾思想的李劍華，居然國家觀念，也是驀然的澎漲了，對於這個異國的女子，覺得實在沒有什麼可愛，進而把一切殘殺我們同胞的罪惡，完全歸結到他的老婆身上，毅然決然的採取報復行爲，拳足交加的給她一個懲戒，同時再下了哀的美敦書，限她立刻脫離中國，但是富於情感的李劍華，單獨生活是絕對過不了的，因此他在教課時候，一方面發着牢騷說「朝朝爲作嫁衣裳」，一方面兩個發光的眼球，不時的在轉動着，後來在法學院，果然被他發現了一個儉而賢的女子，於是明來暗去，叫這女子轉學到中國公學，不久而宣告結婚了。當他結婚的前一夕，這一位新夫人還是放心不下，問他不要變心？他說：『我有了你，在這一生，永不再和別個女子談戀愛！』

李劍華雖是貧乏得使人可憐，但是他一有了錢，留不到明天的，有一百用一百，而到沒有的時候，情肯（是李劍華的得意文句）縮縮緊褲帶，在斗室之內，和着飢腸奮鬥，所以他時常對人說：『與其金錢要糟塌我，這還是我去糟塌牠。』這可以看得出李劍華之秉性如何了。

李劍華辦的刊物，雖然都是短命的，但印像於一般人的腦海裏，還是相當的厲利。如最初的星期評論和近來的流火與現象等等，都使我們領會着特別的意味！

然而，李劍華，到現在還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他的思想果然左傾，他的行動還是右向！

（二二七，二七）

周恩來在 C P

楊甫

紅色的不倒翁 時代的運幸兒

官僚主義的典型 赤黃埔系的領袖

——他的一生的清算——

周恩來，是現在共產黨內的有數的領袖人物，這是爲留心政治的人所熟知的。但是在五卅運動以前，周恩來這一名字是不爲多數人所知道的。他是浙江人，但幼年生活大部分是在北方過去的，所以他能夠勉強說一口北方官話，而絕少『阿拉』鄉音。他是留法的勤工儉讀學生；也會在德國住過一些時，但是天可憐見，法文與德文，在他祇認識幾個字母。一九二一年，趙世炎李立三輩在巴里組織『中國少年共產團』的時候，他正在德國，函表同情，即時加入。後來趙世炎到莫斯科會見了陳獨秀，將巴里的中國少年共產團改爲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當旅法支部開大會的時候，恩來由柏林趕到巴里來參加。在

旅法支部內，他也可算是一個活動份子，而且有一個時期，曾編過旅法支部的機關雜誌『赤光』（是一種油印的刊物）與巴里的國家主義者作過鬥爭。但是一般說來，恩來在旅法支部中，還是比較次要的一員，他的地位，固然不及趙世炎，也不及李立三、陳延年、陳喬年、徐特立、任卓宣輩。而且因為他的性情有點古怪，所以不為羣衆所喜，因而在黨內不能占一個位置。一九二四年，他從歐洲回來，最初在上海工作，但不久就被調到廣東去。他在廣東的工作，是專門在軍隊方面的，因為那時黃埔軍官學校剛才成立，『黨軍』剛才發生，而軍隊的政治工作，亦剛才萌芽，共產黨在各方面有機會可以混到軍隊或軍校去，特別是軍校方面，成了共產黨活動的大本營，而周恩來的工作中心，也就移到黃埔來了。他是代表廣東區委來指導黃埔支部的，這是後來造成他的赤色黃埔系領袖的起點。他在黃埔的工作方法，一方面抓住了幾個活動份子來作他的部將，另一方面在工作表現上取得了學校當局的信仰。關於前一點，他所抓住的活動份子，在第一期則有蔣先雲、陳賡、許繼慎、黃錦輝、王逸常、伍仲豪、李之龍、楊其綱、盧德路、陳然等等；在第二期，則有周逸羣、熊受

暄，余洒度，麻植等等。經過這些活動份子的擁戴，替他的赤色黃埔系殿下了一塊基石。在工作表現方面，因為軍校政治部的主任，歷來如戴季陶，汪精衛，邵元冲輩，都是掛名而不到差的，所以周恩來就成了政治部的實際的負責者。直到一九二五年夏季，邵力子由上海來黃埔就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後，政治部的實權完全是在周恩來手中，而且邵力子來任不久，就被派到西北去會晤馮玉祥，政治部主任一職，就由周恩來代理。同時他又政治訓練班的主任，在第一次東征時（一九二五年三月），他也是隨軍出發的。在種種工作過程中，得到蔣校長與廖黨代表的嘉許，所以在黃埔方面，他就成了王柏齡（教育長）以下的重要人員，追隨蔣校長左右，頗得信任，而周恩來這一名字，在廣東方面，也漸漸為人所注意了。

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由蔣校長兼）成立後，他被任為軍政治部主任，而以他的助手熊雄任祕書，那時候，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廣州，黃埔已是不常來了，好在他在黃埔的基礎，已很鞏固。在他的授意之下，改組了黃埔政治部——本來黃埔政治部的主任

是汪精衛，副主任是邵力子，他以代理主任的資格，總攬一切，而他的助手魯易任秘書，襄助一切。廖黨代表被刺以後，汪精衛繼任了黨代表，辭去了政治部主任之職。改組（一九二五年十月）的結果，以邵力子任了名義上的主任，而以周恩來的助手魯易（此人後來任洪湖偽蘇維埃政府主席於一九三二年被擒槍斃）任副主任，實權管理一切，而且以恩來的第二個助手聶榮臻（此人在共黨內部，以飯桶出名的，但頗忠於恩來，故恩來頗重用之，蓋恩來之死黨）任秘書，何況政治部內，還有楊其綱王逸常等都是恩來的羣衆，所以恩來自己可以很放心地離開了黃埔，專在軍隊方面，發展他的勢力。

二次東征出發了，這自然更給了恩來一個發展的機會。他以一軍政治部主任的資格，帶了他的可靠的助手熊雄王錦輝王逸常金佛莊（此人係保定軍校出身，非黃埔生，加入共產黨極早，一九二六年任總司令部警衛團團長，是年秋，被孫傳芳槍斃於南京）等大隊人馬，隨蔣總指揮（時蔣校長任東征軍總指揮）出發。那時候，他已有大批的羣衆——特別政治訓練班的幾百個學生（黃埔三期生），分任各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是

忠於他的羣衆，所以這時候的周恩來，已經巍巍乎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在二次東征中，恩來的工作表現，更增加了蔣校長對他的信用在。汕頭崎嶇開祝捷歡宴會的席上，蔣校長於嘉獎部衆的時候，對於恩來是特別獎勵，而俄國毛子鮑羅廷與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也盛讚恩來領導政治工作之得力。所以在第二天，恩來又被榮任爲『東江行政委員』了。所謂東江行政委員，就是總轄東江各屬一切的行政，這官銜當然是不算小，因爲那時國民政府的地盤，除了廣州省城一隅以外，就只有東江了。

這時候，真可謂周恩來公開做官時期的全盛時代，他的事業與勢力，向各方面發展，而他的地位與聲望，也與日俱增了。關於這一時期——在二次東征以後——周恩來的陣線，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當然是他的基礎『黃埔系』經過了二次東征的勝利，他的黃埔系的形成，已經很有勢力，他用此爲基礎，向各方面發展，在黃埔軍校的本身，黃埔政治部與祕密的C、P黃埔支部，都是直接在他——恩來的手中。政治部又改組了一次，他的重要的助手魯

易調任了第三師黨代表，而以另一助手熊雄另任黃埔政治部副主任，飯桶聶榮臻依然是祕書，而楊其綱等任了科長，所以黃埔政治部依然完全在他手中。至於C P黃埔支部，也是在熊雄聶榮臻楊其綱手中，所以也是絕對可以由他支配的。

第二：是「青年軍人聯合會」也完全是在他手中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用意，是恩來的赤色黃埔系的公開組織，負責實際責任的，是蔣先雲周逸羣熊受暄等，都是恩來的親信。這一組織無論在軍校與軍隊方面，都是極有勢力的，對於恩來的發展，也極為重要。

第三：是C P廣東區委方面，這是在C P內部的根基，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廣東區委的軍委書記，而以助手黃錦輝為祕書，主持一切。

第四：是軍隊方面，他利用黃埔系及軍委的關係，總攬了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大權——在第一軍，他有魯易等主持；第二軍，有李富春黃鰲輩主持；在第三軍，有朱克靖俞輯五輩主持；在第四軍，有廖乾吾輩主持。此外尚有各級部隊長官為其所用。

第五：是在行政方面，他利用行政委員的地位，總攬了東江的行政大權，纔召集各縣

長會議，想極力擴大他在這方面的權力，與鞏固他在這方面的基礎。

第六：在一般羣衆方面，他時常到省港罷工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處去講演，作政治報告，以擴大他在羣衆方面的影響。

周恩來在這六個方面，同時並進，成績自然頗有可觀，所以他在海外的時候，雖然鬱鬱不得志，而在廣東則嶄然露頭角，儼然成了紅人了。

但恩來是不以此爲滿足的，他還要利用他的夫人鄧穎超，在國民黨黨務方面與婦女運動方面進行。鄧穎超雖然是醜得偉大，但也不能否認他有相當的能力，所以他的活動的確也給了周恩來一種幫助，正如所謂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助。恩來雖然能夠勉強說一口北方話，但他還是浙江人，而鄧穎超則是道地的北方人。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她活動到一個直隸省代表的資格，出入於全國大會，發言極多，在大會的O.P.黨團中，也成了一個重要角色。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大會中因爲女代表不多，所以鄧穎超也可以大出風頭了。這樣的結果，鄧穎超也居然當選爲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了。所以周恩來雖然沒有直接去參加中央黨部的活動，而鄧穎超的成功，也自然就是他的成功了。在婦女運動，鄧穎超也很有點辦法。這樣，周恩來在各方面的活動，都得到了滿意的成績。

周恩來與李立三，是共產黨中的兩個官僚主義的典型，而周恩來尤其是一個十足的官僚。他的性情本來是官僚神氣，何況他現在真的做了官，自然更增加他的官僚主義的氣焰了。他的夫人鄧穎超，也和他一樣。他們兩個都過着窮極奢侈的官僚生活，在汕頭的時候，他倆每天的生活費，幾乎要一百隻洋。本來他們在廣州租有萬福路的南華銀行的樓上的房子，但回到了廣州，不住在家裏，而住在西濠酒店開每天十二元的房間，其生活之奢侈，可見一斑。

但是周恩來的官運是很短的，他當東江行政委員不久，就發生了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變』的事情，他的行政委員被取消了，而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第一軍的）也全部撤退到廣州大佛寺來了。丟了行政委員，原不算什麼，祇是第一軍的政治工作人員

撤消了，這對於恩來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政治工作是恩來的基礎，而第一軍尤其他的大本營。但恩來也不會因此而就倒了霉，第一軍的全體政治工作人員撤回廣州大佛寺以後，設了一個高級政治訓練班來收容這班人，而周恩來就因蔣校長榮任其爲主任了。但恩來對於這一官銜是不重視的，他任魯易爲祕書，代理訓練班的事務，而自己專任廣東軍委的工作，因爲他本不是區委的委員，他的軍委書記原是另時委派的，所以他那時候是以全力在C P內部活動，想當選區委。因爲那時共黨的組織，與現在不同，區委的地位，比現在的省委還要高，往往有一區兼管數省的，廣東區委尤其重要，管理廣東、廣西及福建之一部分，以及南洋羣島一帶。尤其是要想當選中委，非先以區委爲進身之階不可，恩來是很有野心，想嘗一嘗中委的味道，所以先以全力來攫取區委。果然，十五年正月廣東區委改選的結果，周恩來亦以三十七票而當選爲區委了，不待說，區委所屬的軍委書記一職，還是由他老先生任之。當選區委以後，他在C P內部的地位，總算又進了一部，而且因爲他在軍政各方面均有關係的緣故，C P中央在廣東的政治分局，他也

參加的。他已不做官了（高級政治訓練班旋即無形解散）他專心做C P的工作，以爲將來第五次全國大會攫取中委的準備。雖然這時他已不公開做官，但他在軍隊中的潛勢力，益擴大，而赤色黃埔系的實力，亦日益增加了。因爲那時國民革命軍大軍北伐，又恢復了軍隊的政治工作，他的勢力，於是從第一軍擴大到第八軍，從廣東擴大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去了。

青年軍人聯合會，這時候已停止公開活動，但他又在暗中組織黃埔左派，與孫文主義學會派對抗。同時黃埔的C P組織，已由普通支部擴大爲『黃埔特支』，另有黨團以爲指導。特支與黨團，直接是由恩來與惲代英兩人主持的，那時恩來坐鎮廣州（地點是萬福路南華銀行大樓），指揮整個國民黨內C P的軍事工作。因爲前方軍事的發展，由廣東一省，擴大到湖南湖北江西去了，他自己是在廣州總指揮一切，而以黃錦輝麻植爲秘書；又派張其雄駐長沙，爲湖南臨時軍委負責人，而以劉某爲秘書；派聶榮臻爲湖北臨時軍委負責人，而以唐澤英爲秘書，地點是武昌中和里十四號；派李富春爲江西臨時軍

委負責人，而以楊達爲祕書，地點是南昌建德觀十四號。恩來在這個時候，已經成了事實上的中央軍委書記了。因爲C P內部，在軍隊中最有歷史的，要算恩來，所以雖然那時中央還沒有軍委的組織，而恩來又不是中委，而事實上不能不由他負責，所以那時有人稱他是『特別軍委』。

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由廣州出發，搬到武漢去了，政治的重心，已經由廣州移到了武漢，所以周恩來也離了他的『恩來陣綫』的發祥地廣州而到武漢來了，但他在由廣州到武漢時，又在上海逗留了一二個月，在這一二個月中，極力與C P中央人物聯絡，特別是與陳獨秀交歡。汪精衛由馬賽回國，初到上海時，C P第一個去見他的，是恩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也是由恩來帶去交，汪精衛簽字的。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就跟陳獨秀到武漢來了。

五月一日，C P的第五次全國大會，在武漢舉行了，周恩來當然是參加的，而且他在事前煞費苦心，佈置代表——在廣東，他活動的結果，他的忠實爪牙黃錦輝當了一名代

表；在湖南，他的忠實爪牙張其雄當了一名代表；在湖北，飯桶聶榮臻當了代表；而赤色黃埔系的蔣先雲也參加這次大會的。經過他的週密的佈置與巧妙的聯絡，五次大會的結果，他當選爲中委了，而且被推任爲中央軍事部長了。

一人成佛，鷄犬昇天。恩來當了C P中央軍事部長（簡稱鍾鈞甫）之後，他的爪牙一個個都得了優缺：聶榮臻做了湖北軍委書記；黃錦輝做了廣東軍委書記；歐陽欽做了中央軍部祕書主任；熊雄做了黃埔特支書記；胡公冕做了江浙特派員；姚蓬做了廣西特派員。這是就C P內部方面而言，在公開方面，各軍各師的政治部主任及重要政治工作人員，大多是他的忠實的擁護者。他雖然不是軍事人才出身，但在C P方面，他成了唯一的軍事領袖了。

武漢反共了，好在周恩來老早就到了南昌，躲在皇殿側的砲兵營裏，發號施令來佈置南昌暴動了。南昌暴動發生了，他當選了所謂革命委員會委員。在表面上看，在革命委員會中，他的地位似乎是比較次要的，他既沒有像譚平山樺代英那樣當選爲主席團主

席，也沒有担任什麼委員會的主席，只當了一個光桿委員和一個參謀團的參謀，但事實上，他是大權獨攬，幾乎一切都由他主持。

革命委員會到潮州的時候，即有改參謀團爲軍事委員會之說，而預定中的軍委會主席，就是恩來（原任參謀團主任劉伯承調任第四軍軍長）。但是這一計劃沒有實現，革命委員會就在流沙失敗了。當流沙失敗的時候，恩來正在生病，倉卒中由他的忠實擁護者李鳴珂（參謀團手槍營營長）、楊劍英（第二十八軍政治部書記）、袁澈（參謀團科員）等把他救護出來，由汕頭逃到上海去了。

革命委員會失敗以後，根據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定律，凡是在武漢時代及革命委員會負重要責任的人，都受了C P新中央的嚴重處分：譚平山被開除了，陳獨秀撤職了，毛澤東取消了中委的資格，楊匏安羅綺園留黨察看……獨有我們負責最重，工作最失敗的周恩來老先生，却沒有受到處分，而且由僞中央軍事部長一躍而爲僞中央組織部長——在中央各部中，最重要的是組織部——這是瞿秋白爲總書記的盲動主義的

時代。

『紅色的不倒翁』這一個雅號，在這個時候已經形成了。因為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代，與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時代，是絕對不同，所以人物也完全換了一批，只有周恩來是沒有動。到莫斯科開六次大會去了，雖然在莫斯科受了留俄學生的窘辱，但六次大會的結果，他還是當選為中委了，而且依舊任了中央軍委書記，但是瞿秋白已經被打倒了，向忠發做了傀儡總書記。瞿秋白盲動時代是過去了，現在展開的是『半盲動主義』的『立三路線』時代，但是我們的不倒翁周恩來老先生是不會倒的，所以在獨秀的機會主義時代，他是紅人；在秋白的盲動主義時代，他也是紅人；而在李立三的『立三路線』時代，他依然還是紅人。他不僅是做中央軍委書記，而且又是政治局的委員，還曾一度兼任中央組織部長。

共產黨的內部，也正和整個的中國政局一樣地善變，李立三當權不久，又被打倒了。但是當『立三路線』被肅清，李三立流放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們的立三路線的忠實擁

護者周恩來老先生，他是不倒翁，所以雖然現在是「反立三路線」的「國際路線」時代，而立三路線的重要執行者的周恩來，依然還是紅人，依然還是中央軍委書記，依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做了瑞金中央分局的主席了。周恩來老先生，真不愧是千古第一個健全的不倒翁！

現在，我們的不倒翁周恩來老先生是在瑞金，依然是中央分局的主席，在共黨內部，在匪區內，除了毛澤東大老闆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比周恩來更有勢力了，赤色黃埔系在匪軍中依然很有勢力，而這就是周恩來的勢力。中央軍委是長期在他支配之下，雖然他的助手中有許多已經死了，例如熊雄魯易楊其綱蔣先雲黃錦輝麻植等等，都已死了，而有許多依然還沒有死，如歐陽欽聶榮臻徐向前伍仲豪等，還是很有勢力。他在軍事上的實力，固然比賀龍葉劍英劉伯承彭德懷輩為多，甚至比朱德為大，所不如者，唯不及毛澤東而已。在偽蘇維埃政府方面，他也極力佈置他的勢力，如以前最主要的偽蘇維埃政府之一的洪湖蘇維埃，主席魯易就是他的助手。在這方面的勢力，他不僅勝過沈澤民，而且勝

過老奸巨滑的張國燾，勝過號稱工人出身有羣衆勢力的項英，所不如者，亦唯毛澤東一人而已。

他雖然這樣重要，但他究竟有什麼能力？這實在是一個疑問。共黨在武漢時代的失敗，他的無能是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的。但是，庸人偏有庸福；這，我們的不倒翁恩來老先生，真不愧是時代的幸運兒了。（二二，九廿九。）

□ 上海週報有明晰的國際論文 □

郭沫若投共記

楊甫

在五卅運動以前，郭沫若這一名字，已有多數青年所熟知，因為那時創造社在中國文壇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而郭沫若就是創造社的主腦。雖然郭沫若的小說，不如郁達夫 張資平 小說之受人歡迎，但他的新詩，特別是他的『女神』以及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也很為一般青年所歡迎，所以在那時候，郭沫若已為一部分青年所崇拜了。然而那時拜倒在郭沫若門下的，是一些有閑階級的墮落青年，他們不知道人間有苦腦事，而祇是在愛呀美呀的圈裏打轉，這是因為那時的郭沫若，完全還是一個有閑階級的頹廢詩人。但是，時代是在進展着，實際生活的壓迫，驅使郭沫若走上了另一條的道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中國，一般的社會現象，是極度的混亂與極度的貧乏。有閑階級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來豢養這些所謂詩人，也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來聽詩人的歌。

詠。於是，我們的多情的詩人郭沫若，被有閑階級拋擲出來了。既然沒有人餵養，自然也就連生活都成了問題，這種實際生活的逼迫，影響到著作方面，自然而必然地要由愛呀美呀的歌詠，轉變到窮困呀壓迫呀的吶喊。這樣，我們的詩人郭沫若，走出了象牙之塔徘徊到十字街頭來了。

正在這個時候，半殖民地的中國，爆發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那就是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的高潮，由上海擴張到全國去，影響到每一個級階與每一個人；當然，我們的詩人郭沫若是不能例外的，於是，郭詩人頗有些革命的『念頭』了。好在那時革命是沒有危險而且可以出出風頭的事，一方面可以借此來發發牢騷，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來揚揚名氣，那又何樂而不爲？所以郭詩人不僅是動了念頭，簡直是下了決定，阿Q式地想來『革一下子命』了。

革命是怎樣革法呢？第一步當然是寫革命的文章，好在郭詩人本來是文章家。寫革命文章，第一當然是喊窮，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第二是勞工神聖；第三是打倒

某某之類。我們的聰明而多情的郭詩人，照這種公式，一一地做了，但是所發生的影響，簡直等於投一根禮和針到大平洋裏，社會上竟沒一個人讚美我們郭詩人的革命。但是郭詩人並不因此而消極，他更進了一步，翻譯了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而且還寫了些『馬克思進文廟』、『資本主義與盲腸炎』一類的『革命的』短文。這進一步的工作，多少發生了一點影響，在老靶子路××號的洋樓裏，瞿秋白第一個開頑笑似地對沈澤民說：『郭沫若這傢伙，近來頗有點吊膀子的神氣。』

郭詩人的革命，雖然被人輕視爲『吊膀子』，但郭詩人並不因此即知難而退，他爲了要努力於實踐起見，想親自投身於革命的洪潮。當時最革命的地方，似乎是廣州，所以他離開了上海環龍路的那所小洋房，跑到廣州來了。

當了廣東大學的文學院長，這是一九二六年春天的事。但是引起了所謂『飯桶教』的反對，甚至以『全體罷教』來非難我們郭詩人。這不能不使郭詩人感覺到頭痛，『他媽的，革命的策源地也被這些飯桶鬧得烏煙瘴氣』郭詩人對人就發這樣的牢騷。

這的確是傷腦筋的事情，使郭詩人不能不另找生路。却好那時陳啓修奉命總編廣州民國日報，走馬上任之後，深感覺到缺乏一個很好的副刊編輯，於是想到郭詩人的頭上，因為陳啓修是知道郭詩人是在半失業的狀態。郭詩人亦頗有意來做廣東的孫伏園，但是一打聽，副刊主編的月薪，祇有一百元毫洋，這自然是不夠我們詩人喝一杯香檳的。不幹，當然是沒問題的，但是這樣辦呢？革命可以不革，而飯是不能不吃的，既不能不吃飯，就不能不找事做。

好了，時來運濟，我們郭詩人做官了，頭銜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階級是上校，二條金絲三顆星的臂章，佩在左臂上也奇好看的。是的，我們詩人是做官了。

跟着總司令部出發，一路上浩浩蕩蕩，由廣東殺到湖南，由湖南殺到湖北，後來還由湖北殺到江西。詩人郭沫若對於這個工作是滿意的，他自己認為這可以發揮他的天才。可是美中不足，他感覺到一點痛苦；雖然自己已經是在努力革命了，但是彷彿還有人不

准他革命，在背後譏諷他，那就是那些C字號的仁兄。郭詩人處了阿Q的苦境，但他究竟比阿Q聰明，他知道這件事情單是罵『假洋鬼子』是不行的，須得和假洋鬼子妥協；所以他對於那些C字號的仁兄，不能不忍氣吞聲，和平合作。他是宣傳科科長，但是宣傳科的大權，不是在他手裏，而是在朱代杰這小傢伙手裏。這小傢伙，著實有點討厭，弄得有許多事情，郭詩人完全不能過問。但是沒辦法，因為『近朱者赤』，這小傢伙既姓朱也，必赤無疑；在總政治部，他儼然成了C字號的第一塊牌子，郭詩人在環境上和能力上，都沒有和這小傢伙競爭的可能，自然只有屈服了。這是我們詩人最感痛苦的事情，有時候，他也曾在鄧演達面前發過些小牢騷，但也沒有用。

不過，有一件事情是使我們詩人歡喜的，就是我們詩人由宣傳科科長升為副主任，階級也由上校升為少將了。升官本來是可喜的事，何況從此又可以減少了受朱代杰的氣。因為他做了副主任以後，負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的責任，駐在南昌，而朱代杰是留在武漢（朱代杰那時已升為宣傳科科長）。郭詩人到了南昌，真如牢監裏犯人得了特赦

一樣，歡喜鼓舞，躊躇滿志，因為駐贛辦事處的人，雖然也有不少C字號，但像朱代杰那樣搗蛋的人是半個也沒有，李民治輩這些平陰半陽的人，是郭詩人特選來的，所謂他在南昌湖邊的這所洋房裏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的處址，可以南面稱王了。他有一部半新舊的包車，每天他總要從辦事處出來，像死屍一樣直挺在包車上，後面一個背長槍的馬弁跟着，招搖過市。

在辦事處內，郭詩人是可以南面稱王了，但郭詩人還有他的痛苦，第一他在總司令部內，是一個沒有地位的人，他的作用，就是每星期在紀念週上作一次政治報告而已，老總對於他是沒有好感，甚至時常要喝叱他，這或許就是他後來反老總的原因。第二那時南昌大軍雲集，各軍師政治部在南昌者亦極多，但郭詩人是不能駕馭這些政治部的事實上，他反而要奔走於建德觀十四號李公館（富春）之門，因為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當時的C字號江西軍委負責人，郭詩人雖然那時還沒加有入C字號，但有許多事不能不經過C字號，所以也就不能不奔走於李公館之門了。但一般說來，比在行軍期中

處處受朱代杰的氣，那是好得多了。加以那時老總忽然親自下一道手諭，將朱代杰撤差，這在郭詩人總算是出了一口鳥氣。有人說，朱代杰之被老總親自撤差，是由於郭詩人之借刀殺人，那可不得而知了。但平心而論，郭詩人的能力也實在太差了，總政治部在武漢鬧得轟轟烈烈，那是與郭詩人無關的，郭詩人負責的駐贛辦事處，鬧得一塌糊塗，全不成個樣子，這就是郭詩人的功績！

事實漸漸逼緊來了，怎樣辦呢？——因為在那時候，C字號對於老總的進攻，似乎日趨劇烈，而老總亦不甘示弱，彼此的衝突，已到了最後解決的地步了。郭詩人往那裏走呢？跟了老總走，但老總似乎全不把詩人放在眼裏。跟了C字號走，C字號中的朱代杰又太多了。兩面都不好，而自已又沒有第三條路，這真使我們詩人頭痛！但在大體上，當時是傾向跟老總的，不料到了上海，就來這麼一齣：總政治部被封，詩人被通緝。

化了三千元現鈔票，由兩個日本浪人保護，混在鳳陽丸的辦事房裏，總算由上海逃到了武漢。

到武漢後做什麼事呢？逼上梁山，當然祇有跟了C字號走了，而第一步工作，自然是反X。所以詩人到武漢不久，就發表了一篇『X X X的裸體跳舞』，裸體跳舞之不足，又來了一篇『請看今日之X X X』。這兩篇文章，在當時的武漢，當然是很受歡迎，但武漢各方面對於詩人本人，似乎並不重視。所以在武漢北伐的時候，別人都有了重要任務，獨有我們詩人是在一種半賦閒的態度——依然當他的有名無實的總政治部副主任。所以武漢政府的黃金時代，我們詩人是被遺棄的。

北伐軍在河南凱旋歸來了，但武漢的形勢已有點轉變，各方面反C的空氣陡然濃厚起來。在這時候，C字號也頗感本身勢力之孤單，所以對於有意與自己親近的人，亦極力與之親近。就是在這樣一個機會之下，我們郭詩人第一次被C字號重用了，那就是他到手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第二方面是當時武漢最有名譽也是最有實力的軍隊，總指揮就是張發奎。第四軍（第二方面軍的基礎）的政治工作，是各軍政治工作的模範，聲譽久著，郭沫若到第二方面軍來，當然比他的有名無實

的副主任好多了。這在郭詩人，是該歡喜鼓舞的。但是事實上，第四軍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在C字號手中，而實權尤其是在幾個軍政治部手中，總指揮部政治部是空無所有的，所以我們郭詩人的主任，依然是光桿主任而已。

時局一天天緊張起來，張發奎的軍隊往江西開了。七月下旬的一天，郭詩人也帶了他的政治部的屬員到九江來了。郭詩人自己是住在甘棠湖內的煙水亭中，因為四軍政治部駐此。七月三十日的半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祕書長高語罕，四軍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在煙水亭得到了四軍參謀長葉劍英的自山上（牯嶺）星夜派人下來的密報，即准備於第二天一早逃到南昌，郭詩人的意思，原是想跟去的，因為那時賀龍葉挺已在南昌佈置政變，而C字號的仁兄，亦已大半到了南昌。但是C字號的九江市委忽然臨時派人來通知，要郭詩人留在九江，不必到南昌去。這，郭詩人當然祇有從命了，因為那時郭詩人雖然還沒有正式加入C字號，而實際上已完全受C字號的支配。

高語罕廖乾吾走後，郭詩人獨自很淒涼地留在煙水亭中。隔一天，南昌政變的消息

傳來了，郭詩人的處境，當然是更其惡劣了，因為郭詩人平時的親C態度，普為一般反C者所不滿的，而現在正是反C得勢的時候。

八月四日的早上，張向華總指揮把郭詩人找去，用訓斥而又帶有慈悲性的口吻說：『現在C字號完全反了，但我不殺C字號的，而且我也知道你不是C字號，不過現在我這裏不能再容留你了，所以現在我特派一部專車，把你送到南昌去吧。』

於是郭詩人就同了華漢（歐陽繼修）李民治梅電龍三人，皇皇為喪家之犬，逃上了專車，往南昌直衝。但是，郭詩人的運命也太壞，專車正停在德安站加水，忽然那邊來了一羣從南昌城裏逃出來的朱培德的敗兵，他們在南昌被葉挺出其不意，打了一頓，雖然逃得了性命，而狠狠，正恨煞了第二方面軍，一見郭詩人等都是第二方面軍的官長，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所以立刻把專車扣留起來，而郭詩人等一行人也全都做了俘虜。幸而他們身邊都有一點錢，結果是錢被奪去，而人放了回來，不過專車是被扣去了，郭詩人的勤務兵也被擄了去，而且郭詩人自己也受了傷。幸而德安車站的員工幫忙，弄到了一

輛搖車，把他們四個人送到了南昌。

郭詩人雖然在路上受了一點驚嚇，但這是有價值的，他一到南昌，就榮任了革命委員會的主席團主席，而且還兼了宣傳委員會的主席，總政治部的主任，以一身而兼三要職，這在郭詩人，總算是出乎意外的了。在武漢時代，郭沫若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中級工作人員，而現在呢？郭詩人成了『革命領袖』成了要人了。所以當八月四日的夜間，郭詩人跑到省政府（即所謂革命委員會的會址）和賀龍譚平山高語罕等會歡的時候，概然曰：『南昌，吾舊遊之地也，但前在南昌時，爲黑暗之空氣所籠罩，今則得見光明矣。』這幾句，雖然帶有對賀譚等人的馬屁作用，但其自己一團高興，亦形乎於詞矣。

表面地看，郭詩人在革命委員會時代，總可謂是紅極一時了，但實際上，郭詩人是沒有一點實權的。還記得當時頗有一部份 C 字號反對郭詩人站在這樣重要地位，所以在撫州的時候，有幾個支部代表跑去找前委書記周恩來，責問何以重用郭詩人；周恩來很坦白地說：『現在我們需要利用幾個在社會上相當有點小聲名的人，表示在我們的範

的，還有很多的人，老郭就是有這樣一個作用，好在他也只有些名義，實際是沒權的。』的確，郭詩人在實際上是沒有權的，他雖然是主席團的主席，但主席團原有七人（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譚平山，賀龍，惲代英，郭沫若）。雖然鄧宋張未到，而在軍中的，尚有譚賀惲等三人而主席團的大權，又全在譚飯桶一個人手中，郭沫若是陪員而已。至於宣傳委員會，本來是一個空洞機關，何況他的主席，又不到差，而由惲代英代理。比較上還可以供郭詩人安身的，是總政治部，但嚴格說來，總政治部也是一個空洞機關，何況總政治部的三處——祕書，宣傳，組織——祇有祕書處的李民治，郭詩人還可以指揮，其餘兩處，就非郭詩人所能過問了。所以在那時，郭詩人表面上是紅極一時，而實際是非常可憐。別人都是有轎有馬，至少有前擁後護的馬弁，但我們郭主席是連勤務兵也沒一個，倒是惲代英看不過去，派了一個勤務兵服侍他，但那已是到撫州以後的事了。所以詩人在一路上是窮極無聊，祇是吟吟詩，和彭亦蘭，軋軋餅頭而已。黨國大計，對他是沒有分的。雖然在南昌的時候，他已經正式加入了C字號，但一個沒有歷史的黨員，在C字號內是不能為人重視

的，何況那時又是人材濟濟，如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張國壽，彭湃，高語罕，林祖涵，吳玉章，韓麟符，徐特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等，郭詩人在其間，真如滄海之一粟。所以正式入夥以後，對於郭詩人的實際地位，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他的唯一的地盤——總政治部，又全都在參謀團參謀周恩來手中。因為那時革命委員會內，厲行所謂兩頭政治，一個是譚平山，一個就是周恩來。周恩來以前敵軍委書記的資格，總攬了黨政軍的大權，總政治部尤其是直接置於周氏支配之下，這倒不是周恩來越權，而是歷史上的習慣所養成的，因為周恩來歷史上就是C字號軍隊政治工作的唯一領袖，所以不僅各部隊的政治工作負責人的調遣，郭主任不能過問，就是總政治部內部人員的調遷，亦直接由周恩來支配。最使郭詩人難堪的，是軍次上杭的時候，周恩來公然召集政治工作負責人員會議，在朱德的第九軍軍部開會，周氏高踞主席之位，而身為總政治部主任之郭詩人，反列末座，甚至連發言權亦極稀少。是日決定各級政治部主要人員之調遷甚多，總政治部各處亦改組，而以潑婦著名之賀昌任宣傳處處長，會議上所決定者，全未經郭詩人之同意，故郭詩

人亦覺忍無可忍，席間稍發牢騷，有辭職之意。由高語罕、輝代英亂以他言，不了而了。於此可見郭詩人雖已入夥，終未被重用也。

及至潮汕克復，革命委員會勢力擴大，而郭詩人之各部上地位亦隨而動搖。當時擬添設一外交委員會，即以郭任主席，而命其將總政治部讓出，交廖乾吾主持，蓋革命委員會勢力擴大之結果，總政治部責任重大，非郭詩人所能勝任也。但此項計劃，迄未實現，僅由革命委員會任郭氏為汕頭交涉員，兼海關監督，兼革命日報主編。地位未動搖，而又增此三頭銜，郭氏亦可謂幸矣。

未幾，革命委員會即天亡於流沙山中，而郭詩人之所謂黃金時代，亦隨之而壽終正寢焉。

(二二五)

高語罕在上海

楊 甫

自從陳獨秀彭述之被捕之後，取消派內有歷史有地位的人物，高語罕不能不算是首屈一指了。我總有這樣先入爲主的觀念：『凡是取消派，都是無聊的傢伙』但對於高語罕的感想，又是例外的。這老頭兒是怪有味的，現在我們撇開了政治來談談他的爲人。他是一個很直爽，很誠懇，而帶點魯莽的人。這種人，在這到處需要陰險手段鑽營的社會裏，實在是要落伍的。所以在鑽營一方面說，這是他的短處，但在另一方面講，也就是他的長處。

時：他是一個舊文學很有根底的人，他能夠做詩；他那首『夜泊黃埔』尤其是傳誦一

讀罷離騷聽悲笳，

入夜江心走萬蛇；

曾住此間三月暮，

而今一水是天涯。

在這首詩中，我們想見他做詩時的情景：他曾在黃埔軍校住過三個多月，但後來不能不離開廣東（爲了中山艦事變），那天從廣州坐輪船回上海，輪船在黃埔過夜，他正在讀離騷，而聽得岸上黃軍埔校的軍號，勾起了他的舊愁新感，而江心月夜如走萬蛇，他曾生活過的軍校，雖近在咫尺，而一水之隔，竟同天涯，此情此景，固不能無感慨也！這首詩在藝術上說，也的確是首好詩。在這裏不僅表示了語罕的詩的天才，而且表現語罕的個性——在共產黨內的人都是殘忍的多，而語罕是這樣的溫柔多感呀！

語罕和仲甫（獨秀）是同鄉，在共產黨創立的時候，即已加入，後來到德國去，於一九二五年秋天回到上海，起初在共產黨中央工作，兼在上海大學教書，但因為他與瞿秋白不睦，所以頗鬱鬱不得志。他的性情的魯莽，舉一件事可以證明：他在上海大學的時候，有一

天教好了書，正要走出去，好像似乎丟了一個什麼東西，從教室找到休息室，從休息室找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再找到教室，忙個不了。

「高先生：你找什麼沒東西呀？」一個學生問他。

「我找我的帽子。」

「你頭上戴的不是帽子嗎？」

語罕向自己頭上摸了一摸：「該死該死！帽子在自己頭上，還要去找，真活見鬼！」他自己這樣罵。他的魯莽的程度，一至於此！

魯莽的人，大概都是很直爽的，語罕自不能例外。他是心直口直，想到就說，「守祕密」在他似乎做不到的；說謊話，更非他所長，他自己也時常說，「老子娘生我下來，就是這樣一副硬直骨頭。」記得在武漢的時候，武漢政府將要倒台之前，共黨要人，均紛紛離漢東下，但事前均極守祕密，以防意外。語罕奉命於三日內離漢赴贛，但囑其須嚴守祕密，不可洩漏，但就是這天晚上，他與陳公博閒談，就直說武漢不能再住，將設法他去。其直爽如此。

陰險，計謀，這些在語罕全然不內行的，他自己也知道的，他常常說：『老夫別無所長，所有者唯一隻臭嘴巴，一支爛筆頭而已。』這也是實話，他的長處，也就是一張嘴，一支筆而已。他能說能寫，他是一個很好的煽動家，但決不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政治家。他的煽動本領，也決不在揮代英彭湃之下，當然更遠在毛澤東張國燾之上了。記得十六年夏天，我從宜昌回漢口，與語罕同一輪船，行至中途，因天熱，客人靜集艙面，語罕當衆演說。聽衆皆爲動容。賀龍之加入共產黨，據說亦是受了他的煽動。

自從一九三〇年被共產黨開除以後，在取消派內鬱鬱不得志，日唯以文字自遣，外傳其赴杭赴港，實則近年來始終未離上海也。（二二七，二七）。

庸材嘆末路

譚平山流寓北京

東 華

禍不單行 愛人愛別人

在最近出版的社會新聞上，載有譚平山與楊匏安一篇史料，內稱譚楊現在星加坡開書店，仍爲共黨工作云云，這絕對不是事實（這篇文章中關於譚楊史料部分亦全非事實）。譚平山並沒有在南洋，而是在比利士的京城不律塞魯，寄寓在比利士國立工科學校第五宿舍旁邊的一位廣東商人家中。說他在新加坡開書店，固然是白晝碰見了鬼；說他現在仍舊爲共黨工作，更是笑話。

嚴格的說來，譚平山是一個碌碌不足道的庸材，關於他，實在沒有多說的價值。然而一個人碰到運氣好的時候，庸人也會變成英雄，真所謂呆徒自有呆福，譚平山就是這樣的一個幸運兒！這庸材他做過國民黨的歷屆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政治

會議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農政部長，也做過歷屆共產黨的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民部長，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第三國際主席團的主席委員，更做過所謂革命委員會的主席，第三黨的領袖等等，開起履歷來，到是極洋洋乎大觀！就因為如此，他不僅成了英雄，而且成了偶像了。就因為如此，就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他的行止。『平山現在什麼地方？為什麼好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平山到那裏去了？現在他在幹什麼？』這是我們朋友會談中時常可以聽到一般人關心平山的問訊。因此，將他的近狀報告讀者，當然是讀者所歡迎的。而且為要糾正別的關於他過去記述的錯誤，順便說到他的過去。

毫無疑義的，平山的一生，與政治有密切的聯繫，而他的政治生涯，又可以分為三部分；

- (一) 關於國民黨的；
- (二) 關於共產黨的；

(三) 關於第三黨的。

在國民黨內，平山算不上是一個有歷史的黨員，他與國民黨發生關係，比陳獨秀、李大釗都遲，但是共產黨員中在國民黨內負責最重的一人，他是長期地擔負國民黨內共產黨團的最高責任。他之所以能在國民黨內擔任這樣重要的位置，並不是由於他的天才——他是一個祇有福氣而沒有天才的庸人——而是由於機緣。原來當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時候，除了政策的改變以外，同時很注意於組織方法的改變，因為中山先生很明白組織是非常重要的，要使黨發生力量，就必須有健全的組織。在這時候，中山先生很贊成用布爾塞維克的組織方法，來組織國民黨。所以第一次大會以前，中山先生曾向鮑羅廷提議過，請他介紹一個中國共產黨員來擔任整頓國民黨的組織工作。鮑羅廷把這意思轉達到中共中央，要他們介紹人。關於這樣一個人選的問題，是經過了幾次的討論的。中山先生最初是屬意李大釗，但李大釗因為在北方有極重要的任務，不能到南邊來。陳獨秀那時是中共最高的負責人，他自己當然是不能來擔任這一工作的。後來幾

經討論，由陳獨秀開了一個名單，請中山先生選擇，這名單開列的是張國燾，瞿秀白，譚平山，羅亦農。最後由中山先生決定了平山，其中有幾個理由：第一：那時國民黨的重心是在廣東，而上列四人中，祇有平山是廣東人，熟悉廣東情形；第二：平山與中山先生的左右如廖仲愷等，關係極好，而其後諸人，與國民黨無關係可言；第三：張瞿羅皆年少氣盛之徒，恐不能為衆折服，而平山則老成持重，不致引起各方反感。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平山就在第一次大會中當選了中委，而且後來做了組織部長。在最初，平山秉承了中山先生的意旨，想把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做到像共產黨那樣嚴密，但是關頭就碰了陳獨秀的一個釘子，獨秀告訴他：

「祇有無產階級的黨，纔能有鐵一般的組織，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要實現鐵一般的組織是不可能的。」

在譚平山的眼光中，獨秀是神聖的，獨秀的話當然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在中央組織部，實際上除了安插各地的C.P.勢力以外，就是做些技術的整理的工作，基本的工作

是一點也沒有做。在譚平山領導之下的中央組織部，實際上是等於虛設的，這連中山先生也覺得不滿意。中山先生曾說過：『平山做事是很努力的，不過他缺乏創造力。』

有一天——大約在十四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戴季陶去問譚平山，黨的組織何以依然是不健全？平山就把獨秀答覆他的話，一字不改的答覆了戴季陶：

『祇有無產階級的黨，纔能有鐵一般的組織，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要實現鐵一般的組織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平山的老實——不，簡直是笨！所以戴季陶就很俏皮的說：

『那末照你這樣說，組織部是可以取消了。』

在第二次大會中，中共出席大會的代表，有一個大規模的黨團，平山就是這黨團的書記，但是在黨團會議中，他幾乎被攻擊得不能立足，因為獨秀仍舊要維持他，所以在二次大會中，仍在當選了中委，而且仍舊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不久，中山艦事變發生了，當時

廣東多數共黨重要份子，主張立時與國民黨決裂，如陳延年、張太雷、穆青、黃平、彭湃、蘇兆徵、鄧中夏等都是，但是在上海方面的共黨中央，都不主張如此，兩方各有主張，不能決定，於是獨秀徵求平山的同意，平山的答覆非常巧妙，他說：『你主張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完全以你的主張為主張。』後來共黨終於決定了退讓，平山纔對人說：

『我早就主張應該退讓的，不過我因為地位關係，不好明白表示，否則人家會以為我是要在國民黨內做官，纔主張對國民黨退讓。』

在這種地方，活畫出平山的庸弱無能的真相！

平山不僅是庸弱，而且很胆小。當民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案發生以後，他駭得簡直不敢出街，甚至想逃到上海去，被延年罵了一場，後來要求派四個衛兵來保護他，纔敢到中央黨部去開會。

甯漢分裂的時候，他正從莫斯科回來，分裂之局已成，無可挽回，否則他一定是弄得走頭無路，不知怎樣纔好呢。在武漢政府時候，他做了國民政府的農政部長，但事實上，農

政部長沒有做一點事。而且在這個時候，他對於共產黨給他的命令，有點不大接受，他甚至對周恩來公開表示：『農政部是要對國民黨負責任的，不能完全受黨（指共黨）的節制。』

在武漢北伐軍在河南作戰的時候，長沙馬夜事變發生了。那時武漢方面已經佈滿了濃厚的反共空氣，而反共的中心藉口，就是工農運動過火。平山對此也是深有同感的，所以他以農政部長的資格，發表了一篇指斥農民運動過火的宣言，這篇宣言，隱然是站在反共一方面的。當時共產黨代理中央農民部長毛澤東，看到了這篇宣言，連夜去找獨秀，要求獨秀召集緊急會議，處分平山，立刻停止他的一切職務。其餘如向忠發張國燾，也對平山大下攻擊。這時候的平山，真弄得左右做人難：在國民黨一方面，對他當然是沒有好感；在共產黨一方面，又要攻擊他。他在無可奈何中，幾次想學鄧演達宋慶齡之留書出亡，但被楊匏安勸住，最後，終於使他不能不自動的向汪精衛辭職了。

他這次辭職，事前沒有得共黨同意，故辭職發表以後，共黨對他更不滿了。但這時候

共產黨內部，正弄得兵荒馬亂的時候，所以對於平山當然也不致有什麼處置了。

平山辭職不久，就跑到江西。一到九江，就召集共產黨活動份子大會（在儒利女學），大罵中央（共黨）領導不當，並有現在我們可以不管中央，自動來幹云云。後來獨秀知道了，派高語罕張國燾去勸他，同到了南昌，不久就發生南昌暴動（八月一日），他做了革命委員會的主席。其實這飯桶如何能夠做事呢？所以他在革命委員會中，着實鬧了一些笑話，例如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的口號等等。而革命委員會的命運，也終於由這飯桶到汕頭大海裏去了。

平山在國民黨內，雖然適逢時會，爬得很高，但他實在是一無所長的人，所以在共產黨內，他也就一無表現——他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是由於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抬高起來的，其實他始終沒有參加過共產黨的內部工作。他不是實行家，他簡直沒有一點能力；當然他更不是理論家，他完全是不懂理論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十五年六月間，有人在廣州會着他，問他此次到莫斯科去的感想如何。他很興奮地說：

『我這次去很愉快，因為我在莫斯科解決了兩個理論問題：一，我現在知道了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以前我當他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他說）；二，我現在知道了中國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這都是這次在莫斯科布哈林和史太林告訴我的。』

就這一段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理論完全是門外漢，一個負最高責任的人，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竟全不知道，一定要等到俄國毛子告訴了他纔知道，這真是十足的飯桶！

因為機緣，使他在國民黨裏佔了很高的地位；因為他在國民黨內有了地位，所以在共產黨內也有了很高的地位，因為他在共產黨內有了很高的地位，所以他出席第三國際，就當選為國際委員了。這些地位，都是由機緣而來，而國民黨內的地位，實在是他一切事業的基礎，所以等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一分家，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失去了，一切的地位都失去了。在革命委員會被他領導到沉在汕頭大海裏之後，一回到上海來，他的共產

黨籍就被開除了，不待說，在第三國際內的地位，也跟着消失了。

平山雖然是一個庸材——這決不是以成敗論英雄，在平山得勢的時候，有人早就說他是庸材！——但因為他曾竊據過很高的地位，所以自視甚高。雖然被共產黨開除了，被國民黨排斥了，但他滿不在乎，而企圖在國共兩黨之間，另外選出一個新黨來，於是他的政治生活又開始了一個新階段，第三黨出現了。

平山被共產黨開除黨籍，是十六年十月下旬，而第三黨的組織，即於此時開始醞釀，廣州暴動以後，組黨之說，漸實現化，至十七年二月中，則所謂第二黨者，已具雛形矣。當然平山是領袖，但不是獨一的，而是與鄧演達平分天下。當時參加活動份子實在很少，不過繆象初章伯鈞數人而已，其不足成事也明甚。

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這四年之間，平山是以其全力來經營第三黨，他的力量本極有限，所以第三黨亦始終不能成事，而平山亦始終是在失意的境况中。

一九三一年鄧演達事件發生以後，平山就嚇得不敢再出頭。因為於國內不能居住，

卽於是年冬，作海外之遊。但他是到巴黎，而路線也是經過印度洋地中海走海道的，決不是由西伯利亞經過莫斯科——莫斯科他的確是去過好幾趟，但自從被共產黨開除以後，卽絕未去過。社會新聞上說他曾到莫斯科，及在伯力被捕之說，全非事實。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間，他由法國到德國，又到意大利去過一次，但自十月起，卽卜居不律塞魯，並未換過地方，更不曾歸國，亦未到南洋羣島。至於他自被共產黨開除以後，始終沒有和共產黨發生過關係，而共產黨簡直把他當作敵人，更不容許他再回共產黨去——他自己當然也不願回去，仍爲共產黨工作云云，簡直是沒有常識的話。

他在比利士，景况也是很可憐的，甚至不及林祺涵吳玉章之在海參威。禍不單行，他的愛人許珉仇又和他脫離了關係，另跟別人——三個月前在戈登路某產科醫院打胎，但這已經早不是『譚種』了。（二二，八三）

異國倍悽涼

共 產 黨 首 晚 景 堪 憐

伍 豔

吳玉章林祖涵落魄海參崴

在上海的一位朋友，前幾天接到林祖涵自海參崴來信，措辭悲慘，有使人不忍卒讀之概！這封信的開頭，仿效李陵答蘇武書的口吻，『有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依依』句，其間述彼與吳玉章流寓海參崴的苦况，貧病交迫，而有國難奔，有家難歸，此滋味有非李陵在匈奴所能領略者。

這位林祖涵，現在雖然流落異國，但是他在當年也是出過風頭的。他是湖南醴陵人，字伯渠，幼年曾留學東洋，識挨衣烏哀我，亦識愛皮西地，而中國舊文學尤極有根基，尤長小學，近人除章太炎以外，無出其右者，而書法亦古怪奇偉，工夫在徐季龍譚組盦之上，以文才言，林氏實一全才也，願性喜政治活動，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林氏即由李守

常之介紹，加入該黨，即由該黨派在武漢擔任祕密工作，武漢共黨健將，如向忠發、陸沉、施洋等，均係林氏晚輩，武漢初時之共黨運動，林氏實爲一最高領袖也。二七京漢路之役，林氏與向忠發、施洋、林祥謙、廖乾吾輩，往來指導，頗爲忙碌。及罷工失敗，施洋、林祥謙均被殺，林氏借廖乾吾匿漢口後城馬路一鴉片烟館，始脫險，其後又轉輾至日，復回武漢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於廣州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林氏亦出席參加。此後來往於上海、廣州、武漢之間工作，蓋一方面爲共產黨工作，另一方面爲國民黨工作，固一忙人也。五卅慘案發生時，林氏又至廣州，適未幾，廖仲凱在惠州會館前被刺，廖之中央農工部長一職，即由林氏代理。此爲林氏加入中央黨部工作之始也。不久，中央黨部即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林氏亦參加，而當選爲中央委員焉。且在二屆一中全會中，被推爲中央常務委員兼農工部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兼中央財務委員，兼中央政治講習班理事。儼然中樞要人矣。且此時程潛之攻鄂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中央以林氏與程潛有同鄉之雅，故委林爲第六軍政治部主任（即副黨代表）。此時林氏以一身而兼七要職（其

他名義兼職尙不在內，其聲勢之赫然，直駕譚平山而上之，可謂林氏生平最得意時代。三月二十號事變發生以後，繼以五月十五日之二中全會之整理黨務案，通過跨黨分子不得任中央部長，於是林氏乃脫離中央，專在第六軍工作。北伐軍出發，林氏亦隨軍而行，由粵入湘，轉戰江西。及師次江西武甯，林氏與軍長程潛，忽發生意見，林氏乃憤而回醴陵原籍。但南昌克復以後，程潛復派人將林氏迎回，仍在六軍工作，且兼任江西政務委員會委員。

甯漢分裂之前，林氏已由江西至武漢，參加三月十五日之三中全會，回任中央常務委員，時已脫離軍隊生活，恢復其中樞要人地位矣。時吳玉章亦任中央常務委員，與林祖涵同爲武漢中央之實際支配人。武漢反共之際，林氏與吳玉章譚平山等東走江西，參加南昌暴動，任僞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爲財政委員會主席，從軍南征。此時之林氏，已被尊爲無產階級之理財專家矣。南征叛軍失敗後，林氏幾爲俘虜，幸化裝逃脫，至香港，又回上海，復至日本，仍折回上海，最後乃去莫斯科。但林氏在莫斯科，頗鬱鬱不得志，蓋蘇聯方面，見

其道貌岸然，目之爲官僚，甚爲簡慢，其後且被開除黨籍焉。林氏不得已乃至海參崴，蓋莫斯科既不能居住，而回國又有所不能，英法美德固無資金可去，且日本居住，亦不可能，大有四海雖大，竟無容身之地之概。

林氏至海參崴後，即在工人學校教書，月入甚微，生活甚苦。林氏在武漢時代，早已滿頭白髮，鬢然老翁，年來更衰老不堪，貧病交迫，晚景堪憐，然在十五十六年之交，林氏固亦一世之雄也。林氏雖貧甚，而其弟則甚富，惜爲富不仁，無手足情，不能以資助林氏耳。

緣林氏有弟，名祖烈，一不學無術之市儈也，其學識能力較之乃兄，誠有天淵之別，故自幼落魄，不齒鄉里。其後藉兄之引荐，在程潛之第六軍中，時共黨中有人欲拉攏程潛與林祖涵之關係，故爲林祖烈作媒，將程潛之女，下嫁祖烈，得雙方同意，即在九江結婚，時十六年初也。未幾，祖烈籍泰山之力，及乃兄之關係，得任九江關監督，乃極力搜括，加以程女粧奩甚富，故至程潛被桂系扣留，完全失勢之際，祖烈擁百萬鉅資，爲富家翁矣。除存鉅款在外國銀行外，並在上海拉都路購地數畝，建富麗堂皇之大洋房一宅，而已則偕妻往來

於日本大連青島上海香港之間，度其幸福生活。一九三一年春，林氏初至海參崴時，因窮困無以自給，曾函其弟索三百金，乃祖烈竟僅贈以袁頭十枚，以後再索，則分文不給矣。故林氏弟兄之景况，現在大不相同，老兄則暮年落魄，貧病交加；而乃弟則衣錦食肉，窮極奢侈。林氏每言及其弟，輒搖頭太息。

至於吳玉章氏之景况，正與林氏相同。吳氏四川人，曾任四川中法大學校長，爲四川一老前輩也，與熊克武友善，熊氏對吳言聽計從，故當熊氏得志之時，吳氏亦頗得意。吳辦中法大學，有如于右任之辦上海大學成爲C P之大本營，卽此時之吳氏，固未常加入C P也。唯其思想頗左傾，故爲一般急進青年所擁護。一九二四年冬，始加入C P。故論在C P歷史，吳氏實後於林祖涵。吳對於國學亦極有研究，而政治能力，更超林祖涵而上之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吳任四川代表，來粵參加，在大會未開會前，且任大會籌備委員會祕書長，總攬一切。在大會開幕後，吳氏被選爲大會祕書長，後選任中央委員，成爲中樞要員。吳氏在川，雖蚤有地位，而四川以外，國人知吳者尙

極少，自參加第二次大會任祕書長及當選中委後，吳氏之名始大著。

大會結束，吳氏即返四川指導黨務，秋間復來粵，參加中央及各省區海外特別黨部聯席會議；時武漢已經克復，聯席會議，吳即赴漢，主持前方黨務政務。中央北遷及留南昌期內，吳在武漢，主持聯席會議，與南昌中央，儼然成對抗之勢。三中全會以後，吳氏事實上已成爲武漢中央之首腦，發號施令，雖汪精衛譚平山，亦側目而視焉。甯漢分裂之前，及甯漢分裂後，吳氏到處演說，對蔣總司令極加攻訐，與鄧演達徐謙汪精衛，被稱爲反蔣之四金鋼。此爲吳氏一生之全盛時期焉。

但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未幾，武漢即告反共，吳氏化裝東下，至九江，復至南昌，參加賀葉暴動，任僞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祕書長，依然不失爲一要人也。隨軍南犯，在潮汕失敗，逃往香港，轉赴上海，與獨眼龍劉伯承同時赴俄，但劉伯承在莫斯科頗受優待，而吳玉章則頗爲失意，不得已，轉輾至海參崴，遇林祖涵，乃在海參崴暫住。蓋二老過去之身世既有相似之處，而現在之景况，又復相同，故過從甚密，頗爲相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

何況曾相識。」林吳兩老，常詠此句，感慨無似。查吳氏現在海參崴之五一俱樂部，謀得祕書一職，但收入不逮一工人，故景况之苦，正與林祖涵同。林氏老病頻發，而吳體素弱，較林氏更甚，兼患痔瘡，常臥床不起，而漂流異國，侍奉無人，老景淒慘，亦堪憐焉。（二二，八，三）

□上海週報言論最勇敢□

施存統失意回上海

第 達

在這幾年來，轉變得最多的是施存統；失敗得最厲害的，也是施存統。施存統在青年時代，曾得過戴季陶陳獨秀輩的賞識，在共產黨內，佔有特殊的地位。五卅慘案以前，他是CY的中央總書記，儼然以全國青年領袖自命，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候，但是倒霉開始了，十四年的春天，正當上海鬧着二月罷工的時候，他的夫人王一知跟了張左雷跑得不知去向了，害得施先生從上海追到長沙，又追到青島；還是追不着。從此以後，施先生就開始失意的生活。CY中央總書記的要職丟了，在上海大學，又和李季鬧了一場；跑到廣東去，也是不大得意。十六年春天到武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找到了一個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由書生一變為革命官，施先生的神氣也有點不同起來，本來是瘦瘦的，那時似乎胖了一點，穿起了軍服，掛了斜皮帶，居然有點威嚴。可是

不幸得很，施先生的官運不佳，武漢政府倒台了。幸而施先生還聰明，『經過』了『慎重考慮』之後，在中央日報上來了一個『悲痛中的自白』，而且施先生手脚快，在軍校會計處領了政治部二千餘元的薪餉，一文不交出，放在自己腰包裏，當然是可以用一下了。在施先生的原意，倒滿不在乎這二千塊錢，他是希望『悲痛中的自白』發表以後，自己的運命有一個新的展開。

『悲痛中的自白』確是施先生生平的一大轉變，在以前，施先生說起話來，總是捏緊了拳頭，咬緊了牙關，不是馬克思，就是列甯，可說是一個最熱中的布爾塞維克了。但是悲痛的自白中的施先生，又一反其平日的主張，由共產變為反共產了。本來，這倒是一個升官發財的祕訣，施先生是聰明人，看得很對。不過施先生的運命不佳，雖然施先生用痛哭流淚的表示了反共，但在武漢，施先生始終沒有官做。於是，跑回了上海。却好這個時候，張發奎黃琪翔在廣東『護黨』，施先生認為是絕妙機會，星夜奔到廣東去，在四軍週報上發表了幾篇護黨的文章，但不幸又給四軍幹部教導團出版的『準星』週報上來一個

反攻，把施先生的理論與人格，駁斥得體無完膚，施先生見不是頭，祇得又回到了上海，幸而不久，陳公博等辦革命評論，施先生來了一角，總算解決了生活問題。但是不久施先生又與陳先生鬧翻了。

在革命評論的時候，施先生曾著文反對第三黨，但是在他與革命評論分裂以後，又加入了第三黨，這是施先生的又轉一變，從此以後，施先生出入於第三黨，取消派，社會民主黨之間，很不得意，但個人生活是可以維持的，不過施先生總認為不滿意，去年秋季，他很高興的跑到北平去，因為一方面是他的老朋友許德珩劉侃元馬濟輩都在北平教書，拖他也去教書；另一方面，也是負了神州國光社的使命去的。但是施先生的命裏犯了七煞苦，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不吉利。他到北平不久，許得珩馬濟輩被捕了，連他自己也岌岌可危，知北平不可久留，於是一溜煙跑到日本去。他從上海到北平去的時候，本來預備在北平久住的，所以在上海的一切用具，全部賣掉了去，書籍也是全部帶了去。及到北平不能住，往日本跑，把所有的書籍又全部丟了。在日本住了幾個月，狼狽不堪，所以最近又

回到了上海，當然的，生活的情形，比他去年離上海赴北平時更不如了。（二二，八三）

□ 上述週報的記載最忠實 □

李季行狀

孟 嘗

魯迅先生替阿Q作傳，先下了一番考慮工夫，認為自傳列傳別傳小傳都不妥，故稱之爲正傳，我現在來替李季作傳，也得先下番考究。『李季正傳』似乎不配由我做？列傳小傳，也不妥？自傳，我可不是李季：別傳，似乎較爲妥當，但仔細一想，也還是不行，因爲我在這種所寫的，祇是他的一部分的軼事，似乎夠不上稱傳。無已，稱之爲李季行狀。

大概讀者會知道李季寫過一部自傳『我的生平』，然而在『我的生平』中所寫的，祇是『烏七八糟』四個字而已。因爲如此，你們讀了他的『我的生平』以後，再來讀我替他寫的行狀，也是有意義的事。

讀過我的生平的人，都會知道李季把自己描寫得如何聰明，如何偉大，如何淵博。但是，吹吹而已。知道李季的人，就爲知道李季從前在其所隸屬的政黨內，有一個雅號，就是

『活死人』這個雅號可以概括李季的一切，偉大，聰明，淵博，都在這三個字內，祇要想想死人而能活，活着而又死，這是多麼偉大，多麼了不起！但這個雅號不是驟然而來的，說起來，還有他的歷史的根源。

是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就得了一個雅號，叫做『陰間秀才』。這是雅號的第一階段，因為他為人陰沉而有腐儒氣味，此陰間秀才雅號之由來也。第二個階段，是他參加共產黨工作後所得的雅號，叫做『書獃子』。因為他加入共產黨後，實際上不去活動，祇是讀讀死書。這在共產黨內，當然是為一般人所不滿的，但李季當時雖然不參加行動，却口口聲聲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內又不便太給他難堪，所以就給了一個有半嘲笑作用的『書獃子』的雅號。但是後來，第三個階段開始了？共產黨在『肅清機會主義』的口號之下，一切有名士氣味紳士氣味書生氣味的人，都被肅清出去了。正是『無動不暴』的時代，李季當然是不能動，更不能暴，於是『活死人』的雅號就套在他頭上了。但事情也不是簡單，如果單是不能活動，而理論很行，這在共產黨內當然也是需要的，但是可憐那，李季

不僅不能活動，而且不懂理論，他祇知道讀讀死書，做出文章來，讀了總是使人頭痛。說，更不行，嘴巴裏像是含了一個東西，總是說不清楚，翻譯也不行，因為根本他的德文太不行了，這樣，既不能行動，又不懂理論，不會說話，不會計劃，不會作文，一切都不會，此非活死人而何；此活死人雅號之由來也。

雖然李季是十足的飯桶，然而他自視甚高，彷彿普天之下，唯他獨尊。他簡直是中國的馬克思，中國的列寧，所以在武漢時，惲代英曾說李季不僅是一個庸人，而且是一個妄人。

爲什麼這樣一個庸人，會加入共產黨，這是一般人都覺得奇怪的事，這也是有的，可以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李季的誇大狂，是共產黨內一般黨員的性情是相近的，所以共產黨可以收容李季；第二：當時李季如果不加入共產黨，就不能得李大釗的青睞，就不能在商務印書館賣一千元稿費，就不能到德國去爲了李季自己的利益打算，加入共產黨是很對的，雖然

他沒有給共產黨做了什麼事，但共產黨的確給他許多利益，這是他加入共產黨的原因。然而自從他加入直至被開除。他始終不會在共產黨做過一點『內部工作』。在德國。他過着刻苦的圖書館中的生活，實在是一無足述的。一九二五年秋天回到上海，那時正是五卅高潮低落的時候，但五卅運動的確使共產黨的勢力發展起來，需人甚多，凡是在共產黨內有相當歷史的人，都派了適當工作，李季一回國，自然不愁沒飯吃。但李季是懷了一個極大的奢望回來，他是希望回到上海來做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長。爲要實現這種希望起見，他用了許多計劃；在德國臨動身之前，他就向共產黨中央開始攻擊彭述之，因爲彭述之是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長，他以爲彭被攻擊下台，他就不難取而代之。回國以後，尤其集中力量於攻擊偽中央宣傳部，而且露骨地表示中央宣傳部長一職，唯他自己，方能勝任愉快的意思，這種舍我其誰的態度，引起偽中央同人的反感，第一是惲代英起來給了他一個打擊，批評他過去宣傳工作的錯誤——因爲他一向翻譯的書，如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等，都是改良主義的著作，而李季又譯得很壞，所以惲代英當

了李季的面，公開的說彭固有錯誤，在李更不如彭，李季歸國的第一個希望失敗了，於是退而謀其次。共產黨是在野黨，沒有官位可以搶奪，於是李季的眼光，就轉到上海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上去，認為這是唯一的優缺。但在這裏，他和施存統起了衝突。上大社會學系主任本是瞿秋白，後來因為秋白不能公開，乃由存統代理。李季既轉念頭這把交椅，於是用對付彭述之的故智，來對付施存統。向施存統大下攻擊，公然在學生前指斥施存統為不學無術。那天在時應里第三教室中，他對學生說，社會學一定要留學歐洲，尤其留學於馬克思的故鄉的德國才行。但他究竟不好意思公然說，社系主任祇有我李季才行。他給了一封信給獨秀，提議改組上大，並推荐高語罕為社系主任，理由是該職非留學德國者不能勝任，而高語罕是才從德國回來的。但他的用意，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為他明知高語罕別有任務，不能任上大社系主任，而他又說非留學德國則不能勝此任，這不啻明明說，祇有我李季才配坐這把交椅。但李季却抹了一鼻子的灰，獨秀給他的回信上，分幾個要點：（一）以後有何建議，可在會議提出，不可超過組織路線，向個人提議；（二）

語罕別有工作，不能任斯職；（三）學識不能以留學國別爲標準，留德國多佳士，而不通者亦有適別處者亦不乏佳士云云。李季既碰了這一釘子，而施存統亦不示弱，對李季來一個大反攻，公然指斥他來搶飯碗的醜態。這樣一來，李季再不能在上海大學內立足了，祇得紅着臉，一溜烟跑回湖南 平江老家去了。但他當然是不甘雌伏，好在不久革命軍打下了湖南，於是他就跑到長沙去活動。他自視甚高，野心甚大，而手段殊不濟，所以他在上海一謀中宣部長不成，再謀社系主任失敗，反而落得了一個惡名聲，又與惲代英 彭述之 施存統輩翻了臉，但這回到長沙，依然是不改故態。湖南的共產黨頭子是毛澤東，其次是郭亮 夏曦易禮容。毛澤東根本瞧不起這書獃子李季，郭亮 夏曦輩自有羣衆，亦不將李季放在眼內，而李季又極不識相，自視甚高，目無餘子，於是被郭亮開了一個玩笑，以黨的名義派他去指導長沙的店員工會，這工作對他當然是很不適宜的，所以他氣得在第一中學大罵郭亮，連夜跑到武漢來。但是天哪！武漢都是些李季的對頭：彭述之依然是僞中央宣傳部長，而由上海搬到武漢來了。施存統也到了武漢，做了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惲代英更

是武漢的重要角色。仇人當道，李季自然感得無身可走了。當時他本想到軍官學校去教書，但存統反對，代英也說恐將予學生以不良影響而不教他去。所以別的共產黨在武漢都做了官，獨有我們這位中國馬克思李季先生，得不到一官半職，祇得依靠鄧演達送的兩百塊度日，所以熱熱鬧鬧的武漢時代，李季的生活是很悲慘的，但除了武漢以外，又沒有地方跑，回湖南去，郭亮這傢伙怪討厭的；到上海去，怕殺頭；到北京去，怕做李大釗第二；到廣東去，又恐怕李濟深的劊子手在等他；到南京去，又沒有脚路。沒有辦法，祇得仍在武漢度其悲慘的生活，而嘆生不逢辰。是六月的下旬（十六年）一天我在武昌糧道街會到了他，問他在武漢的景况，他搖搖頭，說在這裏悶死人。一種不得意的苦况，真是我見猶憐！

幸而不久，武漢的黨國要人們，體上天好生之德，驅逐了共產黨，李季纔算吐了一口悶氣，在韓覺民的疎通之下，總算保全了性命，逃到了上海，在閘北過他的書生生活。就在這個時候，他得了『活死人』的雅號。但那時他還是共產黨，參加閘北區天通菴支部會議，可

十次會議，他總有九次沒到。至於什麼遊行集會，示威，散傳單，貼標語等等，他是決不幹的。陳獨秀被開除不久，一九三〇年的春天，他也被開除了。被共產黨開除，在李季看來，不啻是解脫了一重桎梏。不過人是政治的動物，不幹這樣，就要幹那樣，於是李季被開除以後，就轉入了取消派。

不久，李季財星高照，加入了AB團。因為那時AB團與取消派取得了密切的聯絡，而李季捷足先登，首先加入，在『紅蘿蔔』王大編輯那裏領到每月二百番的的津貼，於是甘世東路上，三德坊內，狗蹄得得，李季之奔走於此者，幾無虛夕焉。

李季在共產黨內，雖然一無所長，至被斥為『活死人』，但AB團非比共黨，人才又形缺乏，李季既有相當薄名故『紅蘿蔔』拉之甚急，而李季遂亦為AB團之忠實同志焉。

一二八事變以後。可謂李季生命史中之黃金時代，蓋此時AB團藉愛國英雄之份子，大為活動，而金錢之來，數百千萬，故李季亦得其油，其格羅希路之住宅，裝飾得富麗堂皇。

皇。有人過之於途，承其邀至家中，見其一派富貴氣象，訝其暴富，而興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嘆，因詢其致富之術，李季微笑答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本以外，豈有他術哉？』言下大有爲窮書生吐氣揚眉之概。

乃未幾，AB團內部起風潮。李乃北走平津，欲在北平教書，而一面仍在AB團領津貼，故景况亦甚佳也。（二二八，三一）

□上海週報有都市生活的寫真□

陳啓修的黨生活

郁達夫

據北平來的人談，在北平的大學教員中，胡適而外，陳啓修可以算是一個紅教授。

——這個所謂紅，當然不是說他思想赤化，而是他尙爲一般學生所歡迎的意思。陳教授也談談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詞，有時在陳教授口中，是時常出現的。但是他同時也罵共產黨，表示他並不赤化。於是有人問他：

『陳先生以前有沒有加入過共產黨？』

『沒有！雖然仲甫（獨秀）與守常拉過我好幾次，但我爲要維持我的學者的尊嚴，所以始終沒有加入。』

陳教授很率直的說。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絕對不是！

陳教授是加入過共產黨的，但他在共產黨內沒有做過負責任的工作，這是一個事實。實在下很榮幸，曾與陳教授有一度同事之雅，而且不瞞各位說，在下有一位朋友，曾一度加入共產黨，與陳教授同過一個支部，所以對於陳教授與共產黨的關係知之甚詳。現在從實寫來，如有半點虛誑，便要天誅地滅！

說起陳教授與共產黨的歷史，淵源甚長。還是遠在十幾年以前，陳教授在日本留學的時候，與周佛海、安體誠、于樹德、輩同學的時候，就沾染了一點不穩思想。但在這個時候，陳教授可還不是布爾塞維克。那是在北大教書的時候，李守常暗示我們陳教授：現在學生的思想很左，傾你如果加入了共產黨，學生就會歡迎你的。『讓我考慮一下。』陳教授這樣答覆了李守常。

僅僅是考慮了兩天，他決定加入共產黨，但他在入黨表上，寫了一個假名字「陳偉」。陳教授在北大有兩位特別要好的朋友，一位是經濟學系主任顧先生（孟餘），一位就是李守常。他滿以為入黨以後，常對他的關係當可更密切一些，但是事實恰恰相反，他

入黨以後，守常對他比以前冷淡了，到後來簡直有點不大理他了。至於顧先生，彷彿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對於顧先生的崇拜是無可形容的，但他始終對顧先生瞞着一件事，就是入共產黨的事，這件事，顧先生一直到現在還睡在鼓裏。

陳教授加入了共產黨，實在有點失望，第一是他的老朋友李守常對他比以前更冷淡了；第二張特立（國壽）會叫他去罵了一頓，說他不行；特立是他的學生，被學生罵，真有點難受；第三他像做了賊，要瞞東瞞西，特別是對於顧先生，他良心很感覺到一點痛苦。顧先生曾問過他：『近來有人說你加入了共產黨，有沒有這麼一回事？』雖然陳教授很爽快的答覆了顧先生：『沒有這麼一回事，外面的謠言真是可笑。』但他精神究竟感覺到了一點痛苦。或許在某一個時期，甚至在許多時期，他曾考慮脫黨的問題，但他沒有實行，這是因為他知道在共產黨雖然沒有什麼好處，但如果一脫了黨，就要被共產黨徒起來鳴鼓而攻之，那不僅揭破了他的過去的黑幕，而且簡直使他不能在北京立足，這樣想時，不免有點寒心，所以他雖然有點後悔加入共產黨，但退出又是沒有這種勇氣的，好在那

時不比現在，做共產黨是不會殺頭的。

十四年冬天，北京民衆實行『首都革命』的時候，我們陳教授失蹤了，大約有七八天，誰都不知道陳教授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還疑心陳教授是段執政祕密逮捕去了。但事情平靜以後，陳教授又在北大第一院出現了。後來據他夫人告訴她的女朋友，陳教授聽得北京城裏風聲緊起來了，趕快躲到六國飯店，住了一夜，又轉到協和醫院，第二天索性跑到保定去玩去了。那時在北京負共產黨責任的陳喬年（獨秀的小兒子），對於陳教授這種近乎臨陣潛逃的行爲，極端不滿，主張把他開除，但結果還是沒有被開除。不久，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永滋（于樹德）和守常都來邀他去參加，但他拒絕了，據說因爲他還有一個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到廣州這赤化之邦去是很危險的，至少在北大的飯碗要發生問題，我們顧先生尚且不去，我去幹嗎？

但是後來陳教授有點後悔了，像江浩這種土老兒，居然會當選爲中委，至少我陳啓修比江浩行點，我去，這中委不是穩穩的到手了嗎？想到這種，真有點難過！

『三一八』事變發生了，執政府前發生流血慘劇的時候，陳教授正躲在家裏打牌，本來是事不己，可以高枕無憂的。無如在這種年頭，是非有點混亂，正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陳教授聽到一個消息，說執政府要派兵來抓他了，連忙去找顧先生，不得了，顧先生躲到俄國大使館去了，因為顧先生已被通緝。這還了得？連我們安分守己的顧先生尚且被通緝了，自己毫無疑義也是被通緝了。但是仔細一打聽，自己到沒有被通緝，這倒心裏寬了一寬，被通緝的是五個人：徐謙，李大釗，于右任，吳稚暉，顧孟餘。顧先生是最後一個，而基督徒徐矮子，反而高踞第一名，這在陳教授覺得有點出於意外。

這天晚上，到在六國飯店安安穩穩睡了一夜，因為陳教授知道自己沒有被通緝，所以很安心地以為沒有他的事了，但是第二天一早，顧先生就派人來通知他，要他趕快躲起來，因為他雖然沒有彼公開通緝，但在祕密緝拿之列。後來一打聽的才知道被祕密緝拿的，除他以外，尚有朱家驊，安體誠等多人，他們之所以不被公開通緝，據說是因為段祺瑞覺得他們還夠不上資格。於是陳教授立刻跑到俄使館去躲。在俄使館的人可多啦，有

譚平山，邵力子，李大釗，徐謙，于樹德，安體誠，顧先生，朱家驊，路友于等等，一共有幾十人，而俄國人，中除了加拉罕大使以外，廣州的鮑羅庭，顧問也在這裏，真是人才濟濟，陳教授覺得別的都不打緊。這位大肚子鮑羅廷，却有點使人注目；而在這大肚子的面前，自己覺得渺小起來。在這裏，陳教授開始嘗到了一點「革命的味道。」

經過大家一度的商量，決定都到廣東去，但是要走天津海道是不可能的，後來還是由加拉罕、徐謙去與鹿鍾麟接洽，由鹿鍾麟保護他們出南口到蒙古去，再由加拉罕致電莫斯科，交涉假道外蒙古、庫倫及遠東共和國的赤塔，由西伯利亞到海參崴，再由海道赴廣州。一切手續都妥了，陳教授也不得不離了他的第二故鄉北京，跟着一羣「赤老」橫斷外蒙古到廣東去了。

在路上，陳教授感覺到一點悲哀淒涼的意味，因為鮑羅庭是這一隊的頭子，但這大肚子似乎對陳教授特別冷談，簡直有點不把他放在眼內。朱家驊也有同樣的感覺，於是陳教授自怨自艾起來，他覺得段祺瑞真有點可惡，要緝拿人，也得看清楚點，我陳某人又

不會去遊行示威，也不會向你請願，犯不著來緝拿我。即退一萬步說，既要來緝拿我，又何不公開通緝？讓我也可以到廣東去買幾個錢，至少，也不致被這大肚子奚落爲『無資格被通緝的人』。

到了廣東，李大釗，徐謙，顧先生之流，都由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正式招待去了，住的不是東山的大洋房，就是亞洲酒店的大房間。但陳教授是沒人來理會的，住大飯店又有點力不勝任，於是祇得和安體誠兩個在財政廳前的南越旅店開了一個房間。

生活問題總算解決了，在黃浦軍校當了一名中校政治教官。而且不久，顧先生榮任了中央宣傳部長，我們陳教授被任爲廣州民國日報的總編輯了。這時候，陳教授的胖太太也到了廣州，同住在高第街的一間樓房中，又漸漸恢復了他的紳士的生活。

他到廣州民國日報的第二天，張太雷以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的資格（共產黨的）寫了一個條子來派曾國鈞爲廣州民國日報編輯。但是陳教授拒絕了張太雷的『非法任命』。據陳教授的理由，這報館是國民黨的機關，共產黨不能用命令方式委派人來，而

且他到差之前，顧先生已經一再叮囑他，對於C P人物，一律開除（因為顧先生還不知道他自己是C P。）但是張太雷的態度也很囁強，表示陳大編輯如果不錄用曾國鈞，則即以違抗黨命，開除黨籍，雖然那時中山艦事件已經發生，但共產黨在廣州還是很有勢力，陳教授當然還不敢公然與C P翻臉，所以用折衷的辦法，把曾國鈞位置在與民國日報有密切關係的中央通訊社。

第二個問題發生了，就是陳教授的支部問題，本來他是屬於黃埔特支（即黃埔軍官學校特別支部的簡稱），但到了廣州，民國日報區委就要把他編在『民報支部』，但陳教授覺得和這些無知無識的工人在一起開會，實在是有辱斯文，所以表示不願意。後來是編入了『民中支部』（國民黨中央黨部支部之簡稱）。民中支部的書記是張太雷的夫人王一知（本是施存統的夫人）。因為陳教授時常不到會，而且所陳述的不到會理由又太欠充分，所以被警告了好幾次。但嚴格的說來，也祇有這一時期，陳教授的確過了些時黨員的生活。

在支部會議上，有時要討論到理論問題，同支部的人，以爲陳教授既是經濟學大家，自能多所發揮，然而陳教授却談不出理論，所以江浩這老頭子（他也是民中支部的）說陳教授是『肚裏塞滿草，嘴裏含隻鳥』。陳教授被這班『同志』弄得頭暈腦脹，所以他是最怕去參加支部會議的。

陳教授是唯顧先生之馬首是瞻的。中央黨部遷到武漢去了，陳教授也跟顧先生到了武漢，做了中央日報的總編輯，但他依舊是主張不用C.P.，所以副刊交給孫伏園，其餘各部分的編輯事務，也交給了他的幾個同鄉和親戚。這事曾引起張國燾（湖北共黨省委書記）的抗議，使陳教授又受了一次警告。好在不久，武漢政府倒台了，於是陳教授的一筆黨賬，就此告一段落。

陳教授和C.P.的關係，當然是絕對沒有了，但是人是政治的動物，陳教授自然不能忘情於政治，所以他在脫離C.P.以後，其間曾加入過第三黨，也曾與取消派發生過關係，而現在，他是熱烈地在幹着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

陳教授的黨生活。就是如此！（二二，九七。）

■ 上海週報的黨政文化史料是最翔實可靠的 ■

蔡廷鍇率部宵遁記

范其本

自「一二八」抗日之役以後，民族英雄蔡廷鍇之名，幾駕馬占山之上矣。於是上海有蔡廷鍇香煙，泰山有蔡廷鍇石像，廣州有蔡廷鍇皮球，福州有蔡廷鍇學校，此誠蔡廷鍇之黃金時代也。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蔡廷鍇誠可謂時代之寵兒矣。但蔡廷鍇是一個什麼人知道的人很少，在下曾一度與蔡共事，其生平略知一二，所以特寫出來為讀者酒後茶餘之談助。魯迅著阿Q正傳，使愚蠢如阿Q，亦幾家喻戶曉，此人以文傳也；我今為蔡廷鍇寫行狀，深欲藉其人以傳其文焉。

蔡廷鍇的出身，實在夠得上馮玉祥心目中的革命家資格，也夠得上張宗昌心目中的英雄資格，所謂無本經營，白手起家者也。英雄出身草莽，自古已然，蔡廷鍇亦可以並美古人矣。

在北伐軍出發之時，蔡氏早已棄邪歸正，在第四軍第十師師長陳銘樞部任團長，武漢克復以後，第四軍擴充爲兩軍——第四軍本有四師，卽第十師陳銘樞，第十一師陳濟棠，第十二師張發奎，第十三師徐景唐；而在前方北伐者，僅陳銘樞之第十師與張發奎之第十二師兩師而已，而以陳銘樞任指揮官。武漢克復以後，第十師擴大爲十一軍，陳銘樞任軍長；第十二師擴大爲第四軍長，張發奎任副軍長（名義上仍由李濟琛任軍長）。第十師改編爲十一軍後，轄三師，卽第十師，第二十四師，第二十六師是也。時蔡任十師副師長。不久甯漢分裂，十一軍因地勢關係，由武漢方面統轄，而十一軍軍長陳銘樞，則已東赴南京，而十一軍中之高級將領，如蔣光鼐等，亦均紛紛宵遁，離武漢而至南京，而蔡廷鍇則仍留武漢焉。蓋蔡不失爲一識時務之俊傑，明知十一軍將領跑光後，自己地位，可以抬高，故不願隨陳銘樞之東去，而靜待升官果也。武漢政府改組十一軍，以張發奎兼領十一軍軍長，而於第四軍中調大批將領任十一軍之高級軍官，如原來之四軍二十五師師長朱暉日任第十一師副軍長，二十五師副師長葉挺任第二十四師師長，許志銳任二十六師

師長，蔣先雲等分任團長，而蔡廷鍇亦得升任第十師師長焉。蔡氏頗聰明能幹，深知在此種環境下，不依附共黨，決無出路，故自動提出，請任著名共黨范蠡爲十師三十團團長，而以黃濟民等共黨分任二十八二十九各團營長，以表示其對共黨之親近。故當時在張發奎系統中，蔡氏被目爲左派人物。武漢反共以後，蔡氏嘗對部隊訓話，咬牙切齒，將南京中央痛罵一番，其態度之激昂，較之真正共黨之葉挺，尤甚十倍。第四軍在武昌公共體育場誓師北伐之日，蔡亦有演說，更爲左傾。在軍隊中，蔡氏與葉挺尤爲接近，常對人說：『希夷（葉挺字）是了不起的人，丟那媽，我很佩服他！佩服他而又罵丟那媽，這是蔡將軍的口頭禪，我們和蔡將軍談話，他在十句話中，至少有五個『丟那媽』。這大概是草澤英雄的本色。爲什麼要佩服希夷呢？因爲他是C P，在那時候，凡是C P，都是了不起的，不獨希夷爲然也。』

武漢北伐之際，蔡氏亦隨師出征，東西洪橋諸役，頗爲出力，雖然後來在臨穎十里頭打了一場敗仗，但一般說來，第十師作戰總還算是很勇敢的。北伐凱旋以後，蔡將軍的態

度有了一點變化，本來他是歡喜說話，尤其是歡喜罵人的人，他最歡喜罵的，也是被他罵得最厲害的，是南京的總司令和廣州的李總參謀長（濟深），有時也要罵他的故主陳銘樞。但是北伐凱旋以後，他的態度沉默了許多，簡直可以說是變了一個人，我們不僅少看到他罵人，簡直少看到他說話了。他的沉默的態度，有人說他是想當副軍長沒有當成，未免有點失望。因為在張發奎被升任爲第二方面總指揮的時候，黃琪翔升任第四軍軍長（原係副軍長），朱暉日升任爲第十一軍軍長（原係副軍長），當時蔡將軍以爲十一軍副軍長一席，當然可以輪到自己，無如武漢政府對於副軍長制度，竟廢置不用，這當然不免使蔡延錯失望，但這樣猜時，未免太小覷了蔡將軍。蔡將軍的沉默，是另有其道理的。因爲如前所說，蔡將軍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在甯漢初分裂的時候，據他的估計，南京方面一定要失敗，武漢方面一定可以勝利，所以他由歡喜鼓舞進而慷慨激昂。但是北伐凱旋歸來，形勢完全不同了，武漢方面的勝利，顯然是有點靠不住了，不僅馮玉祥跑到南京方面去了，而且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之流，本來是親共最力的，現在已傾向反共了。但共

產黨的勢力，顯然也還是不可輕侮的，尤其是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在這樣的情形下，說話當然是不容易，像從前一樣的擁護CP嗎？汪精衛唐生智就不高興。反對CP嗎？自己就不能在第二軍方面立足。罵南京與廣州嗎？也有點不妥。想來想去，還是不說話不罵人的好。此蔡將軍沉默之由來也。

說雖如此，但蔡將軍究竟沒有變成啞子，話還是要說，所以在對於希夷乾吾一班第二軍方面的CP要人，還是表示非CP不能革命的態度，不過不其公然講演罷了，周恩來根據了廖乾吾葉挺的報告，陳獨秀根據了周恩來的報告，鮑爾廷根據了陳獨秀的報告，都相信蔡廷鍇還是可靠的『同路人』。

當時共產黨是在舉棋不定的狀態中，一時說要回廣東，一時又說要東征。但至七月中旬，原則上已決定回廣東，所以第二軍方面也陸續由武漢開到江西，預備經贛南入粵，最先開到南昌的，是賀龍的二十軍，及葉挺的二十四師，而蔡廷鍇的第十師，亦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由馬迴嶺開抵南昌。第十師到南昌的時候，賀龍葉挺的暴動佈置已經開始。

發動，蔡廷鍇一跑到江西大旅社（賀龍的司令部），就被賀龍留住了，不久葉挺也就到了，其他還有一大批人，那就是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張國燾，彭湃，林祖涵，吳玉章，周恩來，劉伯承等等的紅色星宿。蔡將軍是聰明人，如何不知道其中道理？所以他很靜默地坐着，等到葉挺報告了立刻發動的情形後，蔡將軍第一個站了起來，慷慨激昂地說：

『你們幹得真好，丟那媽，我早就想這樣幹的！』

於是乎，在第二天，即八月一日，省政府內的所謂中央及各省聯席會議上，蔡廷鍇也被選為革命委員會委員了，而且被任為參謀團參謀了。

八月四日，蔡廷鍇依照了革命委員會的計劃，率領部隊由南昌向撫州進發。他的部隊是被排在中間；前面是葉挺的十一軍和朱德的第九軍。後面是賀龍的第二十軍。但是後來革命委員會到了撫州，遍尋蔡師長而不得，後來才知道他把三十團團長范蠡和幾個共黨的連排長捆紮起來連夜，將隊伍拖到福建，去找他曾被罵過的故主陳銘樞去了。（一二二九，一四。）

馮玉祥軼事

太史公

——啖酒肉軍官遭殃——

——忘穿袴縣長受窘——

馮玉祥原籍安徽，出身行伍。民國以後，漸升至混成旅長。民七直皖戰事，馮在湖北武穴，起兵助吳佩孚打倒段系；至此馮之名始稍稍爲人所知。嗣後忽而反吳擁段，忽而聯奉倒段，忽而聯國民軍倒奉。直。時人雖對馮之反覆行爲，頗爲不滿，後以其新歸國民黨，馮之羽黨自謂過去一切不擇手段之行動，都其贊助國民革命而發，人以此多諒之。若馮於此時能洗心革面，不再叛變，則千載之下，誰復知其爲陰集奸詐，反覆無常之小人哉。詎馮既歸附國民政府後，野心未嘗稍戢，不久故態復萌。綜計十七年以來，馮背叛作亂，至三次之多。於是馮之險險奸詐，畢露於世，雖有百喙而不能置辯矣。今雖鍛羽歸來，託足秦岱，消聲

匿跡，幾疑與世相忘。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恐此公未必就此放下屠刀，不思再動耳。馮平日行動，詭奇怪誕，不近人情，殊非常人所能想象。爰記一二，以饗讀者，亦足以窺其賦性之真僞也。

馮平日御下嚴酷異常，以樸儉爲標榜。嚴禁軍中啖酒肉，穿綢緞。苟非青菜淡飯布衣布襪，必遭痛責，雖師旅長如鹿鍾麟張之江輩亦不免。馮自身表面上亦頗整飭，不稍奢侈。部下以其能以身作則，初無異言。一日，部下某軍官有事謁馮，門者謂馮適午餐，囑爲少待。某軍官性下急，直入馮內室，則馮正據案大嚼，鷄鴨魚肉，滿羅桌上。馮不及收拾，因笑謂某軍官曰：「前有親戚以餽饌見饋，置已多日。不食將臭腐，暴殄天物，未免可惜。今日稍有暇，故食之。老弟可來共啖。」某軍官見狀，正欲退避。聞馮言，只得旁坐共食，心殊惴惴。馮則談笑自若。既出，某軍官已冷汗浹背矣。一日，馮忽借他事將某軍官槍殺。事後某軍官之妻始稍稍洩其夫遇害之因於外。其殘酷詐僞有如是者。

馮幼年家境寒苦，並未受有教育。嗣後入軍界，稍稍升遷，苦於目不識丁，乃從人補習，

稍識之乎，漸能讀舊小說。尤喜閱包公案、彭公案。故馮握軍符，割據地盤以後，輒喜微行，每以包公自期，致鬧出笑話不少。民十七年秋，馮盤據河南。一日，率衛隊二人，乘車至孝義縣視察，因天色已晚，宿於小客棧中，且事先未通知當地軍警，故該縣長毫不知悉。翌晨，馮一早起身，即於六時赴縣署視察。詎至縣署，除二三門警倚柱假寐外，辦公人員無一在者。馮勃然大怒，飭門警傳該縣長至，大加申斥。縣長見馮，額汗涔涔，戰慄幾不能自持。馮視察一過，即反身回去，縣長親送至車站。登車時，馮乃誡縣長曰：「以後須早起，不得懶惰。」縣長唯唯。少頃車行，縣長心中如釋重負，以爲馮必不再至矣。明日晏臥如初。詎馮登車後至榮陽下車，適有東來車交道西上，馮忽又轉車西行，衛士二人，頗驚訝，不知其用意所在。車至孝義，馮又下站，仍宿於小客棧中，翌日出外閒行，窮巷小弄，足跡殆遍。至一處，見有製賭具者，約四五家，製賭具甚多。馮生平最惡賭博，見之深滋不悅，而惡該縣長之不加取締，放棄責任也。乃僞爲購賭具，命店夥悉取出置櫃上，以憑選擇。連續揀選至數十具之多，論價畢，謂店夥曰：「今日適忘攜錢，當俟明日來付款取貨。」遂默誌其路由而去。明日晨六時，馮

又趨之縣署。門者大驚，急馳報縣長。縣長聞訊，如晴天霹靂，不知所措。急披衣下牀，疾赴縣署，而忘却穿袴。至縣署，見馮已先在，心滋畏懼。詎馮若不經意，命隨之出外散步。縣長行數武，覺下體冷甚，猛憶尙未穿袴，然不敢明言，恐被責，幸外罩長袍，不易窺破，姑隨之行。至售賭具處，馮囑店夥取賭具。店夥見馮後隨多人，凝視之，則該縣縣長，亦隱身在內，心滋疑懼。忽聞旁人切切私語，謂身軀魁梧者，卽馮總司令，店夥乃大驚，謂馮曰：「賭具只一二付，業已停止製造！」馮猶笑曰：「昨日來有數十具之多，今何言無？速出毋隱！」店夥不得已，悉取以與之，馮乃自取四具，衛士四人，各取八具，尙有十餘具，悉命縣長提起長袍以裹之。縣長見賭具，已甚惶悚，忽聞命提衣裹賭具，益形惶急，欲應命，則下體無袴，未免當場出醜，欲不應命，則恐遭譴責，思維再四，無法可想，面紅耳赤，窘迫不可名狀。最後只得向馮哀懇，並告以真相，馮乃命店夥担具隨之去，而旁觀者聞縣長不着袴，莫不噴飯，嘖嘖稱奇。馮至縣署，遂拘該縣長以去。若該縣長者，昏庸臭腐，罪固應得，而馮之處置，未免過於捉狹。諸如此類之事，不一而足，要足以窺見馮氏性情之一斑也。（二二，一五）

爵士夫人

梅子

張靜江巴黎被誘別記

作者首先要說明的，就是本文記載，雖是道聽塗說，但言者鑿鑿，見者亦不謬，作者深信而不疑，因作斯文，此其一。「自古名士皆風流」，演述一個黨國要人少年時代的風流豔史，算不得一件罪過的事，孔老夫子說得好！「食色性也」，家味嘗了嘗野味，原是一個豪爽人的天性，有的守身如玉，也不過時代的廉價道德克制了人類善良的天性而使然，（以太古時代的亂交，就可證明作者之言之非妄。）所以讀者以其香豔而拍桌叫絕之，可以其穢褻而作爲攻人隱私，則作者亦惟搖頭嘆息而無言，此其二。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張氏的父親，原是海外有名的鉅賈，張氏在法求學，憑了天資聰慧，師友們頗爲敬愛。張性豪爽慷慨，絕非尋常人所及，留法學生有窮困者，總竭力幫助，事後淡然置之，絕不掛懷，所以無論識與不識，都起了崇敬愛戴之心。

他父親死後，格外努力於經營事業，骨董店，花園，菜館，非但把舊的經營妥善，新創的事業，也蒸蒸日上。論者都說他魄力雄厚，有以致之，所以本來是富家子，後來擁資竟達百萬以上。

張氏既蜚聲於歐洲，在朝在野的名流學者，都折節於之結交，至於富商鉅賈自更不必說了，張氏殷勤款客，揮金如土，一餐之微，往往耗費數千百金。

法之巴黎，是天下聞名的豪華所在，粉白脂紅，誰都知道是美色絕豔的出產之地，以張氏年少風流，自然結識頗廣，凡交際社會的名花，經張氏之定情解好者，不可以屈指計，不料因其風流，因其豪華，竟鬧出了一件罕聞希見的牀第趣事。

溫暖的陽光，照遍了全巴黎洋樓內的窗簾，在常下雨的巴黎，這種天氣自然是不可多見的了，張氏早餐甫竟，正在和花園經理談話，忽然電鈴起處傳進了一張美麗素淨的卡片，上面印着「××爵士夫人。」

「奇怪，這位Madam，我是不認識的，怎麼忽然來見我呢？」張氏吻了吻這卡片，一

陣異香直觸鼻子。

爵士夫人進來了，身上穿了一身素白的外衣，戴着一頂血紅的帽子，很文雅而大方地招呼了室內每一個人，開頭就說了冒昧造訪的客氣話。這真使張氏起了崇高敬愛之感。

「一個素昧平生的客人，忽然要求主人給予相當的方便和幫助，這多麼使我難於啓口呢？」

「夫人，客氣的話真使我的壞脾氣感到不安和慚愧啊！假定一個人，一個社會上的人，能夠給人家一點幫助，他可能給予的幫助，是多麼快樂的事。」

「那麼感謝你的好意思吧，我要買一隻翡翠鐲呢，在你的寶號裏。」

兩輛漆黑烏亮的汽車傍停在骨董店門口，着金線藍泥制服的侍者，忙開門恭敬地接迎。張氏引着爵士夫人到會客室裏，店內的夥友看見東家引着一位貴婦人來選購貨物，自然拿最高貴的禮節來接待這位貴客了。

一隻價值五千佛郎的「翡翠鐲」選購定當，接着閒談又開始了。

「夫人府上在那裏？」

「我嗎，我住在咕咯哇村的別墅內，你聽我的說話是法國音。我的丈夫正在美國遊歷呢。」

「那麼今天回去嗎？」

「不一定，不過不回去一個人住在飯店裏也怪怕的。而且我又不大熟。」

「不妨事，假使夫人今天時間遲，可以打電話到小號裏，我派人和夫人幫忙。」

「多謝你的照拂。」

x

x

x

隔了一個星期，咕咯哇村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夫人要買一隻中國的花瓶，最好請張先生親自去。

張氏自然爲要得主顧歡心起見，只得親自去，在車中又幻想到爵士夫人的美麗和

端方。

別墅到了，一所高大的洋房，一望而知是豪貴的邸第，張氏走進會客室，一位清麗而活潑的女僕替他掛好外衣和手杖，等了半個鐘點，還不見主人下來，張氏不耐煩，詢問僕人，知道夫人還在洗浴。

「夫人請張先生樓上談話啊。」一位年約二十餘歲的女僕下來說。

張氏跑到樓上，一間寬大的臥室，佈置得像皇宮一般，厚厚的線絨地毯，看了也怪可愛的。剛踏進門，爵士夫人穿了件浴衣，笑盈盈地說：

「這真是得罪得很呢，一位難得來的客人要使他等這麼多的時候！」

張氏謙遜了一番，兩人又談起巴黎一切景物，從劇場說到舞場，由舞場上說到舞女。總之，巴黎一切新奇的豪華的地方，都是他們的絕好談話的資料。

在張氏的經驗中，深深斷定這位爵士夫人是感到性的煩悶了。他們倆共了午餐，又到巴黎的鄉村去散步。

咕咯哇森林的幽靜和清麗，到過巴黎的誰都曉得，他倆閑步在溫暖的寂靜的林間，深深感到大自然賜予的優美和豐富，年青時代的熱情底奔放，本來，誰都有這樣的年青時代底熱情奔放的某一時間的啊！相互心靈的感應，相互情愛的怒苗，多少年青人願意把握住這上帝所付予的僅有的一剎那啊！

爵士夫人倚在張氏的肩頭，低唱着雪萊的戀歌，他們是醉了……

在鄉村優美的大自然的欣賞倦了的時候，巴黎夜生活已由萬千電炬的交射告訴人的一個狂歡的開始，他們倆在大昇大飯店晚餐後，接着又是瘋狂的 Fox Trot 的踏步，沉醉的音樂，迷人的肉香，高度的享樂生活現實化了，大家沉醉在這葡萄酒般的生活吧！

他們倆在舞場裏陶醉了一晚上，回到別墅裏，已是上午五點鐘了，用過茶點，照例地又洗了一個溫暖的浴。

雪白綉花的窗簾，長長的高掛在四週，一張矮矮的牀上，鋪着厚厚的被褥，悠揚的音

樂聲迴繞在臥室的空氣中。

他們倆，熱烈的吻在這藝術的詩化的環境裏。

× × ×

張氏沉醉在這迷宮裏有一月之久，性的要求狂盛的爵士夫人，使張氏一日不能離開，常常在白天，窗簾四週地撩開，在大自然的沐浴中他們瘋狂地享受了性的最高要求。

× × ×

有一天，爵士夫人去洗浴了，張氏在夫人的梳粧間裏閒翻，忽然看見一張驚駭人的照片，「啊，這不是我張某嗎？我怎麼會在這上面呢……啊……啊……啊……對了……」

身體縱然健康，但經過了一個月的磨折，終於病倒了，聰慧的張氏知非勇敢地決不足以斷狂慾，悄悄地穿好了衣服，跑了，走了！

「春天」的快樂，「狂慾」的享受，一個月的時間，終於重重地病倒了，到底留了一個終身的創痛。

有一次，他的老友來訪問他：

「倘問足下何成跛？」

「巴黎被誘作春宮。」張氏說了，相互大笑。

年青時代的故事，流傳在全巴黎，全歐洲，和全世界。（二二，二二）

□上海週報有要人祕聞名流趣事的揭載□

徐佩璜長教局時之趣劇

郡興

上海自成立市政府以來，對於教育局局長一職已七度更調。此五任局長即朱經農，魯繼曾，保君建，韋愨，陳德徵，徐佩璜，潘公展是也。其中以前任局長徐佩璜，鬧成趣劇獨多，今徐雖已下台，但仍有記載之價值：

□黨校長大倒其霉□ 上海教育界勢力本祇有大夏高師派及前江蘇省立二師派兩大壁壘，徐佩璜上台後，其手下即新立一黨校長之名目；所謂黨長校者，即兼任黨務工作之市校校長也。徐自身本為國民黨黨員，不知何故，對於充任校長之國民黨員反加仇視，時上海兼任黨務工作之校長在吳淞區有八區黨部之吳人騏（民國）沈凱成（吳淞）在閘北區有三區黨部之周大融（樹基）四區黨部之潘鼎元（惠風）在南市方面有二區黨部之吳修（南薰）蔡洪田（朝宗）及四區黨部之張超人（巽興）此七校長

爲徐佩璜所最注意者，徐視事後，常派其親信視察員鍾士傑姚枝碧等，赴各該校所以視察爲名，找尋差頭，結果，對各該校長均以辦理欠善加以書面警告，但聞各校長接警告後均分別駁覆，徐竟無詞以對，祇得在暗地裏乘機爲難，當時一般所謂黨校長者誠大倒其霉矣。

□搶教育會之一幕活劇□ 二十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有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國民會議代表原由全國各省市職業團體分別選出。當時徐佩璜想利用教育會當選一個國民會議代表，在事先拚命唆使其親信鍾士傑姚枝碧等四出活動，意圖操縱，不意上海各區教育會籌備委員均非徐佩璜意料中之角色，迨一二三區教育會成立後，所當選之幹事又均爲徐所認爲目中丁者，徐乃大起恐慌，集中於四、六、八三區活動。時四區方面私立學校會員票數，完全操縱於封光甲潘鼎元等手中，竟計無所出；乃異想天開，一面准各試辦中之私立學校立案並給以臨時津貼費，由鍾士傑將各私立學校教職員拉進四區教育會填表入會；一面唆使海山校長陸人傑以私人名義向四區教育會的幾個籌備委

員騙取票子，結果又完全失敗。其他五、六、七、八四區所選舉的結果，又同樣使徐佩瓊感到不易包辦。最可笑者，六區教育會徐佩瓊方面的當選者僅馮福聲一人，馮爲建成小學校校長，且又在上海法學院肄業，按諸教育會法學生不得爲教育會會員，經人告發後，徐乃囑馮向上海法學院退學，及上海各職業團體國民會議代表選出後，徐乃完全絕望，於是一齣搶教育會之活劇，始告終寢。

□撤換校長掀起風波□ 徐佩瓊搶奪教育會既告失敗後，學期終了，撤換校長當然是意料中事。迨十九年度結束後，發表撤免校長計有二十五人之多，更調者達六十餘校，於是上海便有『上海市立學校被撤免及更動校長復職運動委員會』之組織，記得該會會址設於愛多亞路香港飯店二樓十五號，該會發起者爲引溪，吳淞，培德，社莊，惠風，飛虹，西江等十餘校校長，參加者全體被撤免及更動校長；不料委員會成立未久，社莊校長崔志明等爲保全飯碗，討好徐佩瓊乃大做其奸細，將委員會情形悉數告諸徐佩瓊。徐聞訊，乃大施其手段，於是所有更調校長多數退出，主持該會的幾個中堅份子亦因事離滬，一

場風波乃暫告平息。

□徐佩璜的幾個重要參謀 □徐佩璜任局長後之所以遭外界反對者，用人不當，實爲主要原因。徐之歷次撤換校長均由首席督學何震生及前任第二科長陸澱揚之參謀。何係軍人出身，既無相當資望，且對於教育完全爲門外漢；然因善用手段，故得徐佩璜重用；陸澱揚係小學閱；前在安徽省兩次担任校長均被人趕走，十九年度終了時，全市調動學校校長完全係陸一人所計劃。此外尙有所謂鍾士傑、姚枝碧輩不過是一類供徐佩璜驅使的小丑而已，實不足重視也。

□四面楚歌只好下台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張羣便向中央辭職，上海市長便由吳鐵成繼任，當時外界控告徐佩璜者迭起，徐下台風聲日有所聞。徐聞訊後只得向某太子去苦訴，經某太子備函向吳鐵城挽頰，得暫時保留。一二八戰事發生實給徐佩璜延長壽命的一個機會。迨停戰協簽字後，徐以爲在戰事期內苦心維持，對本身位置必不致發生問題，乃仿去年故技，大更動其校長，終遭各區地方人士之反對，羣起向市政府控告，徐佩璜

見勢不對，只好發表一篇酸溜溜的談話而下台。（二一，一二，一五。）

□上海週報是社會的明燈□

陳濟棠秘密鎗斃莫秀英

梅子

黃金白銀 報効無虛 冀博美人之歡心

江山好改 本心難移 英雄終墮其術中

政客設計 美人肆威 有掌握江山之概

祕密揭穿 一鎗送命 嘆從此香消玉殞

廣東封建領主陳濟棠氏，自京粵和平會議後，傲如一方，儼然爲一土皇帝，與中央若即若離，態度莫測。中央唯恐其有異動，故餉械兩項，有求必應。而陳氏縱不公然叛離，然而責難政府之電，月不間發。西南七省聯防會議之說，甚囂塵上，最近甚且虛聲抗日，竟欲揮師北指，爲中央者，亦已苦矣。今後西南局面究變化至若何程度，當另爲文述之；茲者僅述二月前陳氏祕密鎗斃其夫人莫秀英事，事縱微細，影響於政局者，亦不無關係，而此牀第

小事亦可見陳氏之爲人及其處境何若。

陳氏係行伍出身，爲人好貨利而昧大義，有近慮而忽遠謀，任營長時，卽躊躇滿志，意氣如雲，日惟沉浸於歌台舞榭，以快身心，時粵妓有莫秀英者，負藉藉名，風姿婀娜，儀態萬千，利嘴巧舌，尤盛稱於北里。陳氏一見傾心，報効無虛日，黃金白銀，冀博美人歡心，莫氏見其性地忠厚，態態可掬，捉弄戲謔，無所不用其極。陳氏迷甚，以爲美人愛之也，逢人輒告，弟兄輩亦爭賀其豔福。不料陳氏正式論斛量珠之期，莫氏竟謔浪備至，晒其瘋顛，陳氏大憤，歸而病作，其弟兄有余氏者知之，大抱不平，慨然懷鎗而至莫寓，聲勢汹汹，大興問罪之師，莫之搗母大恐，亟偕秀英叩首認罪，願作小星，余氏不允，囑其速離嶺南，否則決予制裁，盛怒而去。莫氏母女無奈，整理行裝，行將登輪，秀英忽憤然曰：我決不信陳氏必不議娶也，疾馳陳寓，婉轉哀啼於榻前，陳見莫氏，病霍然愈，叩其故，秀英述余氏恐嚇經過，陳氏乃笑而執其手曰：「我無秀英不可，秀英無我亦豈可乎哉！」電召余，比及余氏至，秀英倚陳氏之肩而撒嬌曰：「我將偕陳營長赴滬矣。」相互大笑。

陳氏婚後，政局多故，時起浪濤，舊離新合之際，陳氏由營長而團長，由團長而旅長，由旅長而師長，由師長而軍長，及李濟琛去，陳銘樞去，乃獨霸廣東。一路順風，以至於今。陳氏固愚昧者流，以爲妻命使然，因凡秀英有求，無不唯唯應之。莫氏出身妓僚，又復尤物，風騷浪態，甯陳氏所能滿其慾。始也，懼其蠻橫，猶不敢發，繼見其柔懦無能，頗輕視之，遂約束其夫，備於常人，舉凡經濟保管事宜，悉由秀英經手存儲，一不如意，呼斥立至。陳氏馴服如羊，不以爲忤，積年累月，莫氏胆愈壯，於是香港廣州澳門之間，面首數十人，并由其一手提攜，擢任要職。陳氏雖有風聞，但懼於雌威，竟忿而不敢與其衝突，乃闢室陽台，另尋好夢，珠娘香媛，日無虛夕，甚且其總部中較豔麗之職員，亦莫不染指殆遍。詎爲莫氏探悉，大興問罪之師，并斷絕其經濟，總部省府，素諗其雌威發作，莫之能禦，恪遵綸音，無敢或違。陳氏大窘，遣其閨友說情，莫氏提出條件五款，非全部應允不可，無絲毫退讓與修改之餘地。

- 一、 嗣後水遠不准與任何女性發生關係。
- 二、 嗣後西南政局之措置，應徵得其同意。

三、省府民政廳廳長人選，由其提出。

四、陳氏永遠不准干涉其行動。

五、全部財產不特由其全部保管，并由其支配。

陳氏初以爲係戲言，詎探其真相，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莫秀英不特憤其有外遇，且爲某方所利用，含有支配西南之意義者，陳與心腹余氏等密商結果，決予快刀斬亂麻之手段，予以嚴厲之制裁。

二月前某日，陳煩其閨友約秀英至總部，并附媚言卑辭之親筆函一封，莫氏大喜，以爲陳氏固墮其手掌中矣，昂然而至，盛氣如故，入室，衛兵曰：「總司令有疾，僅請夫人入內室，」至則陳氏曰：「條件可修改乎？」莫氏答曰：「不可。」夫人與某方有聯絡乎？」秀英曰：「聯絡又何若！」陳氏大怒，拂然出，顧其衛兵曰：「何不動手。」衛兵砰然一聲，於是橫行巔南之女皇帝莫秀英氏遂倒臥於血泊中矣！

事竟，陳氏乃電召其心腹余氏等十餘人，相互痛飲，衆咸謂總司令之新生紀念日。此

事祕密異常，外界諗者甚鮮，惟莫氏前存款之廣州某銀行行長知之後，恐陳氏提取存款，竟宣告破產，陳大怒，乃將其財產房基，悉行扣押，而行長亦在嚴密緝捕中。

嗚呼，是殆西南之一齣「歡喜冤家」歟！（二二二，二九）

□上海週報是時代青年的讀物□

區克宣與許繼慎之妻

珊瑚

在一二八上海事變以前，知道區克宣這一名字的人，還很少很少，一二八以後，區克宣一路順風，由國際評論週報主編而中公經濟學系主任，而暨南經濟學系主任；由A B團跑龍套而進爲孫氏門下三要客之一，步步高升，得意可知也。不僅此也，已故共黨紅軍第一軍軍長許繼慎之妻，向居滬上，年事尙輕，而有廣東美人之稱，以其黑裏俏也，許妻與區妻有同鄉之誼，且同屬風流人物，故過從甚密。區既得志而許妻即遷入區家同住，實行其齊人一妻一妾之生涯，左擁右抱，極盡人間樂事。兩位夫人既均係風流人物，而區氏本人亦極解放，故朋輩咸樂至區家胡鬧。區宅一二八事變後，本在呂班路萬宜坊對面之洋房內，後復遷至辣斐德路松筠別墅，最後遷往施高塔路恆盛里三十號。時常至區宅，爲兩夫人入幕之賓者，有五六人，以致恆盛里內，車馬盈門，三十號中，絃歌不絕，一派富貴繁盛

氣像，頗引起隣居羨慕。

然而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自從A B團重心南遷，孫氏食客星散後，區氏景况已不如前，至今年暑假時，區之暨南經濟學系主任一職，已被取消，而區氏亦以病聞矣。臥高根醫院，貧病交迫，終至不起。區氏身死前，家無隔日之糧，而至區氏病沒之日止，每月五十兩之房租積欠四個半月，醫藥費用，積欠百數十元。死後即由中國殯儀館代殮，喪葬所費，共五百元，此項費用，均由友輩籌集。而區妻及兩孩生活所需，每月至少須百元左右，除區妻在廣肇公學教書月得薪金四十五元外，尚不敷半百以上，亦由朋友幫同設法，募集恤金，得三百元，亦不過半年之用，其後又將區之書籍售得一百一十七元。區家尚有鋼琴一具，尚有八十元未付，朋輩本欲將其售去，而區妻堅不允，以售書所得之款付琴賬，所剩不過三十七元而已。

至於許繼慎之妻，在區氏出殯之日，曾痛飲大醉，大哭大鬧，旋經朋輩商議代謀出路，洪琛贊成其出演電影，許妻本人亦同意，故不日即將現身銀幕也。至於恆盛里卅號之房

屋，早已出頂，昔日繁華歌舞，遂隨區氏之長埋地下而風流雲散矣。（二二，八，三一）

□上海週報是衝破社會黑幕的愈先錄□

時代英雄失蹤祕聞

珊瑚

招搖撞騙

人咸畏避

吹牛拍馬

出化入神

自告失蹤

異想天開

時代英雄

如此如此

去歲歲尾各報大載時代英雄張××失蹤之新聞，讀者莫不咬牙痛恨，憤「仇人之陰謀可誅」，更莫不搖首大嘆，痛「時代英雄」之「橫遭不測」。作者與時代英雄略有淵源，頗知其生平梗概，今雖幸獲一脫險，「想讀者必欲知悉其爲人之何若，以及此次事件之內幕，因不憚紙墨，爲時代英雄一標揚焉。

時代英雄之家世不詳，惟據聞其父其伯亦爲一上海之小大亨，讀書三年，三年不成，終日與酒肉友朋，呼么喝六爲快，及年稍長，則西裝革履，躑躅街頭，舉凡務本女學民立女中以及各小學之女性高材生，莫不追逐於後，調笑有加，人見其身材魁梧，不敢逆也。然斯

時喬家浜小西門一帶油頭少年頗多，爭愛豈能免三角或四角，於是時代英雄追逐衝突之候，始之以警告，繼之以箠腳，賴其神力，羣雄屈服，於是稱霸南市，雄踞一方。女性之被其乾揩油者，固不可數量計也。及民十四五國民黨激昂於上海，時代英雄亦獻身革命，主義未識，革命未曉，然英雄及時造反，適合個性，雖有殺身之危，不之顧也。民十六國軍奠定上海，黨人或身掛皮帶，態度軒昂，英雄慕之，遂勾結小弟兄數十人，擅立機關，自稱師部，招徠過市，人亦莫不敬而遠之。受其「牛皮」之誘惑入而枉送孔方者，比比皆是。然而英雄卒未得志。

清黨而後，政治漸入常軌，斯時英雄之窮困與落魄，無以言喻，然而賴其長袖善舞，輒能挨過年關。人或見其舉止闊綽，怪而叩之，倘係熟友，英雄必面有得色，笑曰：我之借錢方式如下：

向甲借二百元

向乙借二百元

還甲債壹百元

向丙借三百元

還乙債壹百元

還甲五十元

向丁借四百元

還乙一百元

還丙壹百元

向甲借壹百元

還丁二十元

向………

如是循環下去，還債之日，決不延誤，見面之日，開口必要人名流，於是有利其闊而借錢結交之者，有畏其勢而宿債不索之者。英雄之度日如是。

政治風雲，時起緊張，上海為在野要人集合之地，一俟時機，即蠢然欲動，民衆黨員輒為在野要人不可少之工具，英雄熟諳此道，於是不論要人之識不識，必投刺請謁，卡片上頭銜羅列，岸然一民連領袖也，要人縱不親自接見，亦必倩秘書代為延納，於是英雄鼓其如簧之舌，天花亂墜，若軍隊也，則必曰太湖之匪徒有辦法，若民連也，則上海十萬工友可

號召，若宣傳也，則本市三十種小報不成問題，若黨員也，則本市有二千黨員，可團結，受其惑者，敬之以煙茶，貼之以孔方，出必曰：我現受某要人之委託，負何方重要使命。若請謁而未見，出必曰：某要人聘余爲祕書，余拒之。諸如此類，出神入化。

當今居覺生院長匿跡海上時，與華北閻馮聯絡，密圖蠢動，英雄因緣時會，得與接洽，信口雌黃，意至得也。然而居院長革命四十年，閱人頗多，彼年少牛皮者流，誠班門而弄斧，然而居院長亦深悉其敗事有餘，成事不足，故略予周旋，不予難堪，及後京粵媾和，居院長得釋，英雄自命有功，急赴車站迎接，甫下車，忙上前攙扶，極盡吹拍之能事，然而翌晨往謁，投刺者三，三不得見，英雄無奈何，廢然而退。

京滬和平會議時，滬上各黨各派，蠢起活動，黨務改進會，各區黨部聯合辦事處，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上海革命同志聯合會，光怪陸離，花樣翻新，英雄號稱時代，自不甘於落伍，於是開房間，請大菜，刻印章，發宣言，選委員，租會址，東奔西走，煞爲忙碌，不曰明日晉京，即曰今晚有事，汪先生也，李委員也，言不離口，及滿天風雲散後，所謂汪先生李委員也者，

固風馬牛不相及也。人或問之，乃曰：「汪先生命余爲祕書，余辭不受，居院長命余爲司長，余雅不納。」人竊笑之，英雄仍意氣軒昂，神態自若。

當今太子屈居上海，時逾一載，南京置之不睬，廣東竟繳其械，太子之落魄與不得志，可以想見。爲保持政治壽命計，不甘落伍，毅然將乃父孫公遺教，打得粉碎，公然與在野名流，同唱高論，一時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聲，響澈雲霄，英雄奔走其門，爲太子之四等角兒所賞識，予以百金，令籌備救國聯合會報功，於是英雄東奔西走，拉得嘍囉四十人，於甲也代表廣西，乙也代表浙江，丙也代表河北，丁也代表甘肅……全國二十八省分配以後，綽有餘裕，全國救國會遂成立，於是今日開會演講，明日通電宣言，報章喧騰，風頭大出，英雄偉名，固然不凡。津貼之金，亦源源而來。但偉大英雄，不脫兒女本色，狂嫖濫賭，耽於酒色，沉浸於歌台舞榭間，凡兼旬。不圖太子悉其掛羊頭賣狗肉，同時時局亦有開展之象，漸疏遠之，斯時年關將屆，老板變心，英雄之焦頭爛額，可以概見。然而英雄究係聖智絕慧，情急智生，突告失蹤，新聞連篇，特請善編偵探小說者親爲撰述，如何孝母，如何救國，如何

遭忌，如何被綁，如何受危，如何脫險，一一寫來，有聲有色，恍如讀福爾摩斯偵探小說，撰竟，分段發刊。英雄猶以爲未足，特再加四寸美術照相一張，刊諸報端，以揚大名，又恐各報之未能照發，特以救國聯合會名義，勒令刊載，於是喧騰一時，全國注目，漪歟盛哉，英雄不朽！

(二二二，一一一)

□ 上海週報是現代社會的照妖鏡 □

武漢淫行別紀

(漢口通信)

大 木

前××省政府主席現任××行營主任×××氏，權位顯赫，威震三鎮。每逢黨國有巨大變動時，×氏縱不領銜通電，亦必追隨於×部長之後，發表儻論。未識其人者，每以為必精明強幹，稀世僅有之雄才。孰知按諸事實，誠有出人意表者。

×氏爲人，陰險刁詐，尤善奉承。對上則奴顏婢膝，竭盡吹拍之能事；對下則欺凌威逼，極盡人間之勢利，殊爲識者所不齒也。茲紀其軼事數則，以饜讀者。

□阿芙蓉癖 □ ×氏烟癖甚深，一日無阿芙蓉，即無以爲歡。出席中央全會時，則以紅丸等過癮。×之下，患烟癮者亦比比皆是，×氏非特不加整飭，反引以爲同志，上行下效，自無足怪。

□夜必處女

×氏姬妾雖衆，然多不當意，蓋氏性善蹂躪處女，夜非御處女二三

人不歡。賴其神威，民間弱息，遭其蹂躪者，不可勝數。其代價則二百、四百、六百、八百元不等。每夜進處女三，每月需九十年需一仟零玖拾伍名，其御女之豪且酷，可謂空前而絕後矣。

□舞后必幸 □ 歌舞班之往武漢表演者，凡當其意者，則×公館之汽車迎而往矣。曲承意旨，則黃金白銀，予取予求。否則放逐禁演之禍，可立而待。

□求官捷徑 □ ××財政局長吳某，其妻與×氏曖昧，吳因要求漢口市長職。鉅×陽允而陰靳，吳大忿，因授計其妻，妻即約×幽會於陽台，翌晨十時，×猶未起，吳突至，×氏無奈，立下任命市長手諭，吳遂在×市萬民之上矣。

□求愛不遂 □ 有其父，必有其女，×氏大女肄業於武漢大學，學府中找一愛人，良非易易。有甲生，利其父之顯赫，因以一政爲辦事員，月僅六十元，甲憤甚，絕裾而去。

日 主 所 刊

載道。政府當局審得其情，因撤去主層■

□ 上海週報是鏟除一切腐惡勢力的唯一的權威者□

獨眼龍劉伯承回四川

張 洞

在中國共產黨內，軍事人材不能說是沒有，但資格老，學識深的人，實在不多，朱德當然是一個，論資格，論學識，朱德以外，就要數到劉伯承了。這獨眼龍，是四川人，在十幾年以前，打瞎了一隻眼睛，但是少一隻眼睛對於他的打擊，是很微薄的，反而因為他少了一隻眼睛，『獨眼龍』的名氣，居然愈鬧愈大了。他是四川一個老軍官，身材和朱德是一樣高的，不過他比朱德稍為瘦一點，而樣子也比朱德來得兇惡。朱德是一個很直爽的人，而劉伯承却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面貌固然活像一個強盜，而他的心地尤其是十足的『強盜心』。他的年齡，比賀龍彭德懷徐向前等大得多，和朱德相彷彿，大約有五十四五歲了。他本是四川的一員老將，論他的資格，在四川祇有熊克武可以和他比擬，現在四川的所謂四大天王八大金剛，實在有許多還是他的晚輩。他的軍事學識也很有深造——

在共產黨內，他是一個有名的「無產階級軍事專家」，與朱德賀龍彭德懷同被稱爲四大金剛——但因爲他的心地太兇惡了，所以在四川，他到處被排擠，一向就鬱鬱不得志。民國十一年，他在四川失敗了跑出來，到北京閒住，在那裏認識了李大釗，就因李大釗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那時在四川，連吳玉章還沒有加入共產黨，已經加入的，不過一部分留法的無名小卒的勤工儉學生而已，所以在四川，他是共產黨的一個老資格。

民國十二年春天，他又回到四川去，在川北一帶活動，光陰很快的混過了幾年。到十六年春天，正是共產黨在武漢得勢的時候，這獨眼龍眼看在四川不能混出一個所以然來，就帶了他的三百幾十個小嘍囉，由川西到川北，越秦嶺，經陝西柯南跑到武漢來，武漢共產黨就爲他作了一番大大的宣傳，誇稱他是『革命老將』，陳啓修主持的中央日報，高語罕主持的武漢民國日報，都用了很大的篇幅來登載他的新聞，而且還有專門歡迎他的論文。總計在武漢政府時代，除了湯姆領導的國際工人代表團以外，共產黨到武漢來最被歡迎的，就要算這獨眼龍了。當時共產黨有一個計劃，要成立一個警衛軍，就推荐

這獨眼龍做軍長。當時計劃中的警衛軍的基本部隊，是湖北省政府的一個警備團（省政府警備團本有兩團，預備撥一團編入警衛軍），湖北省總工會的一部分工人糾察隊，再由張發奎唐生智各撥一團，加上他原來帶來的三百個嘍囉，再補充一點上去，湊足六團，他就可以做軍長了。但是他的官運不佳，因為河南戰事緊張，唐生智張發奎等部，都在前方作戰，所以成立警衛軍的計劃，無形延擱。及至唐生智張發奎從河南凱旋歸來，本來可以進行，無如那時武漢國民黨方面的要人，已準備反共，已無意再替共產黨成立一個警衛軍，所以他的軍長迷夢終於沒有實現。不久，武漢就正式反共了。

獨眼龍始終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俊傑，當鄧演達留書出走的時候，他已經知道武漢是不能立足了，所以在七月間，就跑到了南昌，住在他的老朋友朱德家裏，那時朱德的頭銜是「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副軍長」，然而他和第九軍的關係，不過是每日從經理處領六百四十元的中將薪餉與六百元的公費而已。獨眼龍到南昌不久，賀龍葉挺的部隊，陸續由武漢方面開到了南昌，而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如譚平山周恩來，張國燾，彭湃，吳玉

章，林祖涵，李立三，韓麟符，高語罕等，也先後到了南昌，不久就發生了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動，成立了所謂革命委員會。獨眼龍在武漢沒有過過官癮，引為生平恨事。幸而共產黨在南昌創立了這新局面，於是這位獨眼龍劉大王，就榮任了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而且做參謀團的主任——參謀團是所謂革命委員會之下唯一軍事指導機關，參謀團的參謀是劉伯承，周恩來，賀龍，葉挺，蔡廷鍇；後來蔡廷鍇在撫州倒戈，以周士第繼任。那時的軍事領袖是賀龍，也是和劉伯承一樣，是綠林豪傑出身，所以兩個人頗為融洽，賀龍那時時常翹起了一個大姆指說：『祇要我們四個人（指劉伯承，葉挺，朱德和他自己）在一起，天下是不足平的。』

賀龍，葉挺這枝叛軍在佔領了汀州上杭以後，有擴大軍隊的計劃，本來他們祇有兩軍，即賀龍的二十軍（共轄兩師），葉挺的十一軍（共轄兩師）。朱德名義上雖然是第九軍軍長，而實際上，第九軍祇有兩連人，那時改編的計劃，是擴大為四軍，並將番號改為『中華革命軍』，以賀龍任第一軍軍長，葉挺任第二軍軍長，朱德任第三軍軍長，劉伯承

任第四軍軍長。於是，這獨眼龍又興高彩烈地準備做他的軍長了——武漢的警衛軍長沒有到手，這回的中華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總可靠得住了，他媽媽的！

但是，我們這獨眼龍的官運實在太壞了，軍長還沒有到手，賀葉叛軍就在潮汕被黃紹雄打得一個落花流水，獨眼龍不信做不成軍長，而且不得不跟着賀龍，由流沙逃到汕尾，由汕尾逃到香港，由香港逃到上海，在上海，又不幸受了他的同鄉——共產黨的中央交通霍步青的欺騙，誑去了五百隻大洋。後來眼看在上海沒辦法，就同了吳玉章到莫斯科去吃黑麵包。到了莫斯科，出乎意外的很受俄國毛子的優待——雖然與他同去的吳玉章倒了霉，被俄國看不起，終於不能不跑到海參崴去吃苦，但是他——獨眼龍，例外的獲得了優待，寄寓在克里斯大旅館裏，做了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的上客，因為他們尊他爲『中國無產階級的軍事專家』。這是一九二八年春夏間的時候。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中東路問題發生了，從前做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被任命爲遠東紅軍總司令，由莫斯科浩浩蕩蕩出發到遠東省去。

獨眼龍就以「中國無產階級軍事專家」的資格，跟了加倫去。不久，俄國軍隊與奉軍開戰了，獨眼龍在黑龍江組織「國際義勇軍」，而且做了義勇軍的司令官，在中俄邊境，很賣了一點力氣，因而更博得俄國毛子的好感。

中東路問題解決以後，他的國際義勇軍解散了一部分（屬於朝鮮人的一部分），他帶了殘部到蒙古，在庫倫又出了一下風頭。一九三〇年又由蒙古調到黑龍江中俄邊境，直至年底，始回莫斯科，一九三一年春回國到上海，那正是一二八戰爭結束以後，他挾着俄國毛子的寵愛，任了共產黨的偽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書記），至八九月間，又被派到江西匪區去，任偽參謀部主任。偽參謀部是在瑞金的，但他在瑞金，與偽參謀部內的副主任葉劍英，鬧了不少的意見，在獨眼龍，因為在莫斯科受了俄國毛子的寵愛，而且自博有資格，有功績，有專長，所以對於瑞金的一班赤星，大有碌碌餘子，何足道者之概。那種倚老賣老的態度，是終要引一部分人的反感，尤其是在他直屬之下的年少氣盛的葉劍英。獨眼龍固然全沒把葉劍英放在眼裏，而葉劍英則因一方面能得毛澤東的信任，另

一方面又能得下層的同情，所以對於獨眼龍，竟來一個不睬不理。於是雙方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後來毛澤東看來沒有辦法，把葉劍英調任了中央獨立軍軍長。但獨眼龍在瑞金，仍有許多人和他弄不來，所以最近，他被派到四川徐向前那裏去了。四川因為軍閥內亂之故，給了赤匪一個大好機會，四川的赤禍，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一一一，七一三)

□上海週報是現代刊物中的新權威者□

當代史蹟

全一冊

實價大洋一元

出版者 上海週報社

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邨九十五號

印刷者 讀者書局

上海西門方浜橋金家坊一八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週報社

代發行所 各地現代書局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